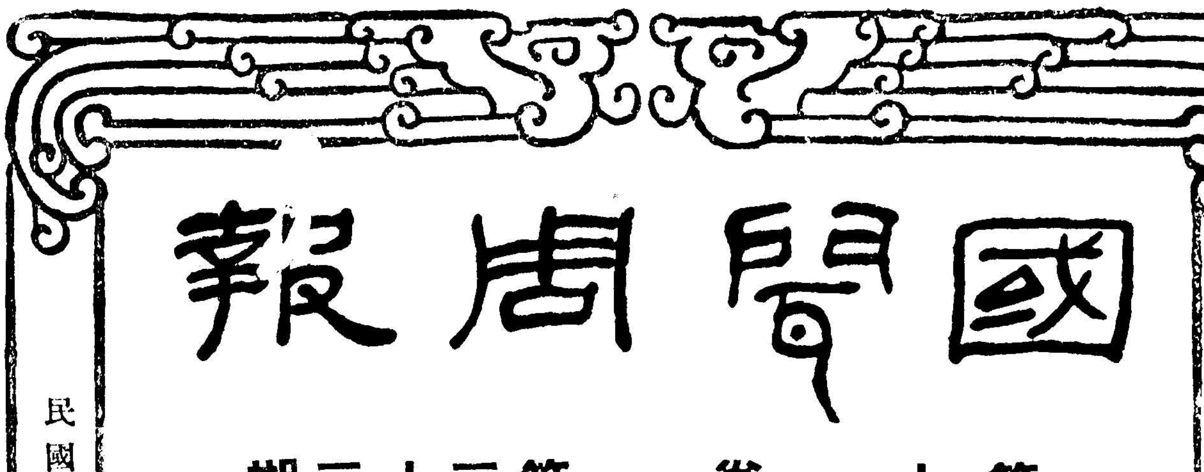


第十一卷　第三十三期

民國廿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國際寫眞箱









(左上)美國舊金山罷工時警察之武裝(右上)餐館中食客之擁擠(中左)美悍匪狄林格在獄中之情形(穿馬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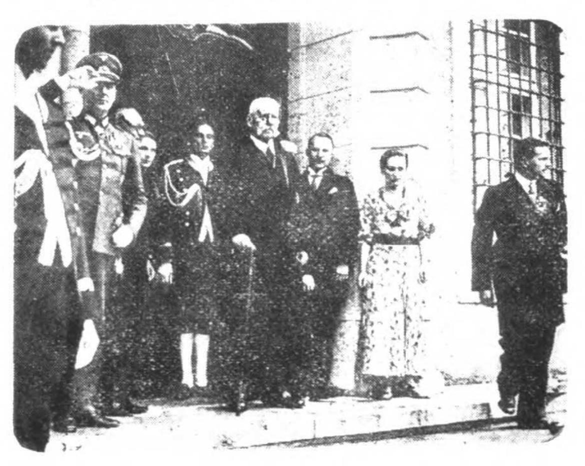
(中右)法外長巴多(有鬚者)與航長比德里氏訪英時攝影，(左下)新近逝世之女科學家居禮夫人，(右下)英駐埃及長官藍伯森氏——前駐華公使——學習飛行。

德政潮平息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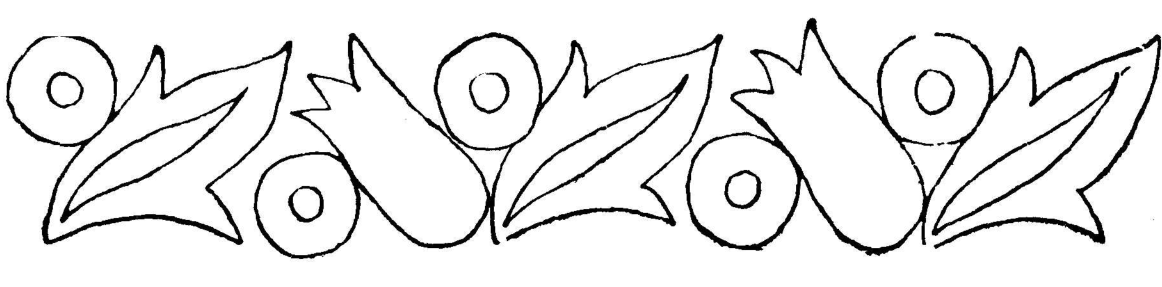
(左上)希忒拉清黨後於七月四日赴紐台克謁興登堡時留影，(右上)副揆巴本夫婦恢復自由以後，(左下)興登堡於清黨後，接見暹王夫婦(右下)德要人高林接見暹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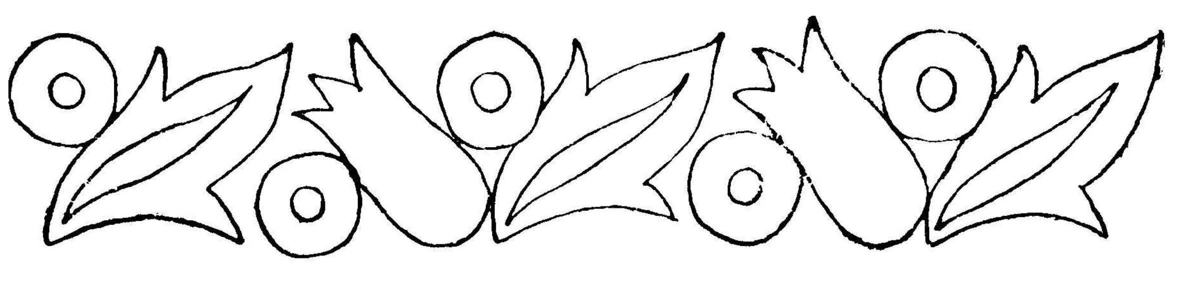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三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一周簡評

五全代會議題發表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發出召集五全代會通知後，十五日續發表大會議題：(一)召集國民大會案，(二)修改總章案，(三)推進黨務案，(四)確立施政方針案。

此中尤可注意的，是一二兩案。第一案，是依照預定，於明年結束訓政制定憲法的表示。第二案，凡留心黨政者自知其重大，不過尙不明瞭所謂修改的內容與範圍。

今年秋冬間，政治上是一重要關頭。兩廣對於五全代會，尤其對於此一二兩案之態度如何？自是最值注目的。

我們先盼望國民黨中委們都參加大會，不妨辯難於會場，切勿鬬爭於會外！

據發表的議題，不言改選中委，這大概是因爲照章改選，不作爲特別議題。

汪自廬山歸京

汪先生去廬山，給第二期軍官訓練團講話後，業已歸京。在山未多住，因蔣先生抱恙，未得多談，蔣黃亦只匆匆一見。所以外傳汪蔣黃會議之說，並非事實。

黃先生尙留牯嶺候晤蔣詳談。但可推斷的，關於華北對日事件，將無重要討論。黃不久過京回任之日，仍是注重戰區整理之事，說不到對日有新的方針。

日本對華，近旬較沈靜，其原因是日內閣最近的對外工作，集中於應付海軍會議。

中國對日，仍是承襲近月來的態度，所以廬山聚談，說不到會議方針。

班禪在返藏途中

班禪由北平而綏遠，行將過甘肅青海以回西藏，這是本週一件大事。

班禪若回藏成功，從國家統治西藏上說，自爲重大進步。藏民確歡迎班禪，班禪亦極願回藏，不過有無障礙，及何時到達，現在依然不知。

英人對西藏，雖然消極，但事實上能否不對班禪掣肘，仍然是一疑問。

在班禪啓行回藏之本週，恰巧西藏尋得再生達賴的消息，也由英人方面傳到北平。據說尋得的期日，是七月十四

日。三大寺喇嘛，業已將嬰佛迎到拉薩 ，此爲達賴第十四世。

嬰佛要到十八歲，總能當政，與班禪回藏，好像並無衝突。但西藏也有派系的暗鬥，所以現在尙不能判斷藏政的前途。

（楡民）

出賣中東路交涉

蘇俄出賣中東路交涉，本週忽有決裂之報，因爲主持此案的僞國外交次長大橋業已離開東京，宣言不再談判之故。

其實中東路現在經濟上的價值快要等於零了，然而政治的價值，却依然存在。日本除非用武力佔領該路，蘇俄是決不願意輕於放棄的。

日本少壯軍人，雖有人磨拳擦掌，想同俄國幹一下，但是許多穩健分子，不敢輕視蘇聯，依然還主持重。外交方面的人，非在國際上做妥功夫，尤其不願對俄挑釁 。 其在俄國，除非日本先來打她，否則她決不輕動，因爲她的地位，比較困難，若果不是防禦戰爭，很難希望他方的援助。從此兩面觀察，日俄在感情上誠然都有決裂之可能，而實際上彼此都沒有斷然的決心，所以日本人雖迭次宣傳中東路交涉破裂，而最後仍說有轉圜的辦法 ， 大致結果還是作成一件懸案！

（冷）

日準備廢棄海

上週日本新聯社電訊，謂法政府有意廢棄華府條約，當時即經否認，我們對這個消息，認做是日本方面的一種試探作用。據本週的消息，日本五相會議果然已同意華府條約的廢棄，不過關於發通告的時期，尙擬有待。由此可以窺見明年倫敦海會嚴重性的一斑了。

關於華府條約廢棄的規定，按照該約第三章第二十三條講：

本約應繼續有效以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締約各國並無一國於是年是日以前二年發布通知，意欲廢止本約，則本約應仍繼續有效，以至締約各國之一國發布通知廢止本約之日起，二年屆滿爲止，於是本約對於締約各國應全即廢止………

又日方對於倫敦海約，也有一併廢止的主張。關於這條約時效的規定，按照該約第六部第一條講：

本條約有效期間，除無限制之第五部外（註按係關於保護非戰鬪員生命之規則），截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締約國爲考究華盛頓條約有無變更之必要，作成新條約，以便使本條約所定之海軍限制及縮少之事業，更繼續若干年起見，同意於一九三五年再開會

議，但本條約之規定，於上開會議各締約國之態度，並無何等影響。

日本所認為一九三五——六年的大危機，關鍵就在這上述的兩種條約上。

德國公民投票

八月十九日是預定德國公民投票信任希忒拉的日期。本週在德有盛大的宣傳。結果是大家預料得到的，並不值得注意。

本週天津的英文「華北明星報」，因為想預測僑居平津德人對於希忒拉氏的意向，曾經發起舉行「假選」。在民主國的美國，這種事件，本是很稀鬆平常的，不料却引起了德僑一些小小的誤會，相率拒絕答覆。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我們姑不具論，但是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的力量，不可輕視。不論它走的路線如何，人民總能夠團結一致。就這一點推想，不能不引人興無窮之感。

奧揆將訪義

關係歐洲安危的奧國政局，本週有幾點漸趨明瞭。墨索里尼對於奧國復辟，已有不甚熱心的表示。奧政府第二次要求擴張軍備，已獲得英法義三國的諒解。奧何關係，亦因兩國首揆的會晤，獲有進步。此次奧揆舒斯尼格訪問義相，或許能有相當的收穫。可是我們對奧局，仍然不能樂觀，因為在另一方面，德國對奧的企圖，並沒有絲毫的變更。（樵）

本報第二十九期刊有姜漱寰女士寄贈遼南千山風景圖數幀刦火鴻泥閱之增感爰簡錄辛未千山紀事詩二章用廣山靈之壯並啓沉淪之恨　海灃

仙人臺

聞到仙人蹟，登臨亦壯哉。峰從雲裏現，花向嶺頭開。樹古餘荒葉，石高有峻臺。江天一搔首，此處至蓬萊。

五佛頂

草木連天碧，升山說普庵。（山腰有普庵寺為登山必經之地）登臨千澗壑，憑眺幾峰嵐。佛頂曾云五，仙人僅剩三。（石佛原有五尊歲久年湮殘缺祇有三矣）風雲千里外，翹首憶江南。

蘇聯小學的考試方法

若英

蘇聯小學校現行的考試方法，和我們所習見的完全不同。那簡直不能叫做考試(examination)。他們名之爲「審察」(check-up)。考的時候至少要有兩個教員到場——一個是考試者，另一個是教同一班學生另一門學科的教員。此外還要有一個旁觀者，或是學生的父母，或是教育人民委員會的代表。所有的父母和社會組織的代表都被邀往旁聽。考試的教員必先與另一教員和學生父母商量之後才能定奪等級。

去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莫斯科新聞(每週版)載有Le Grullow氏一篇小學考試的參觀記，(所參觀的是莫斯科十月區的第一小學)，其中有一段描寫考試的情形：

「我們走到第五級教室的時候，那兒正舉行物理的口試。

「我們悄悄的在I．A．伊凡諾夫的旁邊坐下來。伊凡諾夫是教數學的。他的那一邊坐着一位婦人，正在向一個小學生解釋一個題目。三十幾個學生一點不注意我們，都在注意那個回答問題的學生。

「那位婦人轉過來告訴我們她自己是一個學生的母親。『你的小孩在這裏嗎？』我們問她。

「『唔，沒有。這是不可能的。我的小孩在另一班。』她回答說，『我們不能參加自己的小孩的審察。』

「伊凡諾夫輕聲說，『你們把頂好的一部錯過了，頭四個學生眞好得很。』那位母親很熱心的同意他這個話。

「這時很大的窗子正開着，窗外的樹梢在和暖的春風中擺動着。屋裏面，有輕微的說話聲和學生翻檢教科書的聲音。可是這樣不鄭重的空氣却分明並不致影響於教學。

「考試的教員，M．A．瓦非考夫，很隨意的對學生說話。他提醒他們注意錯誤，並幫助較小的解答難題。一次又一次的他要學生回答問題時面對着全班。

「我問伊凡諾夫爲什麼要如此。他解釋道：『這是昨天晚上的會議決定的。教員們每晚都要聚會，依據被邀請的教員的意見和以前的審察來修改審察的手續。昨天晚上的會使決定要使學生多注意發言和姿勢。』

「最後一個學生答完了問題了，瓦非考夫使來請那位學生之母和伊凡諾夫比較分數。

「靜默立時打破了。孩子們圍着教員問分數，嚷着，說着。眞的，只有十一，二歲的小孩才會那樣的　。後來便陸續到學校食堂吃飯去了。

「兩位教員告訴我們，這個學生本學期很用功，那一個分數不怎樣好，因爲一年來不甚用功，但因爲臨時用功所以審察時成績很好。伊凡諾夫道，『所以我們審察時要請別的教員呀，我知道這些學生在我班上的情形，可是和瓦非考夫在一起便可以從他們全部工作上更得當的許判他們了，這才不致於僅從他們做的一些題目來分別等級。』

「瓦非考夫跟着道，『不同意是很少的。如果有，決定權還在考試的教員。不過，旁觀者，邀來的教員，或者學生的意見仍然不是被抹殺的，現在的分數還不是最後的，我們還要聚集這一班所有的教員來商定。不及格的學生在暑假裏可以「補習。」

「誠然，這種新穎的方法「使得學生，也使得教員有一種責任心。每個教員對另外的教員，每個學生對另外的學生負責。」

現在中國正是會考制度雷厲風行，而反對贊成聚談紛紜的時候。在若干說話的人中，有人的意見便根本懷疑現在的考試方法。究竟我們的考試方法利弊如何呢？我想像蘇聯的新方法是多少可供這一問題的參考的。

秀山堂一夕談

季鸞

是半月前的事。南大何淬廉博士，約政之同我，在南大秀山堂宴會，同席有定縣平教會晏陽初陳筑三兩先生，與南大幾位教授，我們在席上盡談些農村問題，席散後，在秀山堂前納涼，又談了許久。陳先生，十幾年前在北京辦晨鐘報時代本來認識，當時我辦北京中華新報，民國七年有八家報因登載滿蒙五路借欵案，受了處分，我們兩家都在內，而處分特重，就此休刊。晨鐘旋改名晨報，而中華新報，再未復活。這多年，和陳先生見面極少，但常覺着有一種共同患難的同業之誼。晏先生呢？三年前，在南京宴會席上，曾一度相過，其後再未談過。何先生此次約飲，給我們機會得以知道定縣平教事業的精神，與晏陳諸君的抱負，是近來一種甚感愉快的事情。

這幾年，對於定縣事業的大概，也聞知一點，我們大公報，也屢次紹介過，並且特派記者參觀過，也曾有較詳的紀載。不過此次親聽晏先生的說明之後，我們的認識，要更明確一點，並且很受一些感動，所以想把這一夕談話的要點，紹介出來。

八千萬農村青年

晏先生談的很多，我以為最緊要的，是這一段話：他說，「平教運動的對象，是超過小學年齡的農村青年。以年齡論，就是從十五六到二十二三的失教青年。這樣青年，定縣就有八萬，通全國計之，要有八千萬之多！大家試想！將來建國，靠現在的兒童；現在救國靠誰？是不是靠這八千萬無教育的農村青年，負此責任？我們救亡一定要抓住這八千萬青年，組織訓練起來！此外再無可倚賴的。但是這些青年，誰去教育，怎樣教育？我們平教會近年的事業，就是專以此為對象。換句話說：就是將國家教育系統上所不聞不問的這一階段之農村青年，給他們文字智識，與其他公民訓練，及保健衛生的智識與訓練。」

他又說：「就定縣說，結果甚佳，平教事業，是要青年自動參加，實際上，參加者甚為踴躍。既畢業者，教他們在

各村服務，並訓練出來多數簡單的醫生。有十二樣易治的病，可以施療。定縣眼病最多，現在有六十幾村業已治好。這些畢業學生，再經訓練，又可以教人。平教會現在注意的，簡單講，就是將農村青年組織起來，鼓勵他們自己，在農村建設之各方面努力。現在所得的答案，是農村青年很頗努力，肯，很向上認眞。」

國防基礎在農村

晏先生指出八千萬失敎的農村青年一大問題，我們也常常想到。我在何博士席上，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說「從十七年以後，我常常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從國防上，認爲訓練農村青年是最緊要的工作事。講起國防來，問題重大，千頭萬緒，但國防基礎，總之是人。中國號稱人多，但無組織，無訓練，就等於無人。就論體格，現代壯丁的體格，大概也退化了。因爲供給壯丁的源泉，是農村，而經濟破產生活困窮加以鴉片白面之害，所以農民體格，漸漸衰落下來。直魯豫諸省人，從前號稱健壯，北方的兵士，大概是這幾省人，但近年也差了。大概山東還好一點，河北河南、恐怕遠不如前。況且只是體格好，還不彀，必須要有公民常識愛國精神，方能有用，這是更非訓練不可。訓練之法，最好從農村青年起。現代國家，皆有此種組織，日本叫做青年團。就是對於尙未達徵兵年齡的農青，趁農暇之時，給一點軍事訓練，和公民智識。辦法要不妨農，亦不費錢。十幾歲青年正活潑尙武，訓練就等於娛樂。無形中，便可以矯正體格，增進健康，養成團體活動的習慣，與守紀服從的精神。一旦國有大事這就是救國者！我想中國應該先以訓練兩千萬農青爲目標，或者還可以多。中國只要養成這樣幾千萬愛國壯丁，國防已算有了一半。中國最怕的，不但是無武器，並且無人。現在不趕緊向訓練壯丁上努力，一旦有事，壯丁先感缺乏。近年招兵困難，就是一種機兆。我的見解，就國防上說，目前最緊要的還是準備抗槍的人。」在座諸位，對此點大概同情。晏先生說：定縣已注意及此，辦法是先提倡國術，頗有成績。我的意見，這種意義的訓練農青，恐怕不是私人事業可以主持的。但如定縣平敎會這樣有聲譽的事業，大可以特別研究一具體方案，大家來鼓動實施。

文體問題與平敎讀本

我們也曾談到近來喧傳南北的文言白話大衆語問題。我對文學是門外漢，不敢妄參末議，不過有一點意見。就是文字敎育，爲何不用編纂文法敎本來解決？我的意見，現在關

於文體的爭論，大概不得要領。假如從高小到高中有一套完全的文法教本，學生儘可自由的寫文言或白話。譬如高小的文法書，專教語體，初中教文言的組織與分析，高中講一點修辭法。把本國語文，仿照外國語文，也教授文法，收效一定很快。學生寫任何文體，皆可以簡潔而正確，讀書力要提高得多，同時現在受人詬病的繙譯體的白話文，也自然可以改良，教育當局爲何不注意此點？我覺得很奇怪。至於白話與大衆語之分，我認爲大半是智識問題。對於智識過簡單的無教育人民，不論用甚麼文體，總之無法使得他們了解複雜的意義。

晏先生對此點，他說：平敎會近來研究單字以外的辭的問題。就是要知道農青的理解力，到甚麼程度。

平敎會所編的一套讀本，現在已有二三百種之多。據說編纂之時，煞費苦心。先作爲未定草，讀給平敎學生聽，如有不解之處，再加修改。幾修幾改，纔作爲定稿，現在印行的二三百種，都是經過這樣程序的。又有一套歷史讀本，陳先生主編，是積年心血的結晶。

平敎事業應速推行全國

平敎會最初的識字讀本，本已風行全國，但他們新編的各種讀本，各省知道的還少。據說去年賣過三千套，似乎已多，其實甚少。我對晏陳二君建議，希望儘速將定縣事業的一切做法，設法推廣到全國。我的意見，定縣諸位所做的，是研究試驗準備資料，這固然必要，但國家的局面太危急了，一切一切，等不得從容探討。定縣現在，既已有這一套材料，應該急速推廣各省，實行起來。訓練組織，都要快一點。不然，平敎會諸位熱心之士，儘在定縣繼續地研究試驗，而各省各縣，不能迅速得到利益，晏先生所說的八千萬農青，豈不要失敎到底！

晏先生的回答是這樣：「研究是我們，實行在政府。我們沒有法子叫各省推行。我們的立場，是政府如認識平敎事業的重要，如要實行推廣，我們有一套研究的結果可以供獻。」

我們的感想

晏先生說：他不久以前，曾到定縣一村子裏，看他們的平敎學校。到時已天黑，幾乎墮入河中，被幾個青年拖起來，引導到校裏。平敎上課，本是借小學校或者其他地方，夜間敎授，此村亦然。他一入敎室，看見無數強健的青年，擁擠滿室，正凝神注視講壇，傾聽敎員講解。敎室燈光甚微，而空氣極壞，但這些青年們，都一心不亂緊張地喜悅地

聽講！他爲這種光景所感動幾乎落下淚來。因爲證明一般農村失教的青年，是怎樣地熱心向上，怎樣地眞摯而緊張！同時他覺得他們一般在定縣服務的人們，即此已得到精神上充分的報酬與安慰。

晏先生此晚談話，始終披露眞摯的熱情，所以我們大家都聽得愉快。席散納涼之時，人們在滿天星斗之下，討論不少問題，惜時間漸晚，我們只好辭去。在回報館的途中，政之與我，都以爲在天津輕易聽不見這樣有熱情的聚談。我們常以爲農村問題，是國家根本，但多數智識分子，誰肯下鄉，陪那些野老村童過日子？農村教育，是眞教育，訓練出一個農青，就實實在在給中國增出一分力量。但是誰去教育呢？所以我們對於定縣鄒平與其他獻身農村的人們，衷心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定縣的研究試驗，是已有基礎的；全國應該協力維持這個事業，一面望國民政府與各省政府，赶緊利用定縣研究試驗的結果，在各地推行，需費有限，何樂不爲。我近日常常想起晏先生所說，在一個黑暗斗室中，擠滿了許多鄉下孩子凝神聽講的熱烈光景。同時想到全國幾千萬農青，想求這一點教育，還不可得。所以介紹這一夕的談片，權當做代農村青年對政府對各方的一點呼籲！至於定縣平教事業的詳細內容，不需我瑣瑣紀述了。

詠大學畢業生

宋戒魯

孜孜數年苦攻讀，　幸至今日脫穎出；
深造學問富五車；　前途怎尋光明路!?
茫茫大地黑暗籠，　事態虛渺焉足奇！
明珠誤盡遺蒼海；　顯貴幾屬販卒級！
「親戚」「故舊」「人情」中；　產出不少臥薪翁！(註)
君雖大學業告竟，　未有情系是塌空！
黑暗盡管屬黑暗；　志向還須冲霄漢！
有志竟成古訓昭，　惟有刻苦自勵幹！
君之前程本萬里；　乘風破浪造時機；
時機本是英雄造，　光明人間何難期?!

(註)臥薪，係指素餐尸位，座擁鉅祿之人而言，意即「臥而支薪」。讀者幸勿誤淦「臥薪」，爲「臥薪嘗膽」之原解的意義耳。

一九三三，七，十三，稿

憲草修正案中之中央體制

張佛泉

自從去年立法院發起立憲運動以來，正式與非正式公佈的憲草已經有好幾種，有道理與無道理的批評簡直是不可勝計。祇我個人對憲草的批評，長短篇合計起來也已有七八篇之多。我不知道一般讀者感覺怎樣，我自己實覺得再做批評憲草的文章，可真有點厭煩了。

但是事實逼得人沒有辦法。這次讀了「憲法初稿審查修正案」之後，總覺得有些話鯁在喉裏，非吐出不可。憲草修正稿比初稿重要得多，因為比初稿被採納的機會更大。我們對初稿既未肯輕輕放過，按理對修正案應當更有起勁的批評。即使大家對于這問題已感疲倦，簡要的評論也是必不可少的。

※ ※ ※ ※

在未批評憲草修正案之前，我們在這裏先做一些抽象的探討。

第一，關于我國最近政治的趨勢，用不着費詞的，人人都可以見到的便是，我們沒有採取專政或「狄克推多」制的準備。或更確地說，我國甚至有根據近幾年的經驗，漸漸拋棄硬性的一黨專政制的模樣。專政制度在俄，義，德，各國之所以能滋長的原故，本來各有牠們的歷史背景。有許多政論家都指明，專政在俄義各國的發達，無非是牠們的舊有傳統的復活而已。目前的中國，說實話，並不是不需要像專政般的絕大政治勢力，但如果我們沒有宗教性的熱情，沒有遵奉嚴格紀律的習慣，沒有利他主義的道德精神，那末我們不勉强效顰他人的武力專政，實亦不失為識時務的辦法。

第二，我們所要走的途徑，既是與民主政治相接近，那末，我們便不得不在起始辨明我們到底需要甚麼樣的民治。「民治」這個名詞究竟該做怎樣解釋，本來是極難立刻下斷語的。不過有兩點我們須認識清楚，(甲)希臘式的城市民治在復興後的歐洲也始終沒得實現。代表制的民治便等于政黨政治，政黨政治的典型便又等于多數黨的暫時「專政」政治。同時政黨還必須有相當的嚴格組織，有相當的居高臨下導引人民的力量。所以若就林肯的名句來看，西方近世的民治所

能做到的，大部仍祇限于「屬我民」(of the reople)和「爲我民」(for the reople)兩點，而「由我民」(by the reople)(中山先生譯爲「民有」，「民享」，「民治」)一點，却始終沒得實現到極高級程度。(乙)中國目前問題，絕不祇單是個樹立最高理想政治的問題。我們需要有整個的計劃來適應西方文明，我們需要有整個的計劃改造落伍的社會，我們需要有整個的計劃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要之，就大體上講，我們的問題都必須用「由上而下」的方法才可以解決。政治是這些問題的樞紐，因之我們在政治上所取的方式也必多少須是由上而下的。這一層也與極端的民治主義相違反。

所以就西洋實際政治論，與就我國目前的需要論，我們一併可以看到極端的民治主義是不能當做我們的目標的。

好了，我們既沒有樹立狄克推多制的條件，又沒有採用牠的準備，同時極端的民治主義也不適合我們的需要，那末，我們在政治上，到底該走那一條路呢？

爲回答這個問題，我一則曰：在立法機關節制之下，要盡力擴大行政權；我再則曰：在立法機關節制之下，要盡力、擴大行政權。

我認爲我這主張是我國政治應走的唯一路向。我們現在便拿這一點主張當做尺度去衡量此次的憲草修正案。

※ ※ ※ ※ ※

憲草修正案較諸初稿本有許多變動，我們現在要集中精力來討論的，是關於中央體制的問題，這問題又可分爲行政系統與立法系統兩問題。

(一)關於中央行政系統方面

修正案中最惹人注意的變動，便是一般所傳的由內閣制之改爲總統制。其實這種說法，距眞確事實無寧過遠。不但就形式上講修正案很少與總統制相同，就實質上講，也與總統制的精神，頗多背馳。

人們祇見到第五十一條總統兼爲行政首領，總攬行政權；第六十三條總統任免行政院長及政務委員二十人；第七十七條總統提交復議之法律案，立法院於復議後，經出席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維持原案時，總統應即公布之；第五十六條總統與副總統任期定爲四年，等項的規定，於是便立即認爲是總統制。同時却忘了第三十二條一款最高行政領袖由國民代表機關產生；第三十八條國家政策，或行政措施，立法機關認爲不當時，得向總統提出質詢，並得于不滿意總統之答覆時，經全體委員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爲能免與否之決議；

第六十八條一二三各款行政機關得在立法機關提出議案，等項類似內閣制的規定。所以與其說修正案中所規定的中央行政體制是總統制 ，實不如說是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混合體。

不，即是這種混合體的說法，也要有若干點做爲保留。因爲修正案中所規定的國民大會，常在的國民大會委員會，常在的立法院、監察院，和四十八條總統對於立法院議決之預算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戒嚴案，大赦案，於未公布前，應送請國民大會或國民大會委員會複決，等程序，實在也是總統制與內閣制所共受不到的限制。

我們現在要問憲草修正案中的大雜會，到底烹調得法不呢？我以爲雖然我們不好說修正草祇得到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劣點，但我們却敢說兩者的優點，在憲草中則實在找不到。我們知道總統制的優點，在于立法與行政機關同在一黨勢力控制之下時，總統可以得到絕大的權能。就是到了立法與行政兩機關因政黨不同而互相僵持的時候，國會不能解散，總統不能去職，至少表面上的政象，還可以落得個穩定。依我們看修正稿呢、即使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委員會，和立法院，三者與總統大政方針相和，而他同時須應付三個立法機關，實際也必要遇到許多困難。及至總統失去國民大會委員會與國民大會的信任時候，雖然任期有定，但亦可被議能免。所以在常局下，總統不易運用實權；在變局下，政象連表面的穩定也都得不到。

內閣制的主要優點，在於立法與行政的融成一片，因爲內閣便是下院的一個常任委員會；並且內閣可以反過頭來像梟鳥食母似地，將國會解散，要求選民重組國會。所以在內閣制下的唯一實際特色，便是行政領袖駕馭國會，而可以得到多數黨暫時專政的方便。但依修正稿看來呢，總統雖像內閣總理似地由立法機關任免，但總統却無權解散任何立法機關；行政領袖雖得在立法院提出法案，但立法院主持最烈的議案，總統則仍須公佈。甚至總統已經依法公佈的法律，國民大會還得加以複決（第七十八條）。祇就這幾點來論，我們可以見到修正稿中的規定，雖有似內閣制的地方，然而行政領袖必祇有在立法機關前屈服，而決不會有自由發動的力量的。

（二）關於中央立法系統方面

修正案中所擬定的立法系統，最容易引起人注意的，便是在那裏竟有三個立法機關。國民大會是立法機關：牠創製立法原則 ； 複決預算案，宣戰案，媾和案，法律案，條約案，戒嚴案，大赦案（修正稿第三十二條）。國民大會委員會

是立法機關；牠代國民大會複決立法院所通過的各項議案；代國民大會受理總統及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四院，提請解決的事項；對于國家政策，或行政措施，認爲不當時，並得向總統提出質問（修正稿第三十八條）。立法院是「中央政府行使立法權之最高機關」，第七十條有明文載定。這種三個立法機關相峙對立的情形，實是任何制度下所沒有的。我深信這種立法系統不能施用，若必施用起來，也一定要弊端叢生。

第一，在這種重疊的立法系統下，一切立法與行政的效率必將減至最低限制。試依修正案中的規定推計起來，我們且看，一個議案之得成爲法律，有時要經過多少番手續。一，某主管機關提出一項議案；二，立法院通過；三，交總統公佈；四，總統經考慮後，認爲案中有幾點不妥，將原案退回要求復議；五，立法院再以三分二以上之決議維持原案；六，總統必須公布，如議案與預算等要案（見第四十八條）有關，于未公布前，應送請國民大會或國民大會委員會複決；七，國民大會委員會複決（已公佈與未公布之議案，國民大會委員會均得代國民大會複決）八，國民大會委員會複決後，總統公布或做第二次公布；九，任何已公布成法之議案或未公布之議案，國民大會均得加以複決（見第七十八條）等等程序，有時竟須經過十來次的反覆。在這種煩瑣的手續下，請問怎樣應付立待解決的預算，宣戰，媾和，條約，戒嚴等項問題？民治國中，美式總統制下的立法，須同時通過參衆兩院，有時對原案互加以修改，於是也時常遇到麻煩，但也遠不及我們修正案中所規定的那樣累贅。並且遇到宣戰，媾和，訂約等關於外交的案件，祇要有參議院同意就够，也決用不到兩三層機關的復議。

第二，因爲一件立法須經過上列的若干手續，所以立法的專責，也必隨着這些手續化歸烏有。議案由主管機關提出，立法院專司議決，但牠的議決並沒有最後的權威。總統得要求復議，國民大會委員會或國民大會，又均得加以複決。所以提出議案，議決議案，和複決議案的權力，竟已分散在三四個機關手裏。有提議權的沒有議決權，有議決權的沒有複決權，反之有複決權的沒有議決權，有議決權的沒有提議權。總之，在這種程序中，一個議案之得否通過，實無由指定其責任之所在。各機關都負責任，同時也就都不負責任。有功可以爭認，有過必互相推諉。

第三，國民大會委員會與立法院兩者究竟將如何互相適應，也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依修正稿的規定，國民大會委員會的人數可以與立法院的人數相差無幾。兩者又同是由國

民大會產生。論到功能，除了以一相似機關去防閑（見第三十八條各款）另一相似機關外，究竟還有甚麼分別？如謂一係代表全國的理智，一係代表全國的情緒，情緒每近于一時的衝動，所以應以理智節制之，均衡之；那末，立法院三分一之委員得由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才充任（第七十四條二款），本略可代表理智，國民大會委員依人口比例組成（見第三十六條），略可代表人民之情感，故在功用上，立法院應當能節制國民大會委員會，而依三十八條的規定，爲甚却又以國民大會委員會去節制立法院呢？

如謂國民大會委員會依人口比例產生，與總統式的衆議院相仿，立法院依省份產生，與聯邦制的參議院相似，那末立法院也該依例有較高的權威，修正案却又爲甚麼規定國民大會委員會有較高的權力呢？

或謂國民大會委員會是爲監督行政院與立法院而設。那末我們便可以回答，立法機關如立法院者，本已有監督行政的權力。行政機關提出議案，立法院酌定通過與否，便已經是一種很重要的監督權力，何必另要監督機關。至若立法院自身背後再要監督，是成爲監督背後有監督的方式，則這樣鎖疊非更要類推下去以至無窮，才算快意嗎？

要之，這種三重立法機關的組織，在理論上，我實百思不得其解，在實際上，我也決見不到有甚麼必要！

也許有人要辨正說，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委員會，與立法院，各有牠的功能，不能即當做三個對峙立法機關看；或許又有人說，國民大會與國民大會委員會幾乎就是一件東西，所以最多能說有兩個立法機關，也未便即說有三個立法機關並立。我以爲這種辯護都沒有回答的必要，主要的問題，還是在能否駁倒我上面所舉的各項困難。如果不能駁倒我上面所舉的各項困難，那末，我相信修正案中的中央體制還是非要痛加修正不可的。

※ ※ ※ ※

那末在改進憲草方面，我們有甚麼提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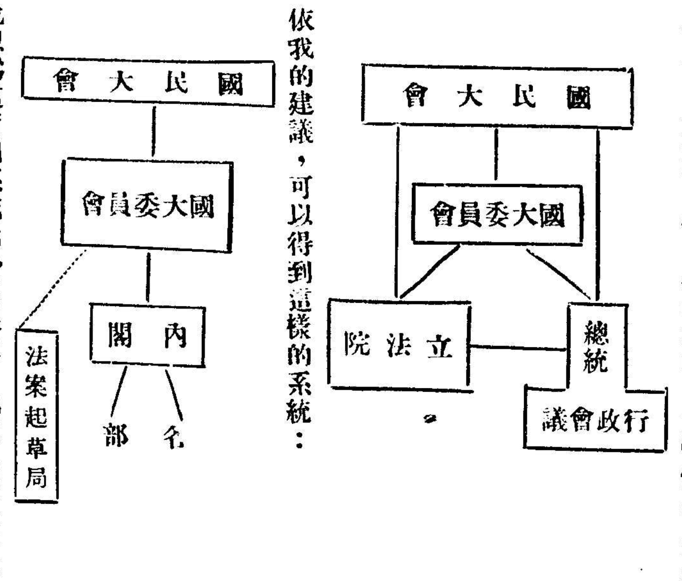
第一，我們向來覺得此次憲草背後的思想太龐雜，要打算將牠鍛鍊得簡淨，非下一次大決心不可。如果可能，我建議盡量採取內閣制度。理由簡易說來有幾個：（甲）就理論講，內閣制可以融和立法與行政於一，較諸根據空想的三權鼎立說創制出來的總統制爲優。（乙）內閣制發源於英國，其他如斯坎地納維亞各國，如坎拿大，如澳斯大利亞，甚至如法蘭西等國仿效採用都相當成功。（丙）就中國已有的一點民治經驗看，也以採用內閣制爲宜。民初，先是總統府與國務院爭權，後來總統制不但沒得運用上正當軌道，並且還惹起

大政變與武人專政來。國民黨當權以來，自四全大會後即採用較近內閣制的系統，總算相當成功。現在若順此途推進下去，大概成功的可能較用總統制也總必多些。

有人也許說，內閣制需要兩個大黨，如有兩個以上的黨，便不易運用成功。殊不知總統制也一樣須是兩黨政治。所以這一點不成問題。或更有人說，中國政局需要穩定，內閣制最容易掀起政治波浪。吾以為中國固然需要穩定，但如國人有激動的情緒在，若在政治上不予以發洩的機會，則必易激起動用武力。所以現在中國不是需要穩定與否的問題，乃是能否穩定的問題。如不能穩定，則使感情在政治上表現，總比動武為優。

第二，如不肯完全放棄中山先生的舊有設計，仍願保持「國民大會」（實應稱國民「代表」大會）總攝其他各機關的方式，則我主張將「國民大會」完全改為一個選舉機關。更高的職員由國民大會複選完畢後，國民大會的責任即告終結。其次要擴大國民大會委員會，使成為一個總攬立法行政大計的機關，使與全俄蘇維埃大會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相彷彿。由這機關再推選一個內閣，掌理各部經常事務。這樣，國民大會下選有委員會，國民大會委員會下又有常任委員會，於是可以成為一個直線的系統。這樣，權力的合法來源是由上而下的，而權力的實際發動卻又是自下而上的。立法既是以相機裁制行政，行政又可以如意驅馭立法。同時依這種計劃，現在的立法院可以將權限縮小，改成一個法案起草局，附庸在國民大會委員會之下，或竟附于內閣之下，專司起草與審查法案事宜。

如以圖表說明，修正案中的中央主幹體系是這樣的：



依我的建議，可以得到這樣的系統：

我以為這兩個系統的分別很大。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簡練而易于運用的系統。

總之，即使我上面所建議的兩法均不適用，憲草修正案的中央體制，也須再大加修改的。

列強空軍底現在和將來

田偉之

一、空軍底重大使命

自從德國發明以飛行機參加戰事而逐漸被各國採用以來，空軍在戰爭中已居於極重要地位。起初不過是帮助海陸軍之推進，完成戰鬥過程中之某種作用，但是以後各國逐漸發現其效力偉大，努力擴充改良，獨立編制，已漸取海陸軍之地位而代之，大家都有『無空軍即無國防』的感想。

從近代戰術底變遷，很可知道空軍在戰爭中已居於主力地位，雙方都以空軍之勝負為決勝標準，海陸軍不過其勝利品的接收者耳！

在陸軍大會戰中：(一)未發生前，空軍須担負主要偵察使命，無論前方或後方。(二)將發生時，多數戰鬥機，掩護大型爆炸機飛往敵人後方，破壞他們的交通網，炸毀他們的武庫，工廠，官署，城市，使敵人在前方失却一切聯絡和接濟。(三)已發生初，驅逐機馳赴國境，嚴防敵機之侵入，爆炸機隊在戰鬥機掩護之下，駛往敵人陣地，投下如雨雹之炸彈，將敵人堅固工事摧毀，助以毒氣彈或液體，殲滅敵人主力。待已奏效，陸軍方猛烈躍進，為陣地實際之取得，并殲滅敵人底殘餘勢力。(四)陸軍已發動後，戰鬥機則直接參加陸地戰鬥，用機槍，或航空砲從敵人後方之低空射擊敵人。爆炸機更向前推進，毀滅敵人第二線機砲陣地，阻止敵人後方部隊之增加，如有戰車出現，更全力轟炸牠；偵察機更飛翔敵空，偵察敵人砲兵，工事，主力，戰車地位，電告砲兵，依度射擊；偵察機並驅逐機不斷飛翔我方戰地四側，嚴防敵人之側面進攻，迂迴進攻，小部擾我，潛伏襲我。(五)敵人已慘敗實行退却時，空軍更追擊，戰爭的主力，進行迅速，搜索完備，各種飛機均大肆活動，非使敵人完全殲滅或降服不可。

在海軍大會戰中，雙方決勝負在空軍而不在軍艦。軍艦之可貴，也在其能載來衆多之飛機。以主力艦為中心之輪形陣，蓋為海軍遠涉重洋之安全而且新式的戰術。航空母艦，巡洋艦，砲艦，驅逐艦，潛行艇，魚雷艇依次環主力艦直排

列，構成許多外層。雙方距離是很遠的。並不是用砲艦砲艦敵，主力艦與主力艦戰，而用空軍掃蕩一切。轟炸機在戰鬥機掩護之下，排成很多行列，飛向敵人艦隊，投下極多炸彈毒氣彈。偵察機指導潛行艇，從空隊襲擊主力艦或其他艦。驅逐機高翔自空，防敵機之降臨。等到空軍已在敵方轟炸奏效，我方艦隊向前移動，實行進攻時，空軍更是他們的指導者，先行官。同時驅逐機，偵察機載魚雷管之轟機更為毀滅敵人潛行艇之主要武器。

二、怎樣判斷各國空軍强弱

從上面說來，已知空軍對於未來大戰底重要。那末列强為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操勝算，當然儘量擴充牠，改良牠無疑。我們如一詳細檢查她們各個的空軍力量，在未來大戰中誰是勝利者，也就不難明瞭 。 玆有關空軍實力强弱之條件，共有三項：一為量『人多為王，狗多為强，』『量多則質變』多可以勝寡，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二為質。進行須速，速則到達敵方快，能追擊人，而不被人追擊 ； 飛度須高，高則可避高射砲之射擊，並用以轟炸敵機 ； 持續力須强，能久戰不息，遠涉重洋，深入敵國，安然而返；載重量大，轟炸機能運多量炸彈轟炸敵人，戰鬥機能配置較多機關槍，航空用砲，以殲滅敵人；堅固耐用 ， 不畏敵方火力威脅，升起降落迅速，能應付倉卒急變；載重力雖强，但機身却輕而堅牢。三為技。駕駛術 ， 戰鬥術均求其熟練新穎完善，才能應付裕如，操最後勝利。

同時飛機非僅攻人者，還須防人之進攻，故除空軍實力外，尚須計及空防，和飛機之製造，原料之供給，後補空軍人材之養成。應當把這幾項算入，才能判定某國之空軍實力如何。

三、量的表現

「量多則質變好」人事如是，空軍亦有同樣情形。「三個牛皮匠，勝過諸葛亮，」空軍愈多，則勝利愈有把握。所以各國拚命從量的方面發展。從前各國空軍實力第一要算法國，但自從蘇聯完成了第一次五年計劃，實施第二次五年計劃以來，標榜空軍第一主義，實際已取法國優越地位而代之，使得法國在空軍作戰上，還想仰仗她（法國衆院外交委員在聽完法空長柯特報告後所表示）不過蘇俄空軍實力若何？言人人殊。各國所調查的全不一致，有的說已超過法國飛機數二倍，實有軍用機二萬餘架，有的則謂其僅居第三位，但大多數則指出她有機三千架，居第二位。她們為什麼對她調查的結果有如此不同。原因是：（一）蘇俄軍備向取秘密主義「

，已公開的僅普通部分。而且她現在還沒有加入國聯，沒有把她的空軍實力（縱然是揑造的）報告給國聯的必要。所以估計的人，各持成見難以一致。（二）蘇聯空軍實力的增加是長足猛進的，前幾天調查的，與稍後所調查的便有一二百飛機的差誤。因爲蘇聯飛機生產率之大爲世界第一，每日能製出新機三十五架。以一半充軍用，每日即增十七架。以三分之二充軍用，每日即增二十三架，一月便有五百架，到六百九十架的增加，當然使得稍隔數天的調查已成明日黃花了。茲將各方所調查的，一一列表如下，次辨明牠們中誰是最確實的。

（一）最近「紐約時報」所調查

國別	作戰空軍	後備隊	共計	備攷
英國	二〇七二架	・七〇〇架	二七七二架	
法國	二六八〇架	二三〇〇架	四九八〇架	
義國	一八〇〇架	二〇〇架	二〇〇〇架	
日本	二〇〇〇架	二五五架	二二五五架	
蘇俄				雖未列出但說明其機數僅次於法國
美國	三〇〇〇架		三〇〇〇架	上院海委會統計後備隊機未列入

（二）日本國防博覽會所統計

國別	軍用機數
日本	八〇〇台
美國	一八〇〇台
義國	一五〇〇台
英國	一五〇〇台
法國	三〇〇〇台
蘇聯	二五〇〇台

（三）我國軍事當局所統計

國別	軍用飛機隊	軍用飛機	備攷
英國	五五隊	一五〇〇架	內常備隊四三預備隊四補助隊八
美國	四八隊	一六六〇架	內偵察機十三隊驅逐機十一隊攻擊機四隊爆炸機八隊教導十二隊
法國	一五三隊	四〇〇九架	內偵察機七十二隊驅逐機三十隊重爆擊機十二隊輕爆擊機二十隊特務機十九隊
蘇聯	一〇一隊	三〇〇〇架	內偵察機四五隊驅機二八隊爆炸十二隊海軍機十六隊

英國 一〇〇隊 一八八〇架

內偵察機三六隊驅逐機三五隊爆擊二六隊殖民六隊

日本 四二隊 一三〇〇架

內偵察機十一隊戰鬥十一，轟炸四隊海軍用十六隊

（四）據日本陸軍少將某所發表，『日本之空中威脅』文中，曾明白指出蘇聯現有空軍勢力二萬五千台飛機（一九三三）這與各國所調查的相差，幾達十倍。也許他是把蘇聯民用飛機也一併算入。不過從美國蔻蒂新蘭特飛機公司總理尤亭中的報告看來，可以證明上列估計，也許是真的，他說蘇聯每日能造成飛機三十五架。

（五）美國調查航空委員會在今年七月所發表之統計，雖然哈瓦斯社十九日華盛頓電沒有把各國飛機數列出，但該報告明白指出各國空軍實力次序，蘇俄已居第一位，其次法國，再次爲美國，義居第四，英日居五六位，則爲顯然之事實。這與法國航空部長柯特在去年十二月遊俄歸來所發表的報告，謂『不出二三年，俄國空軍必較英法兩國強大五倍以上』之說相吻合。

爲什麼他們所調查的有這樣底不同呢？除蘇聯有上列兩種原因外，其他各國則常因自私與故意隱秘的結果，把人家的多說些，自己的少說些，以便有所藉口，大行擴充，內騙國民，外欺敵國。所以一•二兩起的統計顯然有很大的差異。那末誰是正確的呢？列強的空軍實力的真相究竟如何呢？須得加以討論。

蘇聯空軍已佔世界第一位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但是她底軍用機有多少呢？假定日本某少將所估計爲蘇俄所有飛機數時，以一半爲民用機及一九二七以前之舊機，則新軍用機應有一萬二千五百架。這個數目並非隨意估計，尚有其他的証明。在一年半以前，各國即謂蘇俄有軍用機二千五百台，以蘇聯最近飛機生產率爲每日三十五架，一年共有一萬二千六百架，年半共有一萬八千九百架，以一半加入軍用，共有一萬二千九百五十架，當如上數。——也許日本某軍官之統計，即係依此所推算。

次多是法國，「紐約時報」所統計的爲四九八〇架，但據義國航空部最近調查實有增加，當爲六千架，約當蘇聯之半。美國軍用機據「紐約時報」統計的僅爲常備軍用機，預備隊機未列入。倣同表各國預備機與常備機之比爲一比八至五比六。牠底折中數爲一比三，假如美預備機爲常備機三分之一，則應有二千架，故美機當爲四千架。義國空軍一般咸認其爲居第四位，略多於英國，但據第一表說她僅有二千架，反居末位，此蓋因美重視俄法日英，忽略了與美無多大

利害關係的義大利所致。英既有二七七二架，她稍多於英當有二八〇〇架。至於日英數目「紐約時報」所載是完無問題的，因為這兩國同她的利害衝突極巨，調査當然詳盡。那末我們可以折衷上面五個最近統計，用下表顯示出來。

蘇聯	一二，〇〇〇架
法國	六，〇〇〇架
美國	四，〇〇〇架
義國	二，八〇〇架
英國	二，七七二架
日本	二，二五五架

這個統計雖然係把各國所調査的較高數目綜合攏來，但只嫌過少，絕不會報多。因為即以英國空軍實力論，有人說她確有海陸軍用機八千架（見航空雜誌航空工業專號）良以各國都在盡量的隱秘，不斷的增加呢！然而不管她們底如何隱秘增加，在不景氣與生產不統一，組織形式參差，各帝國主義究竟仍輸蘇俄一籌，世界空軍的首席仍然不能不推蘇聯

四、質和技的表現

不過純恃量多，仍然無濟於事，尚須質好。從各國空軍的實質來說，各國都有她的特長。就打破世界紀錄來說，各帝國主義者的飛機之精美，也許尚在蘇聯之上，但就全體空軍論，却要推蘇聯。

原來批評空軍之優劣並非從最好之飛機算起，應當把最壞之飛機做標準。海軍上的格言：『任何軍艦不能較最慢的軍艦走的快』也可應用牠在飛行界。攻守上的有效率，任何空軍都要受最慢飛機速度的束縛。所以集合各種雜牌飛機同敵人精銳整齊的驅逐機，攻擊機，轟炸機在空中作戰，是最容易遭受失敗的。不幸各國的飛機，除蘇聯外，都是陸續添造，將陳舊的改充，恰巧陷入這樣底不良情形，同蘇聯之全為五年計劃實行以後的產品相比，簡直相差太大。所以各國都在拚命的企圖全部改造，把陳舊的完全廢棄不要，或者改作他用。這自然需要一筆極大經費，在軍器製造已資本主義化之各帝國主義國家，殊不容易。故消極方面，有人提議限制空軍發展。

不過雖然蘇聯空軍之質與量大體上說較其他各國為優，但我們切不要忽視了各帝國主義對空軍猛烈競爭的精神。在質和技方面天天都在向上發展。從那些最高紀錄，便可窺出各該國空軍的素質如何？

保持飛行最速紀錄的是義國安吉羅技師，在一九三二年

實驗，每小時速度六九二公里餘。

打破高空最高紀錄的是義國尼格羅技師。昇高到一〇，〇〇八公尺。不過就氣球論蘇俄『同溫層』號却升到十三公里之高。

世界最大的飛機是德國勒克斯三十八號能載四十一八，裝發動機四部有馬力二千六百匹。蘇聯現在雖有建造比牠還大的大型機底企圖，但尚未完成。

飛行持續力最強的，要算美國李基和瑪薩列斯兩女飛行家所駕的機在空中竟續飛了八天四小時又四十五分。

遠距離不着陸飛行最長的，要算英國加福與尼古奈茲兩軍官駕駛的成績。從克蘭威飛到印度瓦菲斯灣，共長三九四八哩。

轟炸機最大的要算俄國新造的三隻，能載六噸。續飛二五〇〇公哩。

升空最快的，當推英國的郝克爾超等怒衝機，在九分鐘裏直飛高空達二〇，〇〇〇公尺。

最大的飛機庫是美國在阿克隆港所造，高二十二丈，深十二丈。

這些最高紀錄大部被英美義所保持，當可見到她們對空軍如何猛進，絕不能因各該國現有飛機之駁雜，而忽視她們的。

五，補充和民用航空

除了現有空軍之質和量外，空軍工業之發達，空軍實力之補充，材料之供給，也至有關係。

各國飛機幾全爲自國工廠所造，斷無有像我國什九購諸外國的，統計六大空軍國，她們的飛機製造廠的數目如下：

蘇聯	四一
法國	三五
日本	三八
美國	二八
英國	四五
義國	一六

不過工廠之多寡並不能代表生產力之強弱，因爲每廠規模有大小，如蘇，美，法飛機廠均極新式，規模宏大，她們底生產量實優於英國。雖然後者的工廠最多。

各國所造出的飛機因國策與環境之不同，各有其特色優點。法國重在保守，主力繫於陸軍，故多輕快之偵察機與驅逐機。俄國幅員廣大，且圖以空軍爲主力殲滅敵人，故造大型而敏速之全金屬轟炸機，戰鬥機。美國遠隔重洋與伊接壤

之坎拿大，墨西哥，其空軍幾等於零，爲圖與英日爭霸，故多造水陸兩用之大型戰鬥機，轟炸機，持續力極强。英國屬地遍世界，國防以海軍爲主，故多造堅牢耐久之海軍用戰鬥機。義大利野心勃勃，亦注重在海陸兩用之轟炸機，攻擊機。日本空軍較落後，大都市均瀕海濱，甚畏敵機襲擊，故多造輕快堅固之驅逐機。

民用空航是空軍的後補者，要測驗一國空軍之强弱，應當把牠計及的。

民用航空之發展，有四種重大意義。第一無形擴充空軍，避免他國注意。第二藉此訓練全國民衆，均有空軍空防智識與技能，無形間養成多數空軍人材。第三發展軍用運輸事業，使作戰時不因海陸交通破壞而受影響。第四使空軍平時直接參加生產事業，如運輸，播種，除蟲，灌溉，防災等，文化事業，如傳播消息；音樂，探險，測量；觀象等，減少國民負担，在作戰時，仍然可改充軍用。意義異常重大。故各國都在力謀發展。

從經濟方面觀察法國提倡民航最力，德國次之，所用經費如下：

國別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三年
	日金	日金

英國	七，八二〇，七二〇 日金	一九，八五三，〇六四 日金
法國	五四，五二七，三四一	一一四，四五二，八二四
德國	三一，九三五，三三三	六九，八九六，三三八
美國	二〇，八六二，五四六	四〇，七八三，三六二
日本	七，一三七，三二二	三三，九五五，五一三

從飛機數目估量，美國居首位，法次之，德國居第三席，日最少，數目如下：

國別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英國	八九九架	九八一架
法國	一，一二二架	一，五七一架
德國	九八四架	一，〇六七架
美國	九，八一八架	一〇，七八〇架
日本	一四七架	一四九架
蘇聯	五〇〇架	未詳

從飛機師數估量，美國底技術人才最多，而日本人材最少，其數如左：

國別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英國	一，九五五人	二，七六六人
法國	一，一〇〇人	未詳
德國	二，五〇〇人	未詳

美國	一六，一二二八	一八，五九四八
日本	三一五八	三九一八

不過這裏須要說明的：(一)此三表均係日本陸軍省所調查，是有意把日本民用航空實力隱匿，把牠的數目說得很小。(二)德國也是一個大空軍國，但是凡爾賽會議限制她不許有軍用飛機，所以一律改爲民用，實際仍能作戰的，故在這裏顯出她的勢力仍不可侮。(三)美國空軍表面雖居第三位，但她的潛勢力極大，民用機之多佔世界第一，現在除蘇聯外，恐無有其匹，故把民用航空算入，美國空軍實力實居第二位。(四)此三表未把蘇聯算入，但她是很有可觀的，在一九三一年她底民用航空經費是一萬五千萬盧布，與法美不相上下。

不過民用航空之發達，還要有她客觀的條件，須屬地廣大，材料豐富，燃料供給便宜才行。能適合的，當推俄美英三國，現單獨的把這三國民用航空情形在下面表出：

俄國航空在革命後數年因物質貧乏，是無從發展的。從一九二一年起，政府才開始加以整頓。從前歸國防勞働會議管轄之民間航空事業，在一九三二年改屬聯邦人民委員會稱爲民間航空本部。五年計劃成功，斯業更一日千里。她底航空路線在一九二八年僅有一一，四二二公里，到一九三三年已有三〇，五一七公里。擬定到一九三六年底有二二〇，〇〇〇公里，是以等比級數增加的，而不是以等差級數增加的。其中如莫斯科到海參崴線，要算世界最長的線。各線運輸旅客的總數，一九三二年是二八、〇〇〇人。郵件是七〇〇噸。貨品是二•〇〇〇噸。一九三三年增加到五五，〇〇〇人。物運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郵運增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五。以後都是照等比級數增加的。這很多航線當中，最有意義的是到北冰洋與通過中亞細亞沙漠的各路航線。在那些地方也惟有空運才能通過與達到。民間航空之利用最廣的，要算蘇俄。除運輸外，還做了很多偉大的工作。在一九三三年用飛機播種的地方有一三三，〇〇〇海克泰。一架飛機每小時能播種二十海克泰。超過曳引機的能力九倍。用飛機來消滅害虫的達四一五，〇〇〇海克泰。此外驅除蚊虫，防霜，禦火，巡視森林，偵察北冰洋航線，測驗天象，蘇聯飛機也奏了很大效果。從現在發達情形看來，她是僅次美國的，但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她無疑地，要趕過美國。

美國底民間航空事業，現居世界首位，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其飛機數一〇，七八〇架，機師一萬八千六百人，飛行學校一二〇家，是任何一國所趕不到的。

英國爲要連絡各洲屬地起見，特別擴大其空軍。本年支出六六三，〇〇〇鎊擴張其民用航空力量，想追及美俄兩

國。在一九二五年設帝國航空公司以統一事權，專辦郵政及運輸，定十年中，每年津貼一百萬鎊，限牠每年至少要飛四萬英里。一九二九年再設英國飛行事業公司，政府每年津貼牠六千鎊。並在都市設飛行俱樂部，五十處地中共有一千四百四十處之俱樂部，會員共有一萬餘人。

五、現在底擴充和未來底成就

從上面這些事實看來，已可以知道各國空軍的大概。茲再列下表，表明各國擴充空軍之劇烈，預算之日益加多。

年度	英國	美國	法國	義國
一九二四年	七〇	二五	一六	二四
一九二五年	七五	三〇	一六	二八
一九二六年	七四	三二	一五	三六
一九二七年	七五	四一	二八	三三
一九二八年	七八	五八	三一	三三
一九二九年	七八	六四	三七	三七
一九三二年	九九	一〇九	八四	五〇

註：單位百萬美金元

這可以看出美英表面須位於法國之次，但是實際確駕法國而上之，從她倆所用的錢便可證明。而最近各國擴充的表面標準：美國將斷行空軍十年計畫，在最近一二年內即新製軍用機一千架。英國實行空軍五年計劃使空軍實力再增四十隊，其中三十三隊防衛本部領土，其餘八隊用於海軍。約增九百架以上需費二千萬鎊。日本於遞相床次任內，亦提出擴充空軍計劃，經費三百萬元，謀新製飛機並開新航路，普設滿鮮飛行場等。蘇俄雖然沒有把五年計劃中飛機的增加數指出可是從運輸投資將達二百六十萬萬金盧布看來，可知航空運輸也是在其中佔極偉大底數目的。

因爲各國都明瞭美國米恰爾將軍所說：『未來戰爭，勝負決於空中，陸軍強國則無能爲力』是現代戰爭的天經地義。蘇聯更相信列寧的話：『惟有努力發展空軍，才能擊退帝國主義強烈的海陸軍侵入』所以大家都拚命的，無限制的去發展空軍。加速競爭結果，惟有國富最高，國家收入最多，重工業異常發達，揮發油質美量多而價格非常便易的，才能達到最高程度。能適合這些條件的，只有蘇美英三國，法義日顯然是無望了。這也就是法義兩國不能不交歡蘇俄，日本之不敢立刻對蘇宣戰在她沒有取得英或美底助力以前的道理。

飛機是戰爭利器，也是最好生產工具；也許因蘇美空軍極度發達的結果，而把野心的國家低壓下去，亦未可知。

東坡之佛學

江寄萍

古越函三館編有紅蓮債一劇，略云蘇軾官端明殿學士，方與妾朝雲，妓琴操等歡讌，佛印至門，門者不納，印遂投詩云：天半悠悠去路長，鶴歸華表誤遼陽；君家若問生前事，兩瓣紅蓮一段香。軾見詩，若有所感，立請相見，問其因果之說，印言琴操即清一，朝雲即紅蓮，東坡即五戒，己即明悟，於是琴操改尼裝，朝雲改女道士裝、而軾亦改道裝相偕出家。故曰紅蓮債。此劇情殊荒誕不經，大概多本之小說家言，因子由曾夢五祖山戒和尚訪之，而明日子瞻即至，於是謂軾爲五戒之轉身，其實夢何足爲憑，可見此劇情荒謬已極！

不過我們讀東坡的詩文，在其中可以見出，他並不是對於佛學沒有淵源。其悼朝雲詩序云：「朝雲從泗上比丘尼學佛，略聞大義。」其侍妾尚如此，東坡亦可想見了。還有東坡三度琴操之事，亦可見其對於佛學之造詣甚深也。這段載於西湖佳話之六橋才蹟中。云：

「侍妾朝雲，當時有一個相好的妓女，叫做琴操，前番東坡見她時，才只得十三歲，便性情聰慧，喜看佛書。東坡這番來，琴操已是二十九歲了。東坡憐她有些佛性，恐怕她墜落風塵，迷而不悟，思量要點化她，因招她到湖中飲酒，飲至半酣，因對琴操道：「說你既看佛書，定明佛理，我今權作一個老和尚，你試參禪何如？」琴操道：「甚好！」東坡因向她道：

「怎麼是湖中景？」

琴操答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東坡又問道：「怎麼是景中人」？

琴操答道：「裙拖六幅湘江水，鬢綰巫山一段雲。」

東坡又問道：「怎麼是人中景？」

琴操答道：「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東坡聽罷，因把桌子一拍道：「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琴操大悟，次日即削去頭髮，做了尼姑。」

視此一段，可知東坡於佛學之造詣如何也。山堂肆考亦有同樣之記載，可見此事不假。

東坡當時喜與僧人往還，在他的詩文尺牘中皆可見到其論及開元明師，寶月禪師，靈鷲遊老，佛印禪師及辨才大師等，當時受了佛學影響的，還不只東坡一人，連蘇子由，秦太虛，黃魯直等，皆受其影響，不過其中東坡最聰明，所以對於佛學更多領悟。佛印與東坡函云：

「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遂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自家本來面目，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无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什麼！三佛只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一脚承當，把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踐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這一通似偈語的函札，將如何打動東坡的心呢！

東坡出語豪放不羈，其上皇帝書亦然，故曾因此論罪，御史中丞李定曾劾軾湖州謝表語侮慢，又論軾文章怨謗，竄之黃州。張璪傳亦載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謀致軾於死，佛印此函恐正爲此而出也。

雲南現勢和班洪事件

倪克寬譯

本文譯自日本國際評論七月號，作者係村田孜郎氏，對雲南現勢及班洪事件之經過，敘述頗詳；且作者曾親歷雲南，目擊該地情況，故其記載，皆翔實可靠。在此東北半壁，淪爲異域之時；西南邊陲，不容吾人忽視。爰逐譯之，以饗國人。譯者識

（一）

雲南省在中國西南部，北界四川，西北接西藏，南部和越南相連，西通緬甸，全省面積有三十八萬一千四百六十六平方公里，約與日本的本州，四國，九州及北海道之總和相島。自昔被稱爲「不毛之地」，「蠻瘴之境」。中國對之，素來也不重視。

雲南省內都是山岳地帶，而這種重重疊疊的崇山峻嶺，在中國其他各地，也不常見。只有南部蒙自附近和西部大理附近，稍有平原。地勢既是這樣急峻，所以雖有河流，也沒有舟楫之便。交通除了雲南省城到法領越南海防之法人經營的滇越鐵道外，只有車馬不通的山道。和外省往來，除徒步外，沒有其他方法。這裏從南部國境逾北，地勢漸漸變高。雲南省城海拔一千九百六十公尺。由此入四川境內，地勢愈高；而東川，昭通附近，形成一萬尺的高原。這樣的高原，就地勢來說，是近于熱帶。可是氣候極好，終年和日本的五月天氣相似。就是在夏季，也不覺得熱。四季花草不斷，可稱爲常春國。又雲南是邊疆的寶庫，礦產非常豐富，有金，銀，銅，鐵，亞鉛，錦，石炭，硫礦，岩鹽，大理石，琥珀，水晶，翡翠，紅寶石等等。而錫和銅尤特別豐富。南部蒙自附近的個舊，有著名的錫山，有十萬礦工，從事開採。

居民漢族佔大部分，此外有滿，蒙，回，藏及許多苗民居住。苗族大半在山間僻地，形成部落。和外面不相往來，而在雲南所常見者，以玀玀族爲最多。

（二）

作者從前曾一度由越南縱斷雲南，在雲南省城逗留了十

幾天。現在將那次旅行的經過，略作報告：即先由上海到香港，由香港坐法國汽船到越南的海防上陸。從海防經河內，乘滇越鐵路到安南北部的老開，老開的對岸是屬於中國的所謂河口街，有紅河劃分國境。在河內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報告。可是從安南國境的老開到雲南省城，鐵路沿線所經過的山中，看見日本妓女，以法國人做對手，非常活躍，那班女子的勇敢，不禁令人驚奇。同時從安南的老開到雲南省城的三百三十公里的雲南鐵道上，看到法國人的毅力和經略雲南的熱心，也不能不令人驚歎。這條雲南鐵路在一八九五年，即三十九年以前，法國在修正中法國境及通商條約的時候，獲得了敷設權。在一九一〇年，即二十四年以前建造起來。鐵道從國境起漸漸升高。在標高四千尺到五千尺的山嶽重疊的無人之境中通過。彷彿很像有名的落機山鐵道，又恰如箱根登山鐵道，愈長愈高，，曲曲折折的登上峨峨的險路，過了無數的隧道和聳然的岩山，好像通過崩落下一般的斷岩之邊。這時候，與其說是壯觀，不如說是胆寒。忽而向下觀看，隱隱望見剛才經過的路線和驛站，已在千仞深谷之中。正在那個時候，又看見山谷間的岩石上，有數十成羣的猿猴，走來走去，如果不是乘這種鐵路，決不會看到這樣的壯觀。

從前唐繼堯因由日本留學出身，所以雲南省城，對日本人很表示好感。但是他死後，龍雲繼為主席。滿變後排日空氣，非常濃厚。日本商店如安田洋行外二軒等，被學生搗毀，住在雲南的二十餘名日本人，除了一個希臘人的妻子外，全部都已離去。

據最近調查，雲南省城內，有十五萬人口。省內的外人，僅有五百名。美國人（大部分係宣教師）有一百人，其餘都是法國人。法國人在雲南的勢力，可以由雲南鐵道公司代表出來。但是除此以外，營進出口業的也頗占勢力。在法人支配下的雲南省，突然成為問題的，就是駐屯緬甸的英兵，侵入雲南西部，引起所謂「班洪事件」。以下將成為雲南緬甸國境糾紛的歷史及問題的班洪事件，加以說明。

（三）

光緒十一年，英國當安南戰爭的時候，乘機佔領緬甸。第二年締結中英緬甸條約。至今四十八年間，雲南和緬甸境界，續有不斷糾紛。在前清乾隆年間，緬人屢次侵入雲南西南部的土司，和清兵作戰。中英會議締結緬甸條約以後，英國即着手調查雲南緬甸國境。但是因為清廷和疆吏，缺少連絡，所以絲毫沒有準備。後至光緒十七年，雲南緬甸間發生

爭亂，英兵侵入雲南之騰衝附近，和住民發生衝突。這個時候，清廷對這些地方，始漸漸注意。駐英公使薛福成和英外相路智伯里，重開會議。締結雲南緬甸通商條約二十四條，在這個條約中，一部分境界，已被決定。可是北段境界和南段境界，仍然沒有解決。這就成為日後糾紛的癥結。片馬，江心坡在北段未定境界內，這次發生問題的班洪，在南段未決定境界內。當時交涉境界的薛公使，沒有完全把這些境界決定，就撒下了後來發生問題，成為不斷糾紛的種子。

未決定境界的北段，包括有片馬，江心坡，戶拱，坎底等地，約自雲南西部騰衝附近尖高山起，到康藏邊境上，廣袤數千里，其面積和江蘇和浙江相等。這些地方，物產豐富，不僅是西南邊境的處女地，而從國防上言之，也是不可忽視的地方。過去中國討論西南的形勢，把野人山（江心坡，戶拱，坎底等地）認作國防的關鍵，野人山的得失，關係于雲南的安危，同時也影響西南一帶的安危。

南段未定境界的班洪地方，不及北段片馬，江心坡，戶拱，坎底諸地有牽制康藏地位的重要。但是班洪和鎮康縣，順寧縣，雙江縣，瀾滄縣相通，其驛道直達雲南省城。現在英國方面的交通線，已達緬甸國境的工隆渡和班弄，從仰光兩天就可以到雲南，而從中國方面則要十幾天。班洪之被侵占，不能不說是雲南省南防上之大威脅。 從經濟價值方面看，班洪富于礦產，金，銀，美玉，寶石出產極多。清初，雲南省石屏縣人吳尚賢在此地開設茂隆銀廠而致巨富。此後因覬覦這個寶藏而發生糾紛有好幾次。由此可知班洪這個地方是如何使中外人士垂涎了。

（四）

去年十月的時候，印度總督府命緬甸的英緬探銀公司，到班洪採集各種礦產標本，送到印度實行化學分析。十二月十四日又派該公司的英國技師七八名至班洪，和其地土民會長，秘密會商。此事過去不到幾天，英國突然派遣緬甸駐軍二千名，占領班洪一帶，同時在班洪附近建造汽車路，架設班弄鐵橋。又建築三十餘間兵營，裝置無線電報。更着手建造飛機場等等半永的工事。英國之所以急急於企圖占領班洪，自有他的原因。因為雲南政府整理雲南金融缺乏生銀，就着眼班洪的銀礦。民國十八年農礦廳曾派熟悉該地情況之李景森去調查，民國二十年雲南官立富滇銀行，再派李氏至該地的葫蘆五及土司，商議開礦條件和方法。英國方面探知這件事情，就先發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命緬甸政府占領班洪，而雲南政府的計畫，終成泡影。

英軍占領班洪的消息，驚動了國民政府的外交部，於是命雲南交涉員，向英國領事提出嚴重抗議，一方又電令駐英公使郭泰祺，要求英軍即時撤退。在這期間，有雲南土民軍和英兵開始戰鬥的謠傳，於是一般人很担憂着這個問題前途的發展。可是開始戰鬥的消息，已證實不確，所以現在只成為中英間繫爭重大的邊境外交問題了。

唯在班洪地方，中國方面最煩累的五族，固然不必說，就是大半的土民，也都袒護着英軍，對英軍的侵入，表示歡迎而毫無敵意。

上面已經說過，英國之企圖佔領班洪，其主要理由是垂涎班洪的礦產。可是除此以外，我們不要忘却她所謂經略邊境的一貫政策。北段境內的片馬，民國二年的時候，就被英軍所佔領，英人在其地的拖角，儼然設立官廳，開闢市場，片馬以西的江心坡，在民國十五年時候，也被英兵占領，最近斷絕交通，禁止中國人入境。又在江心坡西北的戶拱，坎底，亦企圖以同樣的手段去侵略 ，所以英國之經略北段境界，事實上幾告完成。只有南段未定境界，尚未達到目的。幾次和中國方面，開劃界交涉，仍然糾紛不能解決。這次班洪地方的占領，就是以直接行動來解決南段劃界的糾紛。

（五）

依通曉雲南情況的人口說、我們可以知道，印度是英國的生命線，同時英國在長江流域有重大的經濟利益。英國政府的迷夢，是想怎樣才能把印度和長江流域連繫起來。英國海上交通線，有被日本截斷的危險，所以只有在陸上交通線謀發展。陸上交通線是(一)由印度經西藏線，(二)由緬甸經雲南，西康，四川線。英國由這兩條線，就能夠把握了長江和上海。最近英國企圖南新疆的爭亂和西藏軍進擊西康，一方面由占領洪班而想確定了南段境界，其原因就在于此。英國遠東陸上由緬甸通過川康的第二線，非常便利。現在的汽車路，由緬甸的密支那為起點，向北通坎底地方的孫布拉勃，向東通拖角及片馬，密支那附近有所謂猛拱。從猛拱到密支那有鐵道可通。以此為起點，由東路可通戶拱地方的猛緩。這條汽車路是為經略江心坡以西的坎底，戶拱等地而造起來的，這樣英國每年投巨大的資金，企圖西南交通的發展，和法國投一億五千萬法郎，建築滇越鐵路是異曲同工，就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窺知英國占領班洪的意圖了。

（六）

雲南寶庫所引起的這次班洪事件，不知如何結束，但是英國的野心，已如上述，不僅是鑛區的占領，並且基于一貫的政策，要把握着陸上的交通線。所以這個問題，決不能輕視為局部的利益之爭，並且不單是雲南問題，最近英國對于中國的邊境的行動，漸漸活躍，我們可以看出她正在進行遠東政策遠大意圖下的一貫路線，例如西藏軍的進攻西康，和最近南疆喀什噶爾政權的獨立，都由於英國的援助和嗾使，這是她侵略邊境的露骨的表現 。 法國在雲南中部的經濟基礎，已經是牢不可拔。據最近的情報，德國亦在雲南造飛機場，和雲南當局締結買賣飛機契約，此外蘇聯更由外蒙向北新疆伸其勢力，于是在中國徒知埋頭內爭，無遑他顧之時，列強的爪牙却毫不放鬆的向邊境侵略。

甲午戰爭中之俄國外交（赤檔）（三）

蔣廷黻先生選
張　祿譯

我怕朝鮮之改革只是干涉之藉口。中日間之不諒解實能引起遠東之衝突。雙方軍隊退出朝鮮之後，以外交方式來活動，對日本要方便得多。請勸告日本走這一條路。

吉爾斯。

（三十二）陸軍大臣致外交大臣書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俄曆六月十九日）

尼古拉，卡洛維奇（Nicolas Carlovich）閣下：

閣下送來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朝鮮問題特別會議紀錄冊之副本，已經皇帝陛下批閱過者，從這記錄中可以看出此次會議所決定之朝鮮軍事，示威需要很多兵力，而且爲着集中這些兵力也需要若干時日。

誠如閣下六月十四日的來函所言，目前中國方面不會有挑釁的行爲，但我們應知道，情況會變化的，而且根據我們駐中日兩國的軍事諜報員的報告看來，目前朝鮮情況實在緊張萬分。因此，謹請閣下，如前言之示威已有必要時，能將我們衛兵應駐地點以及外交部所得朝鮮局勢之情報隨時示知，以便早日決定所需部隊之兵數，以便於集合與準備武裝。

萬諾夫斯基（Vannovsky）。

（三十三）外交大臣致駐東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三日（俄曆六月二十一日）　第六十五號

七月一日（六月十九日）電報收到了。

（三十四）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三日（俄曆六月二十一日）

中國誠意地要與日本同時撤兵。我六月十二日（二十四日）與十七日（二十九日）的電報收到了沒有？

喀西尼。

（三十五）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三日（俄曆六月二十一日）

答覆六月十七日（二十九日）電。

從我與李鴻章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中國也知道我們的調停能使日軍與華軍同時退出朝鮮，並承認這是避免戰爭的惟一方法。爲着酬勞我們，中國已正式承認我們有權參加中國與日本對朝鮮內政問題之討論與決定。李

鴻章要求我們共同努力來使日本同意於中日俄三國對朝鮮改革問題之共同決定，並於中日兩國軍隊退出朝鮮後立即舉行。希特羅渥如能用一切努力來使日本同意於此項提議，這提議不僅利於我們，亦利於日本，因爲他可以保證未來朝鮮秩序之維持，他可以排去中國的獨占的勢力，他是惟一的保證，可以防止任何强國對於王國之完整所懷的陰謀。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喀西尼

（三十六）駐漢城代辦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四日（俄曆六月二十二日）

據我看來，關於朝鮮亂事的消息都被中國人特別放大了。中國人藉口於朝鮮政府之危殆與無力以遣派軍隊，以表示其所謂宗主權。實際上，亂事是地方官的橫暴所惹起的，而且並非直接反對政府。人民要求現代化的改革，這也是很公道的。因此我常常警告朝鮮人，一切武力鎭壓的企圖都將引起對國王的不滿而使事態更形惡化。中國大臣李鴻章說，駐漢城的外國代表都請袁世凱支持國王請兵的要求，這不過是爲證明中國人沒有錯誤而假造的消息。在天津時，我告訴李鴻章，遣派軍隊將引起嚴重的糾紛。他好像不願知道日本人也有派兵的可能。六月一日我與大臣們會面時，他們都說，亂事已經平定。我看，中國因日本之重大步驟而退縮了。

韋貝。

（三十七）亞洲司長之報告

一八九四年七月五日（俄曆六月二十三日）

法國大使告訴我，中國政府已向法英美三國要求對朝鮮問題作共同行動。蒙台伯洛（Montenebleau）伯爵又說，政府已訓令他徵求我們的意見。

我告訴法國大使，我們對駐中日兩國使臣之訓令之內容不過提醒撤其在朝鮮之軍隊，然後再以外交途徑進行談判。

蒙台伯洛伯爵也同意這個方法，認爲最便於排除遠東之十分討厭的衝突。他說其他强國也將根據上述意思向日本提出。

卡卜尼斯特。

（三十八）駐漢城使館秘書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五日（俄曆六月二十三日）

現狀甚危殆。大鳥圭介表示，在國王未同意將朝鮮改革事交與日本之前，堅決拒絕撤兵。如無列國幫助，國王恐將有屈服的危險。

凱伯格。

（三十九）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六日（俄曆六月二十四日）。

我以帝國政府名義所提出的建議，現已得到外交大臣最客氣的書面回答，他說，因爲我的節略非常重要，所以日本政府最愼重地予以研究。他說，那節略所提到的朝鮮政府之聲明，據日本致府的最後消息看來，是提

得太早了，因爲不僅糾紛之根源未去，即騷動亦未完全停止。所以現在應該採取一種必要的步驟，不然，病源未去，時常將有新亂事發生。他又說，日本政府的行動並未懷着侵略的目的，只根據目前狀況之必要。因此，外交大臣毫無猶豫地宣稱，如日本政府相信朝鮮的亂事已經停止，而新的騷動與騷動又無發生的危險，他立即可將軍隊退出朝鮮。在煞尾時，外交大臣以日本政府的名義對帝國政府之友誼而好意的勸告，表示深切謝意，並希望後者對本次聲明之坦白也能置信。

希特羅渥。

(四十)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七日(俄歷六月二十五日) 第七十二號

二十一日的電報收到了。我們的努力都放在防止中日衝突上了。我們要求日本將軍隊退出朝鮮，還完全是友誼的忠告。我們雖然深知李鴻章信賴我們，但直接干涉朝鮮改革，總是件不甚方便的事，因爲在這個提議背後隱藏着一個企圖，即想把我們拉入朝鮮糾紛而從中取得我們的幫助。請你使他們相信，我們除了對中國維持最友誼的關係之外，凡能做到的事情都可去做，以幫助中國的和平要求。

吉爾斯。

(四十一)亞洲司長致駐漢城使館秘書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七日(俄歷六月廿五日) 第七十一號

二十三日的電報收到了。我們勸告北京與東京進行和平的協商，並儘可能地共同撤退朝鮮的駐兵。英國好像也走的這個方向。但是日本人說：亂事還沒有減輕。希望能報告我這一類的消息。

卡卜尼斯特。

(四十二)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七日(俄曆六月二十五日)

希特羅渥很切實地把日本政府對我們照會的覆文告訴了我，根據這個覆文，我看日本雖然很恭敬，但卻堅決地拒絕了我們的提示。今天得到一個消息說，日本新近又運了十汽船的兵到朝鮮去。

中國在朝鮮只有兩千兵，李鴻章以爲如果我們承認他愛好和平與忠實的新証據，能够有益於我們在東京堅持的主張，他就預備立時下令，將其撤回。

莫看日本人給了我們許多和平的允許，但他的行動却証明他正在斷然排除中俄兩國的參與，而獨自支配朝鮮的命運。中國人聲明，他將用一切手段來反抗這種企圖，他所以忍耐着不開始軍事行動者，完全是由於對我們的調停工作，尚未絕望。

我深信，現在是我們作最後決定的時候，究竟我們允否日本人在朝鮮造成排他的勢力，甚至奪取了這半島。日本政策顯然是很活躍的，再加上別種理由，日本無疑的是我們在大陸上最討厭的鄰人。

不論鄙見如何，我們不能再讓中國處在動搖猶疑之中，他堅決地向我們要求一個答覆，我們是否堅決主張日本應撤退在朝鮮的軍隊，再則如果

我們在東京的主張失敗，中日之間不免發生戰事，那時我們對中國應取何種的態度。懇請速頒回訓。

喀西尼。

(四十三)外交大臣奏呈沙皇文

一八九四年七月八日(俄曆六月二十六日)

茲奏呈駐華公使密電一通，內容撮述我方直接參與朝鮮內政改革原委，並敘明李鴻章對我所提讓步，主張由我方予以接受。

茲並將覆電原稿，一並呈上，覆電中會向喀西尼伯爵解說我們對於中國問題的觀點，努力把我們的見解作成中國與李鴻章所喜歡的形式。外交部的目的在雖然拒絕過問朝鮮的改革事業，參與朝鮮內部的糾紛，却不使中國政府向英國求助。

吉爾斯。

(四十四)駐漢城使館秘書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八日(俄曆六月二十六日)

風聞，南部各道尚有零星小股的亂黨。惟此節並不能作為日兵一萬五千名駐漢城與濟物浦的理由，他們顯然懷有別種目的。

凱伯格。

(四十五)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九日(俄曆六月廿七日)　第七十三號

我們對日本所提照會，已得書面覆文，形式非常切實，內容稱，朝鮮政府的聲明書說叛亂業已削平，是說得太早了，因為，不僅糾紛之根源未去，即暴動亦未完全停止。所以現在應該採取一種必要的步驟，不然，病源未去，亂事還能再起。日本政府肯定他沒有侵略的目的，他毫不猶疑地宣稱，如日本政府相信朝鮮的亂事已經停止，而新的暴動又無發生的危險，他立即可將軍隊退出朝鮮。

吉爾斯。

(四十六)外交大臣致駐倫敦大使斯台爾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九日(俄曆六月二十七日)　第七十五號

請打聽中國是否已向英國要求幫助，以解決中日兩國對朝鮮問題的爭執，他這一步辦法得到何種結果。我們希望防止衝突，勸告雙方各撤回軍隊，用外交方法來解決問題。日本答覆我們說，據他看來，朝鮮亂事并未完全終止，而且亂事之根源依然未去。

吉爾斯。

(四十七)外交大臣致駐東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九日(俄曆六月二十七日)　第七十六號

二十四日的電報已收到。

請以友誼態度告訴日本政府，說我們看到他照會中自言沒有侵略目的，而且當日本政府相信亂事停止，無新亂事危險時，即可撤退朝鮮駐兵

一節，我們認爲滿意。我們以爲，日本應根據這些原則，立即與中國進行談判。不要忘記因爲我們與朝鮮爲比鄰所以對於朝鮮事變不能淡然處之。我們有一個坦白的希望，能夠免除中日兩國間發生衝突之可能。

吉爾斯。

(四十八)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日(俄曆六月二十八日)　第七十七號

二十五日電已收到。

我們絕對不希望跟在中日兩國之後，參與目前的朝鮮糾紛，我們隨時都有保護我們利益的可能。不要忘記我們對日本所提的照會，勸告他同中國商妥退出朝鮮，以避免衝突，這勸告雖然是很切實的，却也是很友誼的。在日本的覆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有某種妥協的準備，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利用這種局勢。我們認爲英國也依照與這個差不多相同的方向行動。

吉爾斯。

(四十九)駐倫敦大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一日(俄曆六月二十九日)

中國並沒有直接向英國政府求助，但後者却向日本與中國一度勸告，內容大致與我們的相同。中國與日本都很想聽從，但英方主張，談判動議應由中國提出，因爲他在當初拒絕了日本的原議。照英方金伯雷貴族的消息看來，中國人很歡迎五強國能發一共同聲明，關於這一點，英內閣已向我方提議(註)。

斯台爾。

(註)在原文下有亞歷山大第三的小註：「顯然英國人想把這事全部，抓進自己手中，扮演主要角色。」

(五十)駐巴黎大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一日(俄曆六月二十九日)

上星期日(七月八日，俄曆六月二十六日)，英大使曾向法國政府提議，對朝鮮作「共同干涉」(intervention commune)，並要求立即答覆。第二天，漢那陀答覆他說，法政府對朝鮮情況所知甚少，且無直接重大利害關係，願保留此問題，等待得到完滿的報告時，再作決定。前日漢氏致電蒙台伯洛。(按蒙氏係駐俄法國大使，譯者)

同時中國公使詢問漢氏，法國是否與英俄等三國一致行動。漢那陀覆述他的答語，指出俄國是與朝鮮接壤的强國及其利害關係。漢那陀秘密地告訴我，他沒有得到贊同的答覆。中國公使沒有呈遞國書，立即到倫敦去了，從東京來的消息，日漸險惡。漢那陀首先就問英國，所謂「共同干涉」是什麼意思。如果只包含英法兩國，法國將採消極態度，因爲那是拋却俄國。如果是中國公使所提出的聯合干涉，那末，他就要等到取得帝國政府的回覆時，再採取適當的步驟。他還沒有聽到「調停」的說法。因爲中國還是模稜兩可的，我注意到這一點，所以我就告訴他，我也沒有聽到過這個名詞。我想這樣說法比較好一點。今天正等着英國的答覆……(註)。今日此件付郵，在明日前，不能知道更多的消息。

莫倫根。

(註) 以下說的是朝鮮問題。

(五十一)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一日(俄曆六月二十九日)

法國外交部致電駐日法國代辦，通知他俄國正在東京與北京進行談判，以圖和平解決朝鮮事件，法國政府誠心地希望此種談判之成功。政府又訓令他，不必提出正式的聲明，却設法使日本政府知道就可以了。昨天杜巴爾先生已照辦了，並且通知了我。

希特羅渥。

(五十二)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二日(俄曆六月三十日)

在接到閣下六月二十二日電前後，我用盡了電報中所指示的一切勸告。今天陸奧宗光向我誇耀日本與朝鮮政府直接談判之成功。據他說，後者已願意採納日本所要求的改革，並願採納其他提議。我問他，日本是否想用什麼國際條約來固定他與朝鮮的協定，外相的答辭却非常模稜。顯然，日本政府希望避免任何人的參與，並希望拋開中國而直接與朝鮮商妥：在此項協定沒有實際執行之前，日本暫不撤兵。爲着阻止這件事情之進行，我想只有兩個好方法，一個是我在六月十七日電中所提出的監督委員，不然便只有主張中日俄三國之共同會商，像喀希尼在六月二十日電中秘密通知我者。我想，無論如何，在漢城談判爲最方便。我從漢城方面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希特羅渥。

(五十三)日本公使轉來的東京來電譯文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二日(俄曆六月三十日)

中國政府聲明，不願意參加朝鮮問題之談判。我們經過駐北京代辦正式回答他，說日本政府注意到朝鮮經常叛亂之根源，在乎內政不良，認爲最好是幫助朝鮮政府來施行內政的改革，以剷除這些根源，同時認爲，爲達到此目的之最好方法，爲中日之共同的協助，因爲這兩國在朝鮮都有生死攸關的利益。我們以這種形式提出對朝鮮作共同協助。中國政府却完全拒絕這一點，他只要求我們撤兵，對我們的觀點絲毫無接受的意向，這不能不使我們驚訝。根據現在的狀況，只能得到一個結論，即中國政府想加速引起糾紛。在此種情形之下，日本政府認爲在未來事變發展中所發生的一切偶然事件，日本一概不能負責。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八月十日起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止

（硯農）



國內

牯嶺會談中樞要政

過去一週間，中樞要人，會聚於牯嶺，商議要政及召開五全會各事，歷時三日，至十四日大體竣事，汪首先返京。召開五全會事，蔣汪意見一致，大會通知及議題，汪返京即發出。孔祥熙與黃郛因事均尚留廬山。茲將經過情形分紀於次。

孔祥熙行前之談話

上海十一日電，孔祥熙夫婦十一日晨飛贛。正午抵牯嶺。孔行前對記者稱，本人赴廬山，晤汪蔣黃時，自將對國家大計交換意見，但不能謂之爲會議，最多亦屬普通會談，最近日本報載李擇一在日談話，謂五全會後，將產生中國大總統一事，完全無稽。中國憲法未完成，將來即完成，大總統之產生，亦須全國公民之選舉。凡在四十歲以上之國民，均有被選資格。談次笑對記者曰，他日選舉時，本人或選舉足下亦未可知。記者以胡漢民在港所發談話，有反對五全會意詢孔，孔謂此或胡氏隨便談及，而不負責任，苟胡簽字於談話稿上，始能證明實爲胡氏所發也。記者又詢此次在贛各要人是否將談及五全會問題，孔謂未知。最後孔聲明，王敏克此次留滬，並非與銀界商借款，黃郛現已赴贛，不日即返平主政。

牯嶺談話內容一般

牯嶺十二日電，蔣委員長，黃郛，孔祥熙，楊永泰，熊式輝，張羣，黃紹雄等十二日均先後赴汪廬晤談。汪定十三日晨八時下山，仍乘海容艦返京，黃郛殷同則尚有數日勾留。曾仲鳴十二日代汪接見記者談：汪抵牯後，與蔣黃等互相往返，隨時談話，所談極寬泛。如與蔣楊熊等所談者，爲一般政務及剿匪問題。與黃郛所談者，爲華北政務及外交問題。與孔所談者，爲財政問題。與黃紹雄所談者，爲中央內政。張羣則係報告鄂政。大家隨便談談，交換意見，既非會議，亦無決議，各人意見極爲融洽。曾又稱：五全代會決如期舉行，憲法草案當然提出討論，此外議案尚未具體規定。

黃郛談其個人感想

牯嶺十三日電，十三日晨黃郛與本報記者談稱，余自十日晚抵牯嶺後，十一日曾謁蔣委員長，談一小時，僅報告華北政情，未及具體問題，與汪院長亦談過一次，無何決定，原約十二日與汪蔣三人同談，因蔣偶感不適，須靜養，臨時中止，日內當聚談一次。本人尚無北上確期，因在此商談後，尚須至南京一行。黃又談其個人感想云：在明瞭國際現狀及國家立場者，對余之苦痛必能諒解，惜太少耳！故余對外既少所作爲，對內尤無法解釋，精神至感苦痛，一年來對內對外儘做矮人，余非不知伸伸腰，爲余個人計，亦以伸腰爲佳，然爲國家打算，伸腰後有何善後辦法，絕不能以國家利益作個人冒險。對方是量小力大，慾無窮，國人則眼短調高，不負責，余所處地位之困難可知。國家既需要我唱這幕戲，故只得犧牲個人以爲之，余年已五十五，尚復何求！或謂外交有多路可走，實則仍須自己有本錢，余以爲國家出路有三要訣：㈠放大眼光，㈡咬定牙關，㈢勒緊肚帶，國人能本此三點奮鬭下去，國家始有希望。

華北問題大體決定

牯嶺十三日電，十三日晚本報記者謁汪院長於熊宅，汪談稱：此次來牯嶺，係爲對軍官訓練團訓話，順便與蔣先生一談，很不湊巧，蔣先

生因勞欠疾，未能細談，所談及者，主要在促黃膺白早行。關於華北問題，亦惟更加努力做去而已。余一二日內返京，此次雖未能與蔣先生多談，好在下月三屆軍官訓練團開學，余仍將來牯訓話。記者詢以孫科與羅斯福會晤事，汪答：孫哲生遊美，並未負任何任務，會見美總統，係在懽宴間偶然相遇，所談均私人酬酢之詞，余曾接哲生報告，內容不過如此云。十三日晚汪約在牯各要人在熊宅會談，黃郛・楊永泰・孔祥熙・張羣・黃紹雄等均在座，華北問題大體照殷同所接洽者逐步辦理。十四日晨七時半汪離牯嶺返京，曾仲鳴定十五日行。

汪返京後開政院會

南京十五日電，汪院長十五日晨七時乘海容艦返京，陳紹寬同來，因下水艦行甚速，到埠特早，在海軍碼頭恭迓者只葉楚傖・褚民誼・陳璧君・陳訓泳等。艦停後陳璧君・褚民誼乘差輪上艦，汪旋於軍樂聲中登陸，步至碼頭登車，回鐵部官邸。葉楚傖隨往邸中略談，八時往中政會會議室，出席中政會，十時會散，即到行政院，延見各高級職員，詢問一星期來院內任務，十一時一刻回邸休息。汪對記者發表談話：本人赴廬，係應蔣委員長之邀，向軍官團學員訓話，便中晤談一切，抵廬後即訪蔣，因蔣暑期工作忙碌，最近身體稍感不適，故晤談極為簡單。旋赴海會寺向軍官團學員訓話，本年軍官團較各歲範圍擴大，各地中上級軍官均入團受訓，成績頗佳。返牯嶺時，黃膺白已上山，原擬與蔣黃再作一次談話，惟蔣身體尚須休養數日，故預備商談各項問題，大都與蔣黃僅略談，至華北問題，不外解決戰區內各種瑣細事件，根據原定辦法，使其實現，以減少戰區民衆痛苦，外傳黃消極，非確。黃因尚有事待與蔣晤商，刻仍留牯，俟與蔣詳談後，即離牯過京北返。記者復詢五全代會籌備近情，據謂五全代會因已延期兩次，依本黨總章規定，不能再展期，中央方面已開始籌備，同時通告各省市黨部準備一切。至大會討論議題，現經中央決定：㈠召集國民大會案，㈡修改總章案，㈢推進黨務案，㈣確定施政方針案等，政府財政異常困難，但對各省災情極為關懷，總期設法普救。贛省剿匪軍事極形順利，日有進展，匪區僅餘數縣，匪被我大軍痛剿，一小股曾向閩省潰竄，亦已解決，本人今晨在軍艦上接到福州來電，報告剿匪勝利云。

五全大會通告全文

南京十五日電，召集五全代會通知，汪十五日晨回京後，囑葉楚傖即日發出。中常會定五全代表適用去歲召集臨時全代會所頒佈之一切詳章，凡各省市及海外各級黨部已推出之代表無庸再選。通告書全文如下：

本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二十年十一月，於今已及三年，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日期，業經本會決定通告在案，茲依總章第二十八條之規決，通告重要議題如後。慨自九一八以來，舉國憂憤，震撼百端，本黨同人本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歷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案，對內則抒和平親愛之誠，共赴救國之途，對外則衡量國情，力求自衛，三載以來，競競業業，未敢怠荒，凡關於禦侮剿匪外交財政諸大端，自當對大局為詳細之報告，以待大會之審度。今國難未紓，外審國際，則風雲日惡，待機即發，內察國情，則民力未蘇，百端待舉，凡我同志應具沉毅勇邁之決心，共負救國之大任。對於如何健全本黨之組織，整飭工作之方式，如何推進安內攘外之設施，以期國力之昭蘇，均應審思熟慮，計畫周詳。矧召集國民大會，歷有成議，應如何事先準備，以期與國民共同努力，達到挽救國難之目的，均須予以嚴密之考慮。綜上所述，此次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之議題如左：㈠召集國民大會案，㈡修改總章案，㈢推進黨務案，㈣確立施政方針案，以上各題內容繁賾，望我全體同志緬懷我總理偉大之精神，省識環境，明辨緩急，審慎研討，期於至善，為國前途，實利賴之，特此通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黃郛再謁蔣晤談

牯嶺十六日電，黃郛十六晨九時半再赴蔣寓晤談，北上尚無確期。中央社記者九時往其寓所訪談，黃氏首稱，在牯一週，以蔣稍感不適，祇晤談一次，尚有若干問題，須往商洽，故在牯尚須作相當時間勾留。黃氏對記者所詢是否已打消辭意一節，謂本人離平迄今，始終未正式向中央提出辭呈，故無所謂復職。繼稱一年前本人赴平就政整會委員長職時，原為國難嚴重，經各方敦促，故勉力前往，以期打開僵局，彼時所持方針，以一面秉承中央，一面協助地方。但一年來努力結果，自覺無補於事，殊違初衷，故爾南下，但使目前中央方面，得能有所秉承，對地方亦能有所協助，則再度赴平，亦無不可。黃氏談及如何打開今後華北局面一層，則

謂此事殊爲複雜，非三言兩語可盡，蓋華北外交非單方面之問題，乃兩方面甚至多方面之問題，國人如能認清國內狀況，熟察國際情勢，體諒當局困難，和衷共濟，同心協力，或可使國家於鞏固局面。黃氏末稱，本人與蔣晤談畢，始克離牯，爲時約在一週左右。赴平前當先晉京，殷同亦可同行，本人健康亦復，只飲食不愼時，胃病偶發耳。

福建共匪勢已稍殺

福建剿匪軍事，上週間仍有小股匪部，竄至省垣附近一帶騷擾，刻經陸海空軍協力搜剿，不難滅除，省城戒嚴令現尚未解，茲將各方情報記於次：

中央派軍護衛省垣

福州九日電，李默庵師昨已集中，限明日到達延平，五十六師湯旅亦已進至谷口，水口以上已趨安謐，省垣近郊小北嶺一帶殘匪，經八十七師奮勇攻擊，並經空軍投重量炸彈六十餘枚，匪始不支竄匿，八十七師師長王敬玖奉命，於七日晚由白沙返省督師，沈發藻率部加入前線，中央加派之伍誠仁師一部，亦於本日抵省，文朝籍陳沛兩師，亦已先後南下。文師全部開泉州拱衞，省垣日來戒嚴甚緊，省會公安局拘拿大批形跡可疑之遊僧。海部昨又調海籌軍艦及江甯砲艦來閩巡弋，蔣鼎文昨午後乘機返漳，教育界組織剿共宣傳隊，努力宣傳。省委會昨議決閩江上下游設公賣總會，統制全省食鹽，南昌行營令省府提高行政專員職權，可以考核縣長及稽查地方財政分別狀況。

福州近郊一度被擾

福州十一日電，軍息，日來省垣近郊匪警，係余廷才等股結合二千餘人，盤集蓮花山一帶。昨有千餘人竄嶺頭，圖與連江土匪聯絡，據飛機偵察報告，赤匪已竄向連江桃港方面，業由八十七師派隊追剿。按此次東竄之匪，係僞七九兩軍團各一部，聯合清流歸化土匪，共約七八千人，槍僅半數，由永寧間潛竄大田尤溪縣城，擾及閩江。其目的在擄掠財物，圖擾後方，牽制我軍西進。現我軍三面兜剿，最短期間即可殲滅。又廈門十一日電，保安團陳佩玉部由省輪運，十日抵泉，陳團在水口損失一營。蕭敬十日過廈，十一日到泉，設閩南剿匪部，轄一三五六各保安團。又軍息，福州北嶺係散匪小股竄擾，陸空軍搜剿中。廈門十三日電，據省垣訊，福州近郊白湖十一日夜有匪一二千來擾，爲八十七師擊退，城內聞炮聲，十三日省輪至廈，旅客甚衆。惟匪多閩江土匪，力不厚，僅能擾亂，四十九師已抵省增防，省垣決無慮。

封鎖匪區決再加嚴

廈門十三日電，據外訊，匪軍與中央軍在某有重要戰事，頗爲激烈。因此役乃雙方勝負關鍵所繫，匪軍傷亡約兩千人，經此重創，即被擊潰。又漳州東路軍總司令部以赤匪「抗日先遣隊」羅炳輝股此次竄攻上游延平・尤溪・水口等處，掠取鹽米甚多，足見封鎖尚未完密。特定設封鎖會，與閩南閩西分爲購買轉運銷售三線，莆田至雲霄六處爲購買線，仙遊至尤溪六處爲轉運線，德化至廬溪六處爲銷售線，對匪區完全封鎖。福州安定，第三補充團十三日由省過廈赴漳。福州十三日電，閩江警備司令王勁修昨由水口返省，報告肅清殘匪經過，當晚即回防。竄擾連江之余廷才股匪，經中央軍痛擊，沿海潰退，圖逃羅源，當由海軍某艦堵截彈擊，傷亡頗重，匪一部被繳械。

各路軍正佈置夾攻

福州十四日電，閩侯・連江邊境之貴安桃源均已爲我軍佔領，八十七師沈發藻旅長到達貴安後，即督令剿匪部隊向潘渡追擊。又該師五二二團十三日向潘渡阻斷連江殘匪之後路，四十九師伍誠仁部駐紮丹陽，截其前路，又一部由青浦等輪運向連江進展，採取步步設立司令部隨軍推進辦法，大約與八十七師一部取得相當聯絡後，開始夾攻。現殘匪已沿連江・羅源及古田邊境分匿於東山雙貫峯西山等處，晝伏夜動，我軍正加緊佈置，予以猛擊。至四十九師之又一部隊已開赴三都，另調二營以上兵力，於本日由二八九團團長帶往水口剿匪，伍師長十三日晨趕赴連江，至水口竄向尤溪之殘匪因退路斷絕，不能竄回老巢，乃分出千餘人竄到距城數十里之壽坑地方，仍謀窺縣城。現五十六師湯旅及第十師李默庵部正着着進逼，積極防剿。省垣至延平之交通已經恢復，第三區行政專員湯陸棠定本日赴延，又省垣昨槍決赤匪九名，倘幹鄉槍決土匪九名。

連袂南下，由海道赴藏佈置一切。聞班禪在青候安欽消息，即由青轉返西藏。又北平蒙漢佛教聯合會前晚派代表黃廷棟呂恰三王蘊章石渡閣等四人赴豐澤園謁班禪，請就該會會長職，班禪甚表同情，並接受會長徽章定期派代表就職，聞該會副會長已聘由班禪駐平辦公處長羅桑楚臣擔任云。



班禪在[illegible]時參觀英艦

福州已漸恢復安靜

上海十五日電，上海福州間無線電交通，十五日較前數日爲暢，有線電亦恢復工作，關於福州之謠言不足信。海軍界訊，福州連日因駐防保安隊調出剿匪後不戀，致福州北門外發現散匪，雖係當地匪徒，因此引起謠言，現已安靜如常。福州十五日電，軍息，竄尤溪匪殘敗不堪，現向南橋移動，有向竄杜口勢，九邪尤溪口樵湖坡已無匪蹤。洪田殘匪二千餘，先頭竄至熱水口時，經我軍擊退，現已向安砂竄走。潛渡殘匪經我軍跟蹤剿擊，紛向古田邊界分竄東山・雙髻山・雙髻峯・後洋山・西山等處。我各師已開抵前方，聯絡進剿，連日砲轟，匪傷亡甚多。

豫保安隊入閩勦共

廈門十六日電，總攻汀寧在即，省委楊德隆爲寧化縣長已電知總部。薛岳率豫保安第一支隊二三四等三團五千人，乘廣利等兩輪，十六日晨抵廈，即在嵩嶼登岸，徒步入漳，歸東路總部指揮。總攻長汀期近。按豫保安隊剿匪向稱得力，贛行營增兵入閩，尚有四十九師已抵省，六十師駐閩東，七十八師駐泉水，尚未到，將一舉破閩贛匪巢。

班禪自平啓程赴藏

班禪額爾德尼十一日由平啓程，赴伊克昭盟唪經，平綏路局所備專車，早停於前門東車站，晨八時許，公安局保安隊警察及憲兵等均到站戒備，各機關歡送者亦陸續在站內聚集。計到有何應欽・蔡元・高勝岳・秦士元等，班禪於十時到站，當被一般善男信女跪接，爭獻哈達，路爲之塞。由衛隊保護登車，與何應欽等寒暄，何等下車後，樂聲即大作，專車乃於歡送聲中離站。與班禪同行入蒙者，計有興隆佛・後藏迎班代表・秘書長劉家駒・王羅階・及隨員衛隊等二百餘人，伊盟副盟長阿王，已於前日先行入蒙佈置，專車過張垣時不停，在綏將停留二三日，即赴包頭，轉赴伊克昭盟。預計在伊盟小住一月，再赴阿拉善旗，應達王之請，在該旗唪經，亦留一月。然後啓程赴青。班禪此行攜帶汽車十餘輛，汽油甚多，係備車行之用者。安欽佛並未離平，候王羅階護送班禪抵包頭返平後，即

東鐵交涉復歸停頓

俄使請廣田再讓步

東京十日新聯電，駐日俄大使，於十日午後三時半，訪問廣田外相於外務省，稱：「對於前月三十日閣下所示之最後的調停案，因使余不加考慮，故向本國請訓，本日接到回訓，謂俄國政府三十日提示之新提案，爲極妥當。故仍請外相向「滿洲國」要求，更予以讓步，使接近我方主張，尚請斡旋爲荷。」而對於廣田之最後的調停案，未予言及隻字。因而廣田則云：「若不能容納余之調停案，則辭卸調停者之立場，請與「滿洲國」直接交涉。」惟因其仍希望外相調停：廣田則又云，「貴國政府，對余之最後的妥協案，另行提出新提案，此絕對不能贊成。此際爲使日「滿」

俄三國關係好轉，希望予以讓步。然而今日之事當必轉告「滿洲國」，依然強調最後的調停案，苟俄方若不予以承認，則只有請其直接交涉，反覆懇說。因此東鐵交涉，至最後仍爲一進一退，若俄方仍再持强硬態度，則決裂亦未可知，其前途至爲黯淡。

廣田復推卸至僞方

東京十二日新聯電，東鐵交涉已陷於最後難關，先日向俄方提出之調停案，爲調停者之最後的提案，既未能得俄方同意，廣田遂決意放棄調停，由俄「滿」直接交涉，而使其間能有何妥協點發見，因而來週當由俄大使與大橋「次官」直接交涉，一方廣田外相之最後案，在「滿」俄兩國切迫之情勢下，放棄調停。在某種意味上觀察，廣田已預測其事態終必決裂，因而「滿」俄兩國之當事者，目下正慎重考慮折衝方法。

大橋乘機出面活動

東京十三日新聯電，大橋「滿洲國」外交部次長，於十三日午後四時，赴駐日俄大使館訪問俄使，質問俄方既拒絕廣田外相之調停案，復避免與『滿』方直接交涉，頗屬極無誠意，而促俄方反省，以探試俄方對於東鐵出售交涉之眞意。故兩者會見之結果如何，爲極注目。大橋並在此次與俄使會見後，決定態度，預定在十五•六日歸長，與「滿洲國」首腦部作充分之協商。

雙方交涉復歸停頓

東京十四日新聯電，東鐵交涉開始迄今已一年二月有餘，其間經過幾多波折，終以俄國對於廣田之調停案，未表示誠意，而大橋與駐日俄國大使之會見，亦毫無打開難局之曙光，因而大橋於十四夜離東京返回長春。同時東鐵交涉，於此完全陷於停頓狀態，然而交涉即由此終止抑或將來再開，據目下之情狀，殊難測斷。「滿洲國」方面以廣田之調停案，爲最大讓步限度，故不能再予以讓步，如俄方不肯改變態度，則交涉之再開，完全無望。其間更疑問俄方究竟是否有出售誠意，一說俄方係利用日本方面一九三五•六年國際危機，此點由俄方態度於今後如何變遷，即可明瞭，亦或係俄方一流之鋸式外交。故此後交涉能否再開，全恃蘇俄誠意如何而定，除待其反省外，實無良策。

軍部高唱強硬處置

東京十四日電通社電，中東路收買交涉，已入於採取最有害之地步，陸軍方面現對此事所持意見如下：當此次廣田提出妥協案，勸俄方作圓滿解決時，俄方竟持極不誠意之態度，似此情形，今後殊無續作此種折衝之必要。而官即將該路作爲一指定鐵路經營，並主張滿方此項權利，設東部線有拒絕輸送日軍，或嗾使匪賊破壞路軌事情，則將澈底施以彈壓也。

哈爾濱俄僑民被捕

哈爾濱十[illegible]日電，本日此地官方公布報告稱：在暗殺綏芬河日軍雇用之俄人後，發現暗殺該地日本軍官，日本憲兵軍官，重要僞國官吏及中東路警官之計劃。蘇俄人士有[illegible]十人被指爲參與此項計畫，業已逮捕。日本軍方宣稱：彼等有重要文件證明伯力俄軍司令部命令「土匪」在一面坡破壞中東路列車。

中東路車又被轟擊

哈爾濱十五日路透電，今日又有匪衆在距遼道河子西二十哩擊毀路軌，埋伏以待，俟火車脫軌，匪即開槍猛轟，幸未擊中一人，機車一輛，客車十二輛完全覆毀。匪搜劫諸車後，並擄車中員役而去，現哈爾濱與出事地點間之交通暫告停頓云。

日軍逮捕東鐵站長

哈爾濱十五日新聯電，最近東鐵東部線屢起列車襲擊顚覆事件，「滿」方相信其背後必有相當勢力操縱，因而逮捕疑嫌者，經審查結果，正獲得反滿陰謀之確証，十三夜至十四日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東部線一面坡站長皮愛奇夫及其他路員二名，予以逮捕。此等陰謀者均擬於十七日以前，押送赴哈，開始正式檢審。又電，關於列車顚覆陰謀事件，而逮捕之俄籍東鐵路員，業經家宅搜查結果，其一黨之陰謀行動，不僅限於列車顚覆，且更大規模作反『滿洲國』之策謀。據發現及押收之多數炸彈及傳單等書冊，已證明彼等曾於六月十一日，及三十日，八月五日三次企圖襲擊綏芬河之日本陸軍特務機關而未果，此次並檢舉電信員數名，立予逮捕，該電信員對於彼等之重大陰謀上，負重要之聯絡任務。又電，因東鐵東部沿線，屢次發生列車顚覆事件，故『滿洲國』官憲始將嫌疑者及犯人

等，予以逮捕嫌犯，新任之俄員拉貝次奇諸氏，對此認爲不當，業已向外交代表施履本提出抗議。

俄員二十名押哈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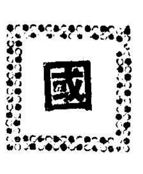
哈爾濱十五日新聯電，東鐵東部線列車爆炸事件之嫌疑者，哈爾濱站助役西約倫，已被逮捕。東鐵路警署更於十三日至十四日晨，已將反「滿」抗日陰謀之嫌疑者，橫道河子第九管區長尼科來夫，第三管區長布雜特尼科夫，電信員潘啓金•庫劍科諾•一面坡站長皮亞奇夫•電信科長奇比科夫•貨物員米爾費•安林站長庫拉也夫•保線員歐奇科夫•綏芬河站電信員山倫科•那藏奇庫夫•磨刀站長鮑林，代馬溝保線員飛德千科等，二十名逮捕，並押收秘密重要文書，及數十個强力炸彈，此等犯人，將於十七日押送哈埠，開始嚴格審訊。

日外務省諱言其事

東京十五日路透電，今日有人以蘇俄人謀暗殺大批日滿官員，因以被逮者達三十餘人一事詢諸外務省發言人。據答：外務省不知此事，此類事件與外務省無關，渠意逮捕俄人，決爲邇來中東鐵路東段屢遭有計謀之匪衆襲擊之結果。蓋日軍用火車與護衛火車者，於此受創甚劇也云。逮捕俄人消息，日本各報無一載者。

英報對日俄事評論

倫敦十三日哈瓦斯電，英國對於遠東問題重行注意，若干報紙對於日俄兩國關係之緊張，表示憂慮。每日快報載稱，亞洲風雲正在震盪中，日本實欲取得中東路之完全控制權，而將蘇俄在滿洲之勢力，一掃而空。廣田外相曾謂日本關於中東路讓渡所提之建議，而爲蘇俄所拒絕者，係屬最後次。至蘇俄報紙則昭示民衆將有重大事件發生，實際言之，中東路之所有權與滿洲之主有權，並非日俄兩國間發生困難之眞正原因。日本之意且在囊括滿洲內蒙古及俄屬土耳其斯坦，而建立一亞洲帝國。日本海相大角之言有曰：現在並無任何理由可阻使日本發展至此種限度云。新紀事報頗爲和平躭憂，謂尋釁者必爲日本無疑，此際足使和平感受危險者，決非俄國，此由日本主持中東路讓渡交涉之情形可以見之。吾人當知日本一部份有力之輿論，主張在滿爲先發制人之戰，而日本對於中東路之管理，陸續加以限制，實有挑釁之意。此在日本或謂蘇俄準備加入國聯，並與西方各國締結各種公約，係欲其卸西顧之憂，而在遠東保持行動自由，此種見解一經分析，即知其無何根據。實則日本在國際上原有之地位，已自行喪失之，蘇俄所爲，特欲在國際上取得聯絡而已，所望日本於二次向國際輿論挑釁之前，能深長思之。





日統滿組織之爭未息

日本改組在滿統制機關，因軍部拓部外務省三方意見不一致，遷延未決。據東京十一日新聯電，陸軍當局之在「滿」機關改組草案，已由外務省送還，外務省對其全般的意見，表示非常之冷淡態度。若陸軍强行該案時，則斷然反對，認爲無協議會商之必要，而持以維持現在之三位一體制之消極的態度。因而在「滿」機關之改革，恐將與滿鐵改組同樣，勢將遭受流產之運命云。

焦點在五爭監督權

東京十一日電通社電，關於整備在「滿」機構問題，以陸軍方面作爲參考案而行提示之現地案爲中心，由外陸拓三省當局，於近數日間從事協議後，似已獲就左述諸點意見，趨於一致。㈠廢除關東長官制度，而以關東州爲一行政區域。㈡將關東長官所持權限移交「駐滿大使」。㈢滿鐵附屬地行政權與課稅權及警察權等，須從速交還「滿洲國」。但此種交還，並未含有立即撤銷治外法權之意。㈣由日「滿」兩國官民，組織「日滿經濟首腦部會議」。㈤關於滿鐵之監督權，是否仍屬諸拓務大臣，抑將移交「駐滿大使」尚待研究。

拓務省提案內容

東京十一日電通社電，由陸軍方面接到在「滿」機關改革案之拓務省方面，在首腦部間交換意見後，即於昨日確定其根本案，而對軍部案中欠妥之點，加以修正，以期於下星期初，向陸外兩省送致原案，開始折

衝。玆亓該省關於整備及改革在滿行政機構之根本方針如下：㈠關於將現行三位一體制改為二位一體制之根本方針，雖不加以反對，但若在行政上，以關東州為一區域，而置州知事，則須將其監督權委諸拓相。㈡根據滿洲新事態，而期使拓務充實。此外關於滿洲問題之解決，則在軍部外務與拓務三省協調之下行之。㈢拓務省贊成創設襲所主張之日「滿」經濟會議。㈣關於將二位一體制下之「駐滿大使」監督權，置於總理大臣之下一事，在拓務省存立之精神上，絕對反對。又軍司令官雖得兼任「駐滿大使」，但此仍屬過渡的辦法。又其根據上項方針所擬定之行政機構改革案，大體如下：㈠廢除關東長官制，而以關東州為一區劃，並置州知事。㈡置兼任「滿駐大臣」與關東長官兩種職務之「駐滿大使」。㈢「駐滿大使」得兼任軍司令官，而於其下置特任官制之事務總長。並更於其下設置掌管外交·產業·交通·教育等事務之部局。㈣關於「駐滿大使」之監督權，其屬於軍令及日「滿」共同防衞事項，當歸陸軍大臣掌管，外交事項，當歸外務大臣掌管，其他事項則歸拓務掌管。

日偽經濟委會組織

東京十一日電通電，廣田外相，近於企圖改革在「滿」機關以外，更提議設置其屬於對滿經濟制本部之日「滿」經濟委員會，刻正與軍部及民間實業家等作此項交涉，而希其能及早實現，該案內容如下：㈠依政府間協定，設立日「滿」經濟統制最高機關之經濟委員會。㈡以此作為日「滿」兩國之國際機關，不直轄於內閣。㈢該委員會由規定之日「滿」兩國政府及民間委員組織之。㈣俾作關於經濟發展根本問題之策劃。㈤俾調節日「滿」經濟競爭，而行合理的經濟統制。㈥該委員會以策劃在滿日人之企業發展為主，關於對外經濟關係上之權限，仍屬諸「滿洲政府」此外該委員會，並當負使日實業家得圓滑實行對滿投資之諮詢機關之責。

軍部強硬主張速決

東京十三日新聯電，在「滿」機關改善問題，陸軍·外務·拓務三省，均各本其立場樹立改革案，目下非正式折衝中，陸軍案與外務拓務兩省案，因[illegible]權發生根本上不同之點，而陷於停頓狀態。惟林陸相頗持急速解決之強硬意見，故漸有以政治的解決之趨勢。十三日午前河田書記官長與田中次官會見，聽取省之主張，而田中次官亦主張現在之制度，係暫定的，故當然得予以改正，因而三位一體改為二位一體制，三省間之意見漸傾向一致。因時間之經過，各方均改持冷靜態度，而棄其對抗心理，然最後仍不能妥協時，則將由河田書記官長出任調停，召集關係次官會議，協商解決。如再不能則由岡田首相出馬，使廣田外相，林陸相，作政治的折衝，以期圓滿解決。但目下最困難之問題，為監督權，此點陸軍與外務各不相讓，是否能如政府所期望者解決，實成問題。故使三省間意見之接近，當必有相當之困難。

上院意見傾向軍部

東京十三日電通社電，關於在「滿」機構之改革，上院慎重考慮中，並由公正會派大藏公望男爵赴「滿」，而以改革在「滿」機構問題為中心，從事調查其足資決定對「滿」政策今後方針之材料。現據上院方面情勢言，其支持軍部所主採之二位一體制之空氣，頗為濃厚，且有謂就刻正在建國途上之「滿洲國」內大勢及對俄關係論，日軍部亦應加以充分保護，俾克作健全的發達者。惟在對外關係上，仍認為應獲得外務省之援助，故近頗以在軍部與外務省間，就在「滿」機構改革問題發生意見齟齬情形為憂，而有主張依其推移情形如何，即出而作積極的意思表示者。

陸外拓三省協議

東京十六日日本新聯電，在滿機關改革問題，陸，外，拓三省意見鼎立，政府頗苦心使其圓滿解決。陸軍次官橋本於十六日午前十一時半至首相官舍，訪問書記官河田，表示陸軍方面不願再拖延不決，恐再發生其他意外問題，故與外務，拓務兩省已作非正式折衝，意見漸漸一致。其作製三省具體案之方法，將如何辦理實現，與河田交換意見，經二人協議結果，在十六日次官會議後，由河田及法制局長金森，陸軍次官橋本，拓務次官坪上，外務次官重光，討論妥協案作製方法，大體已決定由關係次官會議，審議作製。又電通社電，關於在「滿」機關改革問題，刻正由陸軍軍務局長永田與駐「滿」大使館參事官谷間進行折衝，並交換意見。聞拓務省方面對於將滿鐵附屬地之行政監督權，由關東長官移交駐滿全權大使一節，亦已表示同意。因之，今後問題，當僅在(一)駐「滿」大使之監督命令系統，(二)滿鐵監督權之兩點。事務當局案，現可望於來月上旬參事官谷同滿以前作成，並立入於政治折衝，似不難迅速解決。其中關於第一點，

陸軍方面將仍主張置於總理大臣監督之下，但對第二點，則似可允置於拓相監督之下，惟主張設滿鐵管理官，俾大使館內之事務總長所屬事務官兼任。

日本確欲廢棄海約

松下松平詳談海會

東京十日電通電，出席定於本秋十月在倫敦舉行之明年海軍軍縮會議預備會議之日海軍專門委員松下大佐，業已行抵倫敦。並在山本五十六少將行抵該地前，迭與松平駐英日本大使會見，而就次述軍縮方針詳加說明，以求獲該大使之諒解，且進行各種準備，㈠脫離華盛頓與倫敦兩條約之拘束，㈡反對行比率主義之軍縮，㈢獲得在確保國防安全感上所必需之自主的軍備保有量，㈣對於犧牲的軍備低下，而保留其仍能漸增之條項，並根據協和萬邦之精神，而努力於新協定之成立。顧就全體情勢言，則軍縮前途，刻仍為悲觀的材料所充滿，尤以美國苟不變更其東亞政策，則決難收日美關係互讓妥協之實，而英亦似將出於抑壓或牽制日本之策。

日海軍主廢棄海約

東京十四日新聯電，十四日之定例閣議，在午前十時半開會，岡田首相以下均出席。首由大角海相，報告十一日之戰鬥演習技術之結果，該演習時，貴衆兩院有多數議員前往參觀，各種技術頗有良好成績，如飛機等，甚至一架亦未發生障礙。

東京十四日新聯電，大角海相於十四日閣議散會後與岡田首相會見，參觀演習時聽取船上公務員之意見，均全部希望從速通告破棄華府倫敦兩條約，大角對此問題亦作重大建議。

準備發表廢約通告

東京十五日新聯社電，明年海會對策中最重大之事項，即為華府條約廢棄問題，尤以廢棄比例主義為既定方針之海軍當局的態度，實為注視之的。關於該條約之廢棄，已於五相會議時，自岡田首相以下，林陸相・廣田外相・藤井藏相等關係大臣，均已同意。惟廢棄通告之時期，尚有問題，此次政府更將決定左列方針，㈠五·五·三比例主義之華府條約，實與日本政府對裁軍信念相背馳，故依撤廢比例之方針，使其撤消，立於自由立場而確保國防安全，以期確立國際和平。㈡該項方針既經確定，則其撤廢時期，應在最適當之情勢時實行，尤以十月召開預備會議時，各國態度當更明瞭，故無即時決定通告廢棄之必要。

日軍增費英國憂懼

倫敦十日哈瓦斯電，一般人認為日本海軍省要求之經費，大足影響本年十月間舉行之海軍談話。按日本海軍部要求之經費，達五千萬鎊，約略與英國海軍預算相等，按之常例，每年海軍省所定之經費，必經大藏省大加削減，然一般印象以為今年則未必核減。負責方面謂由海軍經費之要求，即可窺見日本之意向，而無庸加以陳說，日本政府代言人屢次發表之宣言，已足引起英國之憂懼。今日本海軍當局又有如此龐大之預算案，英國當局自更為之不安，輿論咸以為形勢如此，則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不獨難望成功，且並召集亦不可能矣。惟官場方面仍擬俟日本海軍預算提議並與日本代表團交換初步意見後，再對此點加以判斷云云。

日對增加比率意見

東京十三日新聯電，據十日華盛頓電報，美國裁軍關係者之見解，為比率增加，乃英美所需要，其理由列舉四條，日本海軍方面對此所持之意見如下：(一)第一理由，日本因地理的與英美隔離，故無受攻擊危險，則現在之比率，為極充分，惟海軍兵力係移動性的，可隨時隨地而行動。徵諸俄國之巴爾地克艦隊東行之歷史，即可明瞭，即攻防之關係不在距離大小而在勢力大小。(二)第二理由為引例日本陸軍軍備，然無論何國之陸海軍，在其國防上均各有分担，不能認為其中之一可以使其薄弱，若照此說，則美國又何必需要大海軍之必要，(三)第三理由以本國領土之距離與海岸線之長短相比較，英美兩國須要大海軍但海軍兵力，應以確保其國家安全之總集團兵力作相對的考慮判斷，離此問題而談海岸線之防禦，實為困難。(四)第四理由指摘日本已增艦至條約限度，其勢力已超過五·五·三比率以上，惟此係日本國防之安全上，為不可缺之要求，想美國亦不願其海軍兵力在此次條約量以下之現有兵力之狀態，換言之美國亦不甘願其海軍較條約量尚低下。以上據電報所論者，均不足為美國利用增加比率而

實斥日本之根據，反承認日本有增加比率之理由。

義奧關係益趨密切

史泰漢堡訪義大利

羅馬十一日哈瓦斯電，奧國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於午前十一時半乘飛機突來此，據聞親王之來事前絕未預定，昨日晚間此間奧國使館始由維也納接到副總理擬來羅馬之消息，與之同來者有蒙賴阿爾氏，係維也納法西斯秘書。史泰漢堡親王一經達到之後，即赴沃斯蒂亞地方奧國青年駐紮地視察，此蓋係義政府邀請來奧者，墨索里尼在沃斯蒂亞青年營與奧國副總理談話甚久，自杜爾夫斯被刺後羅馬與維也納政府直接接洽，此為第一次。按奧國總理及副總理最近對於政局均曾發表宣言，史泰漢堡之宣言，係昨日發出，渠謂七月二十五日之事當由德國負其責任。又謂渠對於國社黨之恐怖主義，必從嚴懲治而不稍寬假。總理舒斯尼嘎前日宣言則謂奧國新政府政策將與前總理杜爾夫斯無異，尤以義奧關係為然，此兩次宣言即為本日首相與史泰漢堡親王談話之資料。義大利準備以一切方法維持奧國之獨立，此種志願，目下較任何時期為尤甚。羅馬人士相信，最近曾研究如何鞏固奧國獨立之法，惟尚未得到確切計畫，本日兩國當局之會晤，或可促其成功，史泰漢堡親王晚間將與首相便酌。又電，奧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抵此後，參觀沃斯蒂亞地方奧國青年駐紮地，當對青年二百五十人發表演說，稱贊墨索里尼。當副總理發言之時，首相墨索里尼偕外次蘇維治亦到沃斯蒂亞，史泰漢堡親王當指首相而言曰，奧國獨立賴首相以實際行動保持之，爾輩青年當知感謝云云。詞畢史泰漢堡親王陪同首相舉行校閱，青年均排隊走過，事畢，首相，外次蘇維治，與史泰漢堡及其副官，同至帳棚下會談約歷一點十分鐘之久云。

奧總理附函致義相

羅馬十二日哈瓦斯電，奧國副總理史泰漢堡，仍在此間與奧國青年學生二百五十名共生活，仍當盤桓兩日。墨索里尼於日昨前往羅麻省，未必與史泰漢堡親王再度會晤。據聞奧總理舒斯尼嘎將於九月初來羅馬，曾託史泰漢堡袖交墨索里尼一函，至關於義奧兩國之國際問題，則須俟舒斯尼嘎親來時，始乃從長討論。史泰漢堡與墨索里尼所考慮者，僅屬奧國內部問題，尤其是模倣義國法西斯黨軍，在奧國組織黨軍所採取之方法。關於此層，一般人以為奧國總統米克拉斯於杜爾夫斯死難之後，所由委託舒斯尼嘎組織新閣者，係因其政治傾向，較之史泰漢堡為柔和也。

舒斯尼嘎訪貢布斯

匈牙利京城十日哈瓦斯電，奧總理舒斯尼嘎今晨抵此，與總理貢布士會晤甚久。舒氏並對新聞記者言：渠必繼續實行杜爾夫斯所行之政策，以鞏固奧匈兩獨立國之邦交云。旋發表公報內稱，奧匈兩總揆對於有關兩國之一切問題意見完全一致，舒氏已乘飛機返維也納，據消息靈通者言，兩首揆相約時時會晤並密切合作云。維也納十日哈瓦斯電，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對報界發表宣言，謂恐怖主義黨徒，蓄意擾亂奧國內部和平，奧國政府決意根本剷除之，希忒拉主義亦為奧國政府所必欲消滅者。親王又謂加連的地方擾亂時參加亂事之國社黨，多帶德國國音，可見前次慘變，其主謀者實在奧國領土以外。論及最近政變發生時義大利對於奧國之援助，親王謂義大利對於吾國之友誼態度，為吾人始終不能忘者云云。柏林十一日哈瓦斯電，若干日報對於奧總理舒斯尼嘎之拜訪匈京，頗為注意，交易所日報謂舒斯尼嘎之赴匈京，不過欲於奧匈諮詢條約之範圍內，與匈總理貢布士會談時局而已。關於哈蒲斯堡皇室問題，該報以為奧匈兩首揆必取慎重態度，而不願為冒險舉動也。

奧總理定期晤義相

羅馬十四日哈瓦斯電，奧總舒斯尼嘎定於八月二十一日與墨索里尼會晤，此事與奧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之旅義前後緊接。本日史親王與外次蘇維治在海濱晚餐，定於明日歸國，前有人謂親王擬赴里西昂，說者謂親王之赴該處，意在與義首相作第二次會晤，現知此說不確。親王僅擬在威尼斯逗留一二日，然後遄返維也納，大約奧總理舒斯尼嘎來義之際，史親王必已回奧矣。義大利軍隊於八月十九日開始演習，義相及各部長均前往觀操，至八月二十四日為止，舒總理抵義之日，將值義軍隊正在演習之時，舒氏僅在外省與首相會晤，而不赴羅馬。此次史親王之來義即為籌備兩首揆之會晤，奧總理將以種種消息，告知墨索里尼，此行就義大利言

之，實有重大價值。蓋有人謂奧政府現正搜集案卷，證明七月二十五日維也納事變中，德國所負之責任也。現在獨立之奧國，由舒斯尼嘎內閣代表之，墨索里尼對舒氏表示其維持奧國獨立之堅決志願，第事實上義大利以何種方式援助奧國，則尚不得而知。惟一般人以為兩國首揆之會晤，對此事必能根本決定也。

德國仍未停止煽動

巴黎十三日路透電，巴黎晚報載京訪電，揭示德政府推行其奧國國社黨化政策之方法，謂德人刻已在巴伐利亞設立秘密機關，在對於維也納，音斯蒲魯克，及緊斯三處之支部，供給軍火，並指導進行。該機關之工作，為遇有民衆運動反抗現政府之時，即煽惑暴動。同時奉有命令，勾引內衛團與鐵路工人，並宣傳將奧總理杜爾夫斯遇害事，歸罪於現任內長之斐少佐，同時揭言斐氏原擬取杜爾夫斯之位而代之云。又維也納路透電，希忒拉政府對奧雖致力溫和，但奧政府仍疑國社黨有傾覆政府之謀。奧當局搜查某警員之住宅時，發現奧國社黨名單一紙，故今日維也納警員中復有二百六十人被捕云。

巴本履新奧表冷淡

維也納十五日哈瓦斯電，報界對於德國新任駐奧公使巴本，表示冷淡，並謂德國內部種種之事，皆在阻撓巴本使不得盡其任務。巴本原定本日下午一時半飛抵亞斯伯倫飛機場，乃遲至五時半始到，與之同來者有其助理人員路斯基及克特納二人，皆為本年六月三十日事項時曾經被捕者。巴本着運動衣，由飛機中走出，向德使館人員致敬，故意用希忒拉式禮節，對駕駛員告別時亦然。巴本旋乘汽車赴使館，有警察二十人乘車護送，奧政府無任何人員前往迎接云。

德國開始投票宣傳

德政府公布大赦法

柏林九日路透電，德總統與總理兩職既歸於希忒拉一人，德政府遂有宣佈大赦，不獨若干政治犯可邀寬赦已也。衆意政府此舉，殆謂八月十九日舉行民衆投票，批准總統與總理兩職合併事之結果，政府對之，已有把握，依此法律，凡因毀謗希忒拉而定罪者，皆可赦免，凡六個月監禁及一千馬克罰金以下之處分，及第一次犯罪者，皆可適用，此大赦令，惟大逆不軌，洩露軍情，企圖暗殺，及私藏兇器諸罪，不在赦列。關於嫌疑犯拘禁之條例，行將修改，次要罪犯，可予寬釋，而前因何爾姆事被捕諸人之案件，亦將重予審訊云。又電，大赦法頃已公佈，其範圍不為寬泛，政治犯數十人，即將恢復自由。依照此法，凡判處徒刑六月以下，罰金一千馬克以下者，如非積犯，不問罪名若何均赦免，凡判處徒刑三月以下，罰金五百馬克以下者，概予赦免。凡在八月二日以前因犯輕微罪致被起訴者，均停止進行。凡犯下列各項輕微政治罪者，均赦免。（一）侮辱領袖者，（二）以言語文字妨害民族利益或妨害民族尊嚴者，但以對於國家不懷敵對觀念為限。（三）因奉行國社主義，熱衷過度，致犯輕微罪者，（四）在討論政治時而有侮辱他人情事或傷害他人者，但以八月二日以前所成立之罪名為限。下列各項罪名，不在赦免之列，（一）危害國家安全之陰謀，（二）叛逆，（三）洩漏軍事機密，（四）謀害人命，（五）違法收藏爆裂品，致人於死傷者，（六）輕微罪犯，屬於卑鄙一流者。總理已根據此法，勸告各地方政府，將拘留營中輕微罪犯，予以開釋，但以不致再與國社黨國家為仇者為限云。

政府要人宣傳演說

柏林十一日哈瓦斯電，八月十九日德國將舉行公民投票，以解決希忒拉兼任總統及總理職權之法律，目下各要人已準備作廣播宣傳運動，現已預定者有十大演說。即（一）宣傳部長高培爾在柏林演說，（二）航空部長高林在慕尼黑演說，（三）內長佛立克在哥龍演說，（四）希忒拉代表希斯在白萊斯洛演說，以上四人日期均定於八月十三日，（五）國社黨衝鋒隊參謀長魯資，（六）教育部長羅斯德，（七）勞工陣線首領勞伯萊博士，（八）司法部長格特勒，（九）農業部長達爾，以上五人均於八月十五日演說，其地點為柯尼斯堡哈諾威加密資佛克孚及司都嘎脫等處，最後殿以八月十七日希忒拉在柏林之演說。又海員有須於八月十九日以前離國而屆期不及回國者，故於昨日先令若輩舉行投票。又今日全國慶祝關於憲法成立紀念，惟報紙除德意志日報略有譏刺之言論外，餘皆寂無一言及之。

柏林十一日哈瓦斯電，德國人民以金錢或現物寄付德國農民之僑寓蘇俄者，均受蘇俄政府之禁止，德國報紙對此大為憤激。各報自稱據僑

同時作反蘇俄宣傳

俄德裔農民函稱，蘇俄境內饑民無食可得，致食已腐之屍骸，且有食馬糞以充饑者，亦有生食死馬之肉者，基輔城餓死之人每日以數百計。按德國救濟團體宣傳蘇俄饑饉狀況，張大其詞，以冀引起公衆惻隱之心。蘇俄政府對此種宣傳，不斷抗議，柏林某大街曾開蘇俄饑饉展覽會，任人參觀，上年經蘇俄大使交涉之後，始行關閉。八月十九日德國將舉行公民投票，以表決希忒拉兼任總統與總理職權之法律，現距投票之期，不過八日，而反蘇俄之宣傳運動，乃於此時重行開始。德報稱贈品不得寄往蘇俄，大放厥詞，要皆與八月十九日投票不能無直接關係。德國之意，直欲表示蘇俄情形遠不如德國之佳，藉以提高國社黨政治之威望耳。

發表興登堡之遺囑

柏林十五日路透電，希忒拉已命發表故總統興登堡遺留之政訓，此文似將引起政治的驚駭，此文之存在，初經否認，今悉乃由前副總理巴本應故總統之子興登堡大佐之請，而呈希忒拉者。文內對德國政治與經濟之不寧，及外交關係之惡化，表示遺憾，並有驚濤駭浪中何時有一柱石以保全德皇與此國家乎之問語。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續書一節，文曰，余謝上蒼得生見德國之復活，余之總揆希忒拉與其運動，已向德國人民消釋階級鬥爭而向永久團結邁進矣，余今與德國人民永別，切望一九一九年余所抱之期望，而後此徐徐成熟者，終能完全踐行吾民歷史上之使命。余對我國前途，具此堅決之信念，余能安然瞑目矣云云。又查驚濤駭浪中何時有一柱石以保全德皇與此國家一語，乃一九一九年所書，興登堡總統心目中今顯以希忒拉為此柱石也。興登堡總統政訓中，屢懇德國青年効忠國家，無忝厥祖，並嘉讚國防軍與參與德國復興工作之人物。繼曰德國為泰西文化之持護者，為保全歐洲計，必容其生存，而世界對此不能領悟，閱時久矣，今欲使加於吾人之桎梏得以解脫，當徐徐圖之，而勿驚動羣衆，集起抵抗 而後始能安然達此目的。假令余之許多舊同志不能諒解此種手續之重要，則余所簽定之國家法令時，為時勢所必要，歷史上自有公評云。按故總統興登堡遺囑，係總統公子前日在紐台克別墅中尋獲者，遺囑裝入大封套之中，用火漆封固，上書此為余留與德國人民及德國總理之遺囑，應由予子面交總理。遺囑是否全為總統親筆所書，則不得而知。

美宣布白銀國有後

政府方面之解釋

華盛頓九日路透電，羅斯福總統宣布白銀收歸國有，財長摩根陶今日告新聞記者，解釋羅總統白銀國有之行政命令，謂政府此舉，不過行使其公用物收用權耳。證券交易所方面，謂政府欲積極進行購銀方案，藉以答復通貨膨脹者之呼號。白銀派領袖湯姆士對此公布，甚為歡迎。謂世界用金國，可因此傾復，而世界新幣制與繁榮時代，亦將從此開始，美國既決計多用銀幣，將使他國亦採此同樣政策。美政府現尚須收買白銀十萬萬益斯，以符合國會所定之比率，此次命令，直宣告世界未有充分黃金以滿足通貨之需要，故不得不轉求於白銀云。羅總統白銀國有之佈告，謂美國政策，欲增多美國貨幣準備中銀對金之比例，以期達到貨幣準備金三銀一之最後目的，財部對於所發行之銀券，將維持十足銀準備，銀券乃公私用途之合法通貨，可於請求兌現時以標準美元兌換之。所有白銀，必須於九十天內，送交鑄幣廠，惟內外銀幣銀塊，外國政府與外國中央銀行所有之現銀及金屬合製用品中之銀，不在此例云。羅總統在其布告之序言中，謂現有設法增高與穩固國內物價，及保護美國對外貿易，以抵制外幣跌價而發生的不利影響之必要云。財長摩根陶聲稱，白銀國有實屬必要，因新銀成本增加，且因財部不能以每益斯五角以上之價格購置之也。政府公布此消息後，物品市場即停止白銀期貨之買賣，鑄幣廠之銀價，定為五角零一，將扣去鑄幣稅百分之六十一又二十五分之八，然後以銀兩或他種通貨給予銀主，此項命令不適用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後國內出礦之白銀，蓋此項白銀，仍可按照十二月二十一日美總統之佈告，送交鑄幣廠也。

國內各方之論調

紐約九日路透電，羅總統今日所發以每益斯五角零一價格收白銀為國有之行政命令，此間各方面，對之解釋不一。白銀派以為此舉可增進

遠東之購買力，但其他方面則謂增加銀幣之購買力，將在東方諸國發生緊縮之影響，對于各國白銀公開銀市，將因此而暫停。此令發表後，今日賓風大起，金融界謂政府此舉表示意欲更積極進行一九三四年白銀案所載之白銀政策。據一般意見，美財部暫將多購白銀，而世界銀價，亦將高起，蓋外國市場亦將起活動之實風也。在政府宣佈國有政策及白銀交易停市以前，市場中白銀期貨成交額頗巨，二十五萬盎斯之巨額交易，時常易手，價格漲起甚速，距收爲國有之價格，相差不足半分。一般經紀人聞政府之公佈後，處之泰然，重要商人，早知有此舉動，不過公佈之期，較預料爲早耳。銀市在數分鐘內，已無人跡。雜糧與橡皮之市況，則視前堅強，白銀收歸國有之辦法，與一年前黃金國有之辦法相同，惟政府對於銀幣則不欲收回之。美財部近在世界市場購入白銀幾何，非局外人所能知，據衆估計，約爲一萬萬盎斯，而財部從其他方面，亦收得白銀約二千六百萬盎斯。今日財部人員聲稱，此項新命令至少可使財部再購進四千五百萬盎斯云。又美國尼華達州銀礦業中人表示意見，謂白銀國有，未能使尼華達銀業即受良好影響，因所定之價格，較諸去年十二月所公佈新出礦銀價爲低也。就目前所知，尼華達未存現銀，今日尼華達礦主聯合會秘書告路透訪員，謂羅總統之宣布，已與銀礦聯合會以其所欲得之承認尼華達礦主希望銀價每盎斯八角或在八角以上，蓋必有此價格，而後低等銀礦之開採，始有利可圖也。目前此種銀礦，已停止工作。

英受影響銀價激漲

倫敦九日路透電，羅總統行政命令，將白銀收歸國有，今日倫敦經紀人聞之大爲驚異，惟謂此爲官家白銀運動起點之表徵，彼等承認大批存底將不見於市場，或謂今後白銀將有兩種價格，即一爲世界價格，一爲美國價格是，往日金價亦曾一度如此云。羅總統布告所及於外匯市場之影響，爲美金已由五元零五分之價，暴落至五元零八分，蓋此項布告，復引起美通貨膨脹之恐慌也。又電，自八月一日至今銀價已陡漲一便士，此間各界現甚注意此事，紛紛討論銀價漲高所及於東方購買力之影響，及銀價將來之趨勢。銀派中人皆言美國仍爲全局之樞紐。美政府近在此間與紐約依逐步高漲之價格，大購白銀，因以印度方面，亦略有購進，而中國則出售之。惟現間倫敦之供給，業已無多，如美當局仍繼續購入，則市價將繼續上漲。但專家則勸人慎重，謂一旦美國停購，則銀價必暴跌，縱紐約投機家購進印度存銀甚多，地位依然開放，不能保美國停購時之不落也云。

倫敦方面之意見

倫敦十日路透電，今晨倫敦銀市中人咸相顧而問曰，美國將在此購銀乎？當美國購銀之消息發表後，銀業中人多相欣慶，估計美國存銀自一萬萬至三萬萬盎斯不等，則無論如何美國如欲實施其白銀程序，則需十三萬萬盎斯左右之白銀，故許多人以爲美國勢必在國外購銀，如是則銀價必漲。但銀業中人亦有謂美政府限國人在五十天內交出其存銀，故在十一日以前，美國未必大批購買也。羅總統定白銀國有之消息，未有直接影響，而間接之影響，則爲美元之瘦弱，金鑛股票之爲人歡迎，及物品價格之漲超，蓋恐白銀國有後，將有幣值抑低之舉也。一般人意見以爲最大之影響，厥爲通貨膨脹心理之奮發云。又倫敦十日電，倫敦金幣時報今日稱羅總統關於美元之意見，現猶守秘密，但其白銀政策，確爲將來通貨膨脹之準備。美總統白銀政策之目前最要影響，乃外人觀察家之以美國續有膨脹行動爲慮者，今更覺其所慮之不虛也云。每日郵報亦稱美國此種政策確爲一種膨脹，但其範圍並未達甚廣大或驚人之程度云。惟晢文報則謂倫敦操業者，並不抱美國此項命令乃膨脹新舉動的表徵之見解。又哈瓦斯電此間人士，對於羅總統昨日收買白銀之分量與結果，不願表示意見，惟一般人以爲銀塊在國際上市價，以後將惟美國政策是視。此外金融市場，咸研究美國收買白銀，究以美國境內爲限，抑將涉及外國市場。據聞本星期自由市場中，已有六百萬盎斯，爲美國政府所購取，倘有其他數量，準備於下星期運往美國。按以前美國對於黃金，係先儘國內收買，以後則逐漸向外國市場購進，此次對於白銀或採同一步驟，亦不足爲奇。按昨日命令，國內收買期限，定爲二個月期滿之後，將漸及於國外市場矣，此間人士以爲銀市之趨勢，大部份繫於美國收買數量之多寡，吾人深知美國所取之政策結局必將收買極多之白銀，第儲銀之中國，可按現在市價拋出其一部份之白銀，倘可得利，所不可知者，惟美國收買白銀，將以何種貨幣付價耳。以黃金收買，固爲中國所贊成，第欲美國拋出其一部份之存金，以收買白銀，恐甚難耳。在美國財策尚未明白顯露以前，金融市場頗傾於採取觀望態度，惟一般人仍以爲羅斯福之決定，乃表示美國在通貨膨脹途徑中又進

一步，此種觀察，是否正確，可不論也。

法郎可望不受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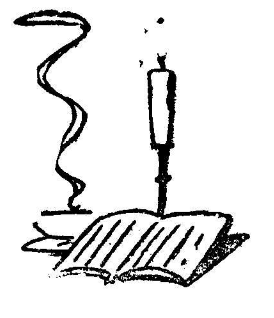
巴黎十日路透電，此間政界之意，美國收白銀爲國有，於法郎無影響，且不致礙及用金國之貨幣政策，衆料羅總統無抑低美元價格之意云。哈瓦斯電云，羅總統昨日簽署白銀法案後，法國官場方面並不表示驚異，一般人以爲此舉不致妨害金集團各國現行政策，因之法國金融政策，及國際現行結賬辦法，均不致感受不便。緣白銀國有政策，未必即以羅總統壓低美元價格之又一步驟，況法國存貯美國之白銀，爲數極微，則美國白銀國有政策，在法國不致發生影響，自可斷定云。

傳美將召國際會議

倫敦十一日路透電，每日電聞報華盛頓通訊員，今日探悉，美國務院因白銀收歸國有令之結果，將恢復與各國之非正式談話，以期早日召集國際會議，討論金融穩定。其主要目的，將爲訂立規定金銀幣值固定標準之協定。倫敦泰晤士報華盛頓通訊員，亦預料美國或將召集一國際貨幣會議，同時美元之法定金成分，或將以總統命令再予減少云。據華盛頓十一日新聞電亦云，美國內實行白銀國有，故企圖召開國際通貨經濟會議，將與各國作非正式會談。其主要目的，即爲確定金銀貨幣之比重，以資安定國際金融。紐約時報十日社論謂白銀收歸國有，在本身上並非甚關重要之事，今謂此舉可表示美國將來之通貨政策，仍屬過早，直言之，有此一舉，美政府將來如購買白銀，必在外國市場購之，此當然將抬高世界之價格。該報又論及白銀收歸國有之內國影響，又依照近今法案購銀事，謂除白銀產家與白銀投機家外無有受其裨益者，又謂一九三一年美國產銀之總值，僅及於小麥收成總值百分之一云。其他言論家謂所需白銀以達到國會所定通貨比率者，共值爲美金十九萬五千萬元，合五角價值之白銀三十九萬萬盎斯，官場未有擬作此極端行動之表示云。

旱災嚴重糧食充足

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有人因旱災之結果向羅總統探詢美國之糧食狀況。今日據羅總統答稱，糧食充足，不愁缺乏，如有囤積居奇者，當出嚴懲，決不寬貸云。本週美國糧價爲兩年來之最高者，較上年之價格，漲起百分之五點五。又參議員彭海德今日向羅總統建議，爲心理作用，停止各種製造手續捐，並建議照目前每磅一角二分之價格，規定棉價。彭海德稱接濟棉花推銷之金融，無需鉅欵，明年產量之統制及價格之固定，即可使棉價在推銷時期中不致有尋常之墮落云。據今日消息，，羅總統現擬向加拿大購買蒭秣，以飼旱災區域之牧畜。據官場預料，該計劃如果實行，則蒭秣入口稅或將減半，或竟豁免。聞羅總統現且核准一種劃計，調節尋常相當的收成過剩，藉救濟旱災之預算，已使分配收成過剩之時期加速兩年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八月十日起
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止

（記者）

八月十日　星期五

▲王克敏應宋子文邀，到青島會晤，商華北財政問題。

▲中國航空考察團毛邦初等一行抵羅馬，謁莫索里尼。

▲奧匈兩總揆在匈京會晤。

▲英德商務協定在柏林簽字。

八月十一日　星期六

▲孔祥熙抵廬會晤汪蔣。

▲班禪離平入蒙，轉赴青海西藏。

▲于右任自京返陝西原籍。

▲奧副揆史泰漢堡會見莫索里尼。

八月十二日　星期日

▲陳濟棠建議政務會，撤銷閩變份子通緝令。

▲韓復榘偕宋子文自青島返濟，調查魯省經濟。

▲黃河發漲，在冀南長垣縣境石頭莊決口。

八月十三日　星期一

▲楊虎城赴廬謁蔣。

▲德國開始公民投票元首。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二

▲特稅會談竣事。汪精衛返京。

▲日本謂發現破壞滿洲國陰謀，捕東鐵俄員三十名。

八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中央發出召開五全代會通告。

▲宋子文在　參觀畢，返京。

▲希忒拉發表興登堡遺囑。

八月十六日　星期四

▲行政院通過，新疆哈密區設行政長。

論評選輯

畢業生出路問題

政府近頗傾聽大學畢業生之呼籲，正籌設全國大學生工作諮詢處，教育部八日更通令各大學，設介紹職業機關。彷徨街頭之畢業生至此似已漸達光明之路。吾甚願為畢業生賀也，然而惜其不能。

以今日百業凋敝之現狀，對於社會各項事業，介紹學生，談何容易？新事業不發生，舊事業患人滿，對於年年畢業之學生大羣，有何方法，能儘量容納？且不止儘量之難也，即收容一部，亦非易事。僅事業較興旺者，能選用若干耳，自一般言之，學生無如社會何，社會亦無如學生何也。故吾以為政府不真正注意此事則已，倘誠意解決此一大問題，則不應望私人事業負此責任，應於行政機關國營事業內解決之。是以政府之責任，不在介紹而在任用！抑吾人平日所以勉學生者，曰：勿愛做官。此乃勸告勿妄求富貴，非謂官吏真不可為。誠以實際上無論何國，畢業生最大出路為政府任用。尤其近年國營事業之範圍日廣，無論何科人材，皆為所需。自政治法律，以至理工醫，凡立國需要之各種事業，皆有政府事業，皆應任用專門官吏。故此為畢業生最大的正當出路。捨此不圖，而徒希望於社會私人事業之收容，此為表示政府德意則可矣，非所以真正解決問題之道。吾人痛歎自十七年統一以還，至今已七八年，而官吏任用迄未入軌，試一看中央地方各機關之用人，要之多由請托推薦而來，其登庸者，大抵各有後援，非親即友。即專以中央論之，官署之多，為全國冠，然試問各級官吏中，大學畢業生占幾分之幾？可斷言無學歷者，必不在少。地方亦然，或情形更甚，尤如財政機關，用人最多，除海關作別論外，各大小征收機關，畢業生果占幾成？今試問一寒微子弟之畢業大學者，若無特別優秀之技能，則一紙文憑，有何重量，夫吾亦承認中央對於全國地方行政，尚不暇為澈底的嚴格的監督；然則為倡導風氣之計，何不先儘中央各機關及國有事業，淘劣留良，儘量為大學畢業生開放之？此固不能解決出路問題之全部，而至少亦可有效的解決其一部也。

其次，則應由政府全力創辦新事業，此亦必然之途徑，有效之方法。抑茲所謂新事業，非必為大規模之事業。蓋主張政府及各省，多辦小規模之新事業，尤其注意農村問題。如合作事業，如縣以下之地方自治，倘政府實力提倡，而獎勵畢業生，回鄉服務，既有裨社會，亦磨練人材，不獨大學生有出路，中學畢業者，亦可參加。此外則宜以全國經濟委員會為中心，籌畫消納畢業生最多之小規模建設事業，中央如不暇辦，可設計使各省為之。如此則理工科畢業生，宜供不應求，何至賦閒無事。夫茲事體大，具體方案，非此篇所能詳。惟願喚起政府注意，知解決畢業生出路問題之樞紐，即在政府本身！故政府責任，在任用不在介紹。吾非謂介紹職業機關之不應有，亦非謂社會私人事業之與此無干。蓋欲請政府認識介紹之力有限，私家收容不多，最大出路，惟在政府本身之設法任用而已！是以吾雖聞政府熱心學生職業問題，而猶不能遽賀學生之果有出路也！

（錄八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二位一體制之前途？

東變爆發，日人因鑒於四頭政治不足以綱舉目張，一心同德，奪取我資源，奴使我同胞，化我東北爲事實上之殖民地，於是於三位一體制尚未實行以前，即由柳川前陸軍次官，有田前外務次官，河田前拓務次官，柴田前秘書長，召開次官會議，協議改革四頭政治之方。協議結果，各次官等，咸認設置都督以綜管日本在「滿」之軍事，外交，行政，作一元的發動，最爲計之得者。繼因都督制本身，名實兩方，均表示日人已侵吞我東北，據爲己有，國際方面，或至發生嚴重之反響，於是捨名而舉實，創爲所謂在「滿」機關之三位一體制。

三位一體制實行以後，日人原以爲軍事，外交，行政諸權，既集中於一人，則剝奪囊括，自可盡如日本計劃，而孰知執行軍事，外交，行政三權之機關監督權，未能統一，則關東軍司令官雖兼任所謂大使與關東廳長官，自仍不能收一致侵略之實效。按日本在「滿」機關中感覺此種失敗最烈者，當推關東軍，而使關東軍發動改革三位一體制決心之具體事實，又爲關東軍特務部所擬改組滿鐵計劃之未能實現。

關東軍特務部所擬之改組滿鐵計劃，既未能實現，於是軍部要求改革在「滿」機構之情愈急，要求改革在「滿」機構之情既急，則軍部壓迫各省（即各部）官僚以實現其主張，自亦愈甚，岡田組閣時林銑以解決對「滿」國策爲入閣之交換條件，其用意即所以預約在「滿」機關之改革也。

關於日本在「滿」機關之改革，據東報及日本電通新聯兩社電報所傳，已有陸軍，外務，拓務三案；該三案之正式內容，雖尚不可知，而各省改革案又方自本日起，正式開始協議，結果或當與各省原案有所出入。但綜觀連日東電所傳，三位一體制改爲二位一體制，另設日「滿」經濟會議以控制日滿經濟。取消關東廳長官而代之以州知事，但已爲陸軍，外務，拓務三案所共通，目下所成爲問題者，僅拓務省在「滿」之指導監督權，是否仍予保留，而監督駐「滿」大使關於行政經濟方面之監督權，是否直屬於日本內閣總理，抑仍屬於日本外務大臣而已。

關於拓務省在滿之指導監督權，陸軍主全廢而外務主保留（對滿鐵及關東州知事之監督權），拓務因其自身之利害關係，極力表示反對陸軍省案。依大勢觀察，今後之關東州知事監督權，雖可自拓務省之手，移諸所謂駐滿大使。但取消拓務省對滿鐵之監督權，實爲日本在「滿」機構之重大問題，日本金融資本家是否屈服於三宅坂軍門，吾人即徵諸東京工商會議所之反對改組滿鐵，當不難想見其前途。良以日本軍閥自東北事變及五﹒一五事變以後，雖已獲得政治上之發言權，然日本財閥之勢力，則依然一言足以左右大局也。

至於監督所謂駐「滿」大使關於行政經濟方面之監督權，陸軍省案原主屬諸日本內閣總理，而一切舉措，咸由各省大臣組織之會議決定之。此種變動，亦至重大，外務省能否首肯，自成問題，而日本資本家是否允作如是之大變動，亦不無疑問，依吾人觀察，或當一仍舊貫，亦正未可料也。

總之，日人作更進一步之侵略，更進一步殖民地化我東北，使爲日人用，已爲日本軍閥，官僚，資本家共通之要求，故三位一體制之消滅，二位一體制之實現，似將成爲必至之趨勢。至各省監督權之如何取消改變，自須視軍部與外務拓務之鬥爭如何以爲斷；而監督權如何取消改變，又大足影響二位一體制之內容，以及日本殖民地化我東北之效力。依大勢觀察，二位一體制或僅止於取消關東廳長官而代之以關東州知事，並成立日滿經濟會議以囊括我東北原料市場資源市場歟？人之侵我，愈演愈亟，未識袞袞諸公，其亦見而心傷，聞而垂涕，亟思有以振拔而自救否耶？

整理中之高等教育

（錄八月十三日北平晨報）

教育部前派專員視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上月業經依據各專員視察報告，對於各該校應行改進各點，分別訓令指示遵辦。現在秋季開學在即，各校紛紛遵令整理，似頗積極，是爲教育部命令有效之證，可爲慶幸。吾人甚望教育當局自今以往，對於全國高等教育再有更進一步之改進計畫，則國家幸甚。

按教育部最近整理高等教育各項訓令，不外就改良組織，妥配經費，裁併各院學系，厲行教員專任，及取締缺席缺課等事，對症下藥，糾正其太不合理之弊害，爲局部的刷新之計，縱令全部辦到，亦不過使教育行政部分，得有進步，其於整個的高等教育之改革，相去似猶甚遠。吾人曩於七月十日曾撰『望王教長更進一步』一文，表示希望當軸確定大學教育根本方針，策進大學之訓育與導化，期振放縱頹廢之學風。且曾聲言：如果高等教育行政之改造，不與上述應行改正之點，同時進行，則所謂教育行政之改進，結果要無足觀。依邇來各方整理之情形考之，益覺前此所說，非出過慮，蓋支節改進之困難，固不在根本改進之下，倘根本方案不立，則支節的改進，終多窒礙難行之處。試就厲行教員專任一事爲証，即可窺見一班。夫中國本來缺乏大學教授人才，近年全國各地，濫設大學，往往[illegible]留學生甫出校門，即聘轉聘，常識粗具，已號專家。設其人講解或有天才，[illegible]必即躐起，假以時日，交游彌廣，於是而各方延攬，宛若明星，數役集身，[illegible]通處此，將令厲行專任，恐名實相符之大批教授人才，益感無從羅致。吾[illegible]再一迴溯五四運動之時，北京大學，人才何等集中？今則北大舊人，或投[illegible]政治，或出掌學府，地盤加廣而人才分散，勢力膨脹而運用轉難，是以經費雖稱豐富，校譽反形退化，北大如此，他校可知。至於醫理工科之教授人才，養成尤屬不易，即在外國，碩學大師，亦不多覯，今中國競立大學而不問師資之何來，視學術如此其易，至足怪也。抑邇歲中學成績極惡，專科以上學生，素養較數年前爲劣，縱有良師，又其如學生可資深造者無多何？不特此也，大學所以致用，中國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社會事業不足以養人，近年粗製濫造許多專科學生，而國家無從爲之授予職業，轉種社會不安之裹因。年來時賢或以文法科學生過多爲病，於是政府辦學，刻意裁抑文法，獎勵理工，若竟以此認爲政府高等教育之根本大計，亦殊不合，蓋無論何種學術，皆爲國家建設之所必需，而人才之能否適用於實際社會，又與社會環境在在有關。就以往經過言，習形而上之學者知識範圍較廣，畢業或者尚易安置，如果將來對理工學生一味濫造，則人才過剩，政府當更窮於應付，良以文法科學生用途較寬，祇須降格而求，不患久投閒散，理工科學生，則成績愈好者，性格習慣，去俗世往往愈遠，一日出路壅塞，將至無可自活。加以中國現狀，事業多待創造，社會情態複雜，與外國各種科學企業之已上軌道者不同。理工科學生，除研精學藝外，同時需要有應世能力，創業手腕，否則日後感受失業之苦，當較過去現在之文法科學生更甚，此點目前或倘未爲偏重理工科學者所注意，然吾人深信社會事業長此不進，三五年後，公衆即可感覺此種苦痛。由此言之，當局此際既應顧及大學教授之供不應求，大學學生之學力不副，與夫學生今後出路之有限度，自宜迅就師資之養成，學生之選拔，職業之安排，一謀通盤的規畫。在現在亟應分別學校情形，從嚴加以甄別，採取緊縮政策。凡性質相同之學校，或類似之科系課目，宜即促進歸併。凡任何學科非有巨額經費，完善設備，萬辦不好，或教授難得適當人選者，寧可取消，或從緩立。在將來須一依國家需要，造就高深學者與技術人才，不必故爲軒輊。要之，高等教育不應爲國家奢侈品，政府更不應濫辦不切實用之高等教育，以愛青年者轉以害之。德國國社黨執政以

後，限制大學生數，實有見地。中國在現階段下，必須限制大學教育，集中財力，[illegible]中小學，擴充鄉村工讀教育，使人人能成為國家社會有用之生產[illegible]與忠實公民。吾人懸想：高等教育緊縮合理化之結果，留少數之[illegible]材，分充裕之經濟，一切鄭重教授人選，提高教授待遇，厲行學生訓練等等，同時皆易策進；且亦必至此時，政府改進教育，乃可得預期之成績。若如現在進行中之整理辦法，祇可看作局部的支節的改良耳。竊意教育當局應利用此羣衆屬望之時機，一鼓作氣，就教育根本大計，定一切實辦法，則其造福青年，功在國家，當不可勝紀矣。幸賢明之當局，其速圖之！

（錄八月十四日大公報社評）

◇　◇　◇　◇　◇　◇

美國之白銀國有與世界經濟

自美國國會通過白銀政策法案，准以白銀為發行準備金，發行銀券以來，銀價在事實上日益高漲，最近數星期復頻傳外銀輸入美國須經美國駐外領事之簽証之消息，識者即預料美國對於白銀必將有新的處置，蓋因：如白銀長此繼續漲勢，而美國不為之所，則將徒使國內外銀生產者或保有者獲得意外利益，而美國經濟上及財政上應收之通貨膨脹的好處反因此而為一切名義上或事實上的金本位國所共享，殊不值得也。果也，美財務當局竟於本月九日發布國內白銀國有之法令，限在九十日以內將全部國內白銀（除工業用之必要銀及在貨幣形態下之白銀外）收入造幣局。此種本在意料中之白銀國有令，在其性質上卻極複雜，故不能不成為近數日世界輿論之中心問題，惹起無數的推論，綜而言之，約有五種重要解釋：（一）謂美現當局為應付下半年之選舉起見，特使白銀國有，以買國內白銀生產者之歡心，蓋如照財務當局之計畫，依金三銀一之比例，發足銀券，則美國國家當購銀十萬萬翁司，而美國國內現存流動白銀卻只有一萬萬五千萬乃至二萬萬三千萬翁司，故大可以保証美國國內之白銀生產事業。（二）謂白銀國有令可彌補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度財政上約四十萬萬美金之赤字之一部，蓋如照白銀國有令，以每翁司五角零一之價格收買國內白銀，而抽所買白銀之百分之六一，三二為鑄造利益，則政府幾享一倍以上之利，其有利於財政可知，如眞購足十萬萬翁司之白銀，則政府即可有約十萬萬之收入，合上年因美金貶價而來之特別收入約二十八萬萬美金，直可以塡補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度之赤字（此年度在預算上之赤字本為七十萬萬美金，後因復興經費支出減少，遂變成上述數目），政府又何樂而不為之耶！（三）謂白銀國有可以進一步增大通貨膨脹政策，蓋即以美國國內現存流動白銀約二萬萬翁司計，已可實行約一萬萬三千萬之膨脹（因以每翁司五角零一之價格收買，而發行每翁司一元二角九分之銀券，則比用原有之金為準備而發行金券當然約多出一倍三成），若更以預定收買之十萬萬翁司白銀計，更應增加其膨脹之度；據美國經濟界之推測，如買足十萬萬翁司白銀，美財部可增發二十六萬萬銀券，如此，則通貨膨脹之利益，即抬高國內物價，增加對外輸出之利益，當然甚大，無怪乎羅斯福之見解竟以白銀國有為國內工商業前途之福音也。（四）謂白銀國有可以提高用銀國之購買力，並在本國及在用銀國與已經實行通貨膨脹之用金國競爭，此理至明，蓋一般通貨膨脹政策原為阻止輸入，獎勵輸出之一法，如用白銀國有法行通貨膨脹，當然更可利用銀漲金賤之理，二重的達到此目的也。（五）謂依白銀之國有，可使金銀比價固定並使凍結之信用融和，故可以恢復經濟特別是國際經濟之常態（雖單獨一國尚不能達此目的而必尚須國際上之協力，前兩日屢傳羅斯福將提議召集世界通貨會議者以此），為目前世界經濟開一新紀元。

以上各種解釋，除第五種純然為一種理想的希望外，雖各有其相當的現實的根據，然依吾人觀之，則無甯謂第三為主，第四次之，第二第一又次之，易詞言之，即美國白銀國有之主要目的，應在國際上，而不在國

內：蓋白銀國有雖然在一方面固可挽救國內白銀生產者及彌補財政上之赤字之一部分，然在另一方面却可依通貨膨脹之理由壓迫中小產業及大多數勤勞民衆，依權力擴大之理由破壞美國民主政治的原則，故非在對外有萬不得已時，必不能在民主政治的美國實現；然而竟能實現，則可知其間必有更重大的對外的理由之存在也。重大的對外理由維何？當然在一般通貨膨脹政策之阻止輸入獎勵輸出性，特別是對用銀國並在用銀國之競爭性！由此意義言之，白銀國有之對象，當不外乎可與美國商品競爭之大英集團並日本集團及被英美白三大集團用通貨膨脹政策所共同剝削之中國（用銀國之印度，因在大英集團之內，應不屬於此），故從今日起，美國集團，大英集團及日本集團三者間之通商貿易的鬥爭，當愈益尖銳化，特別是大英集團對日本集團間及美國集團對日本集團間之鬥爭更當尖銳化（因英美同是白銀生產國，而日本則否，故在白銀問題上英美尚有在白銀價格抬高一層上相互妥協之可能性），而我中國却將日益增加其被犧牲的程度。言至此，吾人又不能不希望國人及政府之猛省矣！

（錄八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河北與華北

黃委員長郛既在廬山，行將返任，願乘此一論今後應注意之兩點。

（一）就河北一省言，現在之對日事件，只是要求撤兵及取締浪人等事，此外無懸案，問題，簡言之，只為關於停戰地帶之未了事項及尋常行政上與日方接觸之事項。前者惟有繼續催促，後者則屬內政範圍。吾以為河北今日亟務，在努力整理各縣民政，全省所關，不止戰區。其目標為務求各縣縣長公安局長之盡職，二者得人，則一切解決。河北省府年來頗有勵精圖治之稱，然各縣行政，去理想猶遠，所望于主席更努力考查，淘汰貪劣，對於各縣財政及警政，尤宜嚴密考核。捐稅是否合法徵收？警察是否愛護民衆？苟發見違法瀆職之官吏，應嚴加處分，勿予瞻徇，此於全省皆宜然，戰區各縣，需之尤甚。誠以戰後殘破之區，接近偽國，民心浮動，日軍既未遠撤，日鮮浪人，乘機出沒，地方土劣，從而勾結之。惟有公正嚴明之官，慈祥簡易之政，足以屏障河山，消弭毒害。此全為內政問題，不得盡以外患目之者也。近者戰區既特設行政督察專員，對外接觸，辦理較易，所亟須注意者，惟此民政問題。各縣誠能皆有廉潔有能之縣長公安局長，則如取締浪人，禁止白面，皆可正當執行，對外並無顧慮。所最危者，孑餘之民，而不能輕負担，門戶之地，而不能有善政，內製漢奸，外遭輕侮，則問題百出，外交上無以善其後矣。故願省府對此等區域內之縣政，更認眞糾査，一面注意其財政警政，是否良好，一面隨時授以必要之機宜，以和平而嚴正之態度處理牽涉對外之事項。如最近竟聞有日鮮人組織之會，擬在各縣設立分會。依據法令，設會必須立案，本國人民不立案之會，尚須禁止，況外國人而在內地乎？塘沽協定，亦無准日籍人民在內地集會結社之條，當局緣何不加以禁止？諸如此類，凡日籍人在條約外之活動，而有貽留地方後患危及將來安甯之慮者，省府宜隨時査禁之。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杜漸防微，責在官府，此願省當局切切注意者也。

（二）就華北全局言，內政不論，專論外交，則在我並無問題。進一步言，惟一問題，應是恢復失地，既不談恢復失地，尚有何問題。是以倘有

問題，必係日方從新挑動，皆無允諾之可能性者也。據本社特派員報告，汪蔣黃迄未會議，蓋蔣適抱恙，汪不及待，局外推測之三人會議，實未舉行。黃尚在山，大抵待與蔣詳談，然根本上不足成爲會議，亦斷無重要問題之討論。何則？前旣言之，在我並無問題在也。最近形勢，日方急遽間當無新問題之提出，然若推測將來，倘提問題，概難接受。蓋問題不外兩類，其一，名實皆爲政治性質者，其二，假名經濟而實爲政治性質者。譬如要求築鐵路，即政治性質，斷非經濟性質。中國今日，尙能許日本代築新路，供以進兵護路之新根據乎？反之，果實爲經濟性質之問題，則大抵不成外交問題。日方據現行條約，儘可進行，亦本爲中國所不禁也。吾以爲黃委員長回任之後，就對日而論，其最要任務，當仍在整理戰區，結束紛糾，一面注意長城內外各鄰接地點之現狀，隨時照料，保持相安。以黃氏之聲望，而運以和平而嚴正之手腕，則在日方對華未改取積極步驟之前，應有相當效果。此外則調查研究日本之政策，及遇機宜達中國政府期待中日相安之意志，此皆題中應有之義，而最須防備者，一爲日本各界各級人物之私的試探。察日本近狀，已用全力應付海軍會議，其於中國，暫無新的行動。然其有功名慾之野心家，與所謂支那浪人之流，僕僕旅行，爭作嘗試。過去一年間，此類人物之遊平津而謁黃何者已不計其數，倘長此一一周旋，答覆詢問，不但有應接不暇之苦，且恐彼等由私的試探，而醞釀爲公的覬覦，自招煩惱，遺患甚大。是以願黃委員長此後於和平周旋之中，亦作堅壁淸野之備。非日方負責人物，不與談具體問題，即浮泛酬應，亦宜減少，概括談話，並須擇人。吾以爲此乃消極的促使日本對我務趨外交正軌之必要條件也。倘或有高級日員，以新的較重大問題來相嘗試，則斷然主張，使之概經由日本在華外交代表與我外交部商議。政整會委員長本非外交官，且苟稱外交，自是國家外交，更無所謂華北外交也。吾人企盼黃氏在外交上，關於調查設計，有重大貢獻，然同時不得不望其更確定態度以善處之矣。（錄八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印度洋中雜詠

少谷

印度洋中念臨別之夕，燕平長女病重，抱余夫婦之相片而泣，余夫婦勢難中止成行，乃掩耳登車，疾馳而去，有詩云：

征車載得離人去　抱影搓衣只自悲
半世不揮兒女淚　臨行偏教寸心摧
祝兒無病今偏病　教我行非止亦非
日夜濤聲疑汝泣　阿娘刻刻夢魂歸

印度洋中口占示風雨同舟諸君子：

去國胡爲遠　相逢意黯然
孤舟行怒海　破浪有羣賢
風雨橫前路　波濤欲上天
長城今自壞　誰障漢家邊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漢陽峯同崑三醇士　衆異

晨興。不。待。餉。言尋。漢。陽。峯。鑑與。廿。里。强。一徑。如。游。龍。延
緣。出。深。綠。接引。勞。萬。松。遂登。最。高。頂。起我。平。生。慵。未來。
戒。高。危。既至。殊。從。容。郤嗌。古。列。帝。不解。登。與。封。江湖。爲。
洗。眼。雲漢。爭。蕩。胸。華山。拱。而。待。獻客。青。芙。蓉。五老。忽。世。
故。傴僂。疑。足。恭。太乙。已。自。鄙。此外。直。邶。鄘。吾竊。甚。東。坡。
二客。能。我。從。相攜。望。鄉。井。列戍。仍。傳。烽。桑田。不。可。待。江
漢。失。所。宗。誰能。辨。翼。際。歸去。誇。吳。儂。

題吉士超山遺愛圖　弢庵

吾宗。家。世。習。勤。民。厎直。承。明。壘。綬。新。治水。自。完。司。牧。分。
立祠。曾。及。去。思。身。卅年。樹。稷。猶。遺。子。萬木。馨。香。儼。降。神。
兗。此。邦。風。俗。厚。相望。林。社。峙。湖。濆。

月十四夜後湖坐月邀疚齋叔雍冀野同作　纕蘅

除卻。鍾。山。愛。此。湖。貲游。犯。夜。肯。來。無。叢荷。經。雨。香。逾。遠。
大月。流。天。世。豈。殊。失喜。團。欒。有。今。夕。極知。呵。沫。屬。吾。徒。
銀燈。畫。舫。江。鄉。夢。待補。凉。秋。醉。泛。圖。

秦淮水榭坐雨同纕蘅翼謀　鶴亭

爍石。流。金。苦。不。任。故人。觸。熱。一。招。尋。暫來。水。榭。同。聽。雨。
纔浴。溫。泉。更。洗。心。（是日同浴於湯山）隔岸。樓。臺。燈。隱。隱。方舟。絃。
素。夜。沈。沈。藏鴉。幾。樹。秦。淮。柳。看盡。齊。梁。直。到。今。

纕蘅書來有衡游之約詩以速之　子威

圖南。鵬。翼。負。青。天。高瞰。衡。峯。萬。丈。巔。（山高九千餘丈）開士。碑。銘。
劉。夢。得。老。夫。腰。脚。湛。甘。泉。山靈。君。訂。來。時。約。芋火。誰。參。
去。後。禪。歲有。故。人。勤。訪。獄。（謂什公頌人）江雲。急。送。白。門。船。

青島感懷　任先

層巒。蒼。翠。水。含。煙。歷刧。河。山。世。外。天。撼枕。潮。聲。疑。鼓。角。
追人。海。氣。尚。腥。膻。却從。故。壘。開。絃。誦。（德人兵營今改青島大學宿舍）待

築。重。樓。冬。簡。編。（青島文明偏於物質近始有志建圖書館之議）兵數。昆。陽。眞。咄。咄。（日以十萬衆取青島於三千德人之手共適合昆陽之戰莽軍十萬光武兵三千）長。教。過。各。話。當。年。

惕儉雲林招同石遺叟讌集賦呈　佩秋

辞賦。凌。雲。早。擅。場。鬢須。刺。雪。老。還。鄉。門生。爲。載。玄。亭。酒。坐客。能。容。白。也。狂。糖蟹。鹽。鮎。差。可。議。雩風。沂。浴。共。相。將。愁予。屬。饜。侯。鯖。味。叨吸。荷。筩。噉。荔。香。

夏夜偶成　季新

藉草。蔭。林。坐。勞。人。珍。夜。涼。風枝。搖。復。止。露。葉。暗。生。光。鶴夢。從。酣。穩。蛙聲。正。肆。狂。依依。星。斗。沒。未相。及。朝。陽。

月夜靜觀亭望石門澗瀑布　靜仁

萬籟。皆。清。寂。泠。泠。澗。水。聲。雲。開。雙。闕。迥。月。霽。九。霄。明。犖确。森。臺。館。飛。騰。降。玉。瓊。鐵。船。峯。上。立。玄。趣。此。亭。生。

雲臺山寧海寺次默君均　翼如

紺宇。插。空。青。南。州。拱。地。靈。蟠。根。臨。海。澨。浴。日。躍。東。溟。大壑。潛。虬。臥。玄。經。老。鶴。聽。龍。淵。飛。瀑。下。石。氣。晝。冥。冥。

題釋堪握蘭簃裁曲圖　子勤

麥光。紙。上。撥。鐙。書。題。字。猶。傳。得。景。迂。何。事。干。卿。風。乍。起。

君臣。相。契。在。詩。餘。人百。相。欺。竟。不。疑。叔原。風。味。繼。臨。淄。見詞。法。秀。憐。黃九。祇著。新。腔。唱。好。詩。斷魂。分。付。潮。回。去。折簡。追。還。毛。法。曹。誰解。葩。華。出。枯。木。蘇堂。更。有。伯。恭。豪。長沙。鉛。槧。百。家。詞。嘉定。風。流。宛。在。茲。部帙。多。時。防。濫。吹。待君。審。定。郭。承。禧。

側犯　和白石寄梁巽廬山　秋岳

曉帆。策。策。送君。直。向。匡。山。住。涼雨。想斷。渡。頭。風。索。詩。句。松扃。吐。霽。月。竚取。行。吟。處。何語。掠霧。鬢。江聲。浩。回。顧。秦淮。一。艓。慵見。丁。簾。舞。念此。夜。不。成。歡。吹夢。伴。尊。俎。屈指。秋。星。歸期。休。數。待我。囊。琴。就彈。新。譜。

浣溪沙慢　公渚

夢熨。鳳。尾。撥。心。冷。龍。涎。炷。峭寒。翠。箔。一。桁。梨。花。雨。私語。斷。續。紫燕。傷。春。暮。新綠。香。桐。乳。又是。別。伊。時。却何。堪。雙眉。瘦。嫵。漫愁。覰。有斷。繡。天。吳。怕香。纓。嫩。約。錦瑟。綺年。一擲。成。孤。注。問訊。故。園。紅。萼。付。誰。主。十載。江。南。路。儘道。不。如。歸。聽。樓。頭。聲。聲。怨。宇。

凌霄一士隨筆

同文館之設，士大夫多守舊，以「用夷變夏」非議者甚衆。倭仁以大學士爲帝師，負重望，反對尤力。雖迕旨，而一時清議極推服之。翁同龢（時與倭仁同值弘德殿）日記中，於當時情事，頗有所記。同治丁卯正月二十二日云：『見恭王等連銜奏請設同文館咨取翰林院並各衙門正途人員從西人學習天文算法原摺。命太僕寺卿徐繼畬開缺管理同文館事務，有「老成重望，爲士林所矜式」之褒。』二十三日云：『又見同文館章程。』二十九日云：『是日御史張盛藻遞封奏，言同文館不宜咨取正途出身人員。奉旨「毋庸議」。』二月十三日云：『同文館之設，謠言甚多。有對聯云：「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爲師。」』十五日云：『今日倭相有封事，力言同文館不宜設。巳初與倭徐兩公同召見於東暖閣。詢同文館事，倭相對未能悉暢。』二十四日云：『前日總理衙門尚遞封奏，大約辨同文館一事，未見明文也。京師口語藉藉。或黏紙於前門，以俚語笑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對句：「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又曰：「孔門弟子。」「鬼谷先生。」』三月初三日云：『軍機文汪兩公至懋勤殿傳旨，將總理衙門覆奏同文館事摺交倭相閱看，並各督撫摺奏信函均交閱。』二十日云：『與艮峯相國至報房，並至其家，商略文字。昨日有旨：倭某既稱中國之人必有講求天文算法者，著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某督飭辦理，與同文館互相砥礪等因。總理衙

門所請也。朝堂水火，專以口舌相爭，非細故也！劼剛生，點定數語。』二十一日云：『倭相邀同至蔭軒處，知今日遞摺，有旨一道，令隨同採訪精於算法之人。又有旨：「倭仁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與商辭摺。』（按倭仁阻設同文館原奏有「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等語。上諭即以「該大學士自必確有所知，著即酌保數員」云云應之，實恭王奕訢等有意與之開玩笑也。迨其以「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覆奏，上諭「仍著隨時留心。一俟諸訪有人，即行保奏」，且命直總署，均枋臣故意相阨。）二十二日云：『還坐兵部朝房、與倭相議論，辭摺未允也。』二十三日云：『出偕倭徐坐報房，商前事。』二十四日云：『遇艮翁於途，因邀至家，談許久。知今日仍不准，與邸語幾至拂衣而起。有頃，蘭孫來邀，艮翁在座，商酌無善策。噫！去則去矣，何疑焉！』二十五日云：『是日倭相請而對，即日召見。恭邸帶起，以語擠之。倭相無辭，遂受命而出。倭相授書時，有感於中，潛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駭愕不怡良久。』二十六日云：『艮老云：「占之得訟之初六，履之初九，去志決矣！」相對黯然。』二十九日云：『聞艮峯先生是日站班後，上馬眩暈，遂歸，未識何如也。』四月朔云：『問艮峯先生疾。昨日上馬幾隕，頗疾厥不語，借它人椅轎舁至家，疾勢甚重也。』初二日云：『遣人問艮峯先生疾，稍愈矣。』初十日云：『謁倭艮翁未見，疾稍愈矣。』十八日云：『問倭相疾，晤之。顏色憔悴，飲食甚少。相與唏噓。』五月初八日云：『晚謁艮峯相國　相國擬十二日請開缺。』十二日云：『倭相請開缺，旨：「賞假一月，安心調理。」』十七日云：『鍾佩賢奏天時亢旱，宜令廷臣直言極諫一摺，內有「夏同善諫止臨幸親王府，則援舊章以折之；倭仁諫止同文館，則令別設一館以難之」等語。諭旨特駁之。』二十一日云：『昨日同文館考投學者。七十餘人。抱仁戴義論，射御書數明理策。』三十日云：『聞候選直隸州楊廷熙上封事，有十不可解。』六月朔云：『始見前日諭旨，有「若係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體，其心固不可問，即未與聞，而黨援門戶之風從此而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而該大學士與國家休戚相關，不應堅執己見，著于假滿後即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任」等語。』十二日云：『倭艮翁

是日講開缺，開准開一切差使，仍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爲之額手。──同龢所記，與當時關於此事之諭旨奏牘等合看，益可得其大凡。

李慈銘時居憂在籍，其日記中尤暢發反對「用夷變夏」之論，而深爲倭仁不平。七月初三日錄駁斥楊廷熙而責令倭仁假滿後即到總理衙門任之上諭，加注云：『帥上臣慈銘曰：「當咸豐末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慈私謂其非體，宜以理藩院並轄，而添設侍郎一人，以恭邸總理之，不宜別立司署。嘗爲一二當事者言之而不聽也。及孜選六部內閣屬官爲司員，又竊謂士稍自好者當不屑之，而一時郎吏，奔走營求，惟恐弗得，則已大駭。知好中有爲之者未嘗不力止，止而不可則未嘗齒及之矣。然大僚之與此事者，固一二唯阿寡廉鮮恥之人也。至今年開同文館，以前太僕卿徐繼畬爲提調官，（按繼畬之膺命，其頭銜爲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而選翰林及部員之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學習行走，則以中華之儒臣而爲醜夷之學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illegible]誘趨之。蓋學術不明，禮義盡喪，士習卑汚，遂[illegible]于此。馴將夷夏不別，人道淪胥，家國之憂，非可言宄。朝廷老成凋謝，僅存倭公，然謀鈍勢孤，無能匡正，而尙見嫉于執政，鉏鋙于宮廷，以宰相帝師之尊，兼莽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諫爭，稍持國體，遂困之以必不能爲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嗚呼！誰秉國成，而損威壞制，一不以爲念乎！五月中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上疏，以天時久旱，請求直言，有曰：「近者夏同善諫幸惇親王府第，而諭旨備術舊章以折之；倭仁諫設同文館，而諭旨令酌保數人另立一館以難之。當朝廷開言路之時，而迹似杜言者之口；在大臣盡匡弼之義，而轉使有自危之心：誠恐敢言之氣由此阻，唯阿之習由此開。請飭在廷諸臣于時政得失悉意指陳，毋避忌諱。」詔從其言。（按上諭駁辨佩賢所舉二事，並詔求直言。）於是楊廷熙（四川瀘州人）之疏應詔上；乃重違時旨，深被譙訶，牽及輔臣，疑爲指使。夫楊疏外間未見，其所云「天文算學，疆臣可行」之語，蓋爲湘鄉督輔地，瞻顧枝梧，辭不達意。（按上諭駁廷熙疏有云：『且謂「天文算學，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普天之下，孰非朝廷號令所及？豈有疆臣可行而朝廷不可行之理？』）可知其全疏亦不能實陳西法之足用，夷心之不可啓，國制之不可不存，邪教之不可不絕，深切著明，令朝廷聳

聽。其致詰責，亦非無由。特是指使者惡名也，朋黨者，罪也，皆君上所深疑而至患者也。國家二百年絕無門戶之禍，一旦以選人小吏不經之章，遽加舊位大臣以非常之重咎。逆億爲事，其禍將滋，杞人憂天，是爲懸矣。識者謂湘鄉之講習泰西技算，實爲禍端；至于繼畬，蓋不足責爾。」又曰：「行走者驅使之稱，簡賤之辭也。文言之曰直，質言之曰辦事。國朝之待大臣也，直軍機處直南書房上書房皆曰行走，然軍機則曰大臣上行走，上書房官至尚書者則曰總師傅，不更名行走矣，惟南書房則大小臣皆曰行走，然其結銜皆稱南書房翰林，近世亦鮮有以宰相直南齋者。今何地也，而以宰相爲行走乎！」』其論亦足代表其時多數士夫之意見。恭王奕訢之見稱「鬼子六」，不亦宜乎？被命在總理衙門行走者，通稱大臣。（其由本衙門章京升擢者，更明著「大臣上」字樣。）宰相而爲大臣，未爲不可。慈銘之論「行走」，著重仍在鄙視總理衙門耳。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同文館之開始也，朝議擬選閣部翰林官年少聰穎者肄業館中。時倭文端方爲首揆，（按時倭仁在閣臣中非首席。）以正學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張盛藻遂奏稱：「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尙技能，師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時傳誦，以爲至論。雖未邀俞允，而詞館曹郎皆自以下喬遷谷爲恥，竟無一人肯入館者。朝廷歲縻巨款，止養成三數通譯才耳。（按此語似嫌太過。）方爭之烈，恭忠親王奏命文端爲同文館大臣，（按實係命直總署。）蓋欲以閒執其口也。文端受命，欣然策騎涖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朝廷知其意不可迴，亦不强之。（按此節情事應看同龢所記。）文端之薨也，巴陵謝麐伯太史以聯輓之曰：「肩正學於道統絕續之交，誠意正心，講席敢參他說進。」奪我公於國是紛紜之日，攘夷主戰，明朝無復諫書來。」當時士大夫見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漢奸見擯于淸議也。』亦可參閱。（岳瑞謂詞館曹郎不肯入館，與慈銘所云「又羣焉趨之」有異，蓋較確。當時翰林及科甲京曹固多不樂就學於此耳。同文館學生之視總理衙門章京，地位又有閒矣。）

（附答張恩書君）承　錄示諸詩極佳當於下期遂載以誌　雅貺

犧牲者

舍沙

一

「福至心靈！」祇要談到褚黑蠻的一生發達史，你就準得聽到這一句。誰說不是呢？褚黑蠻是什麼出身？談起來祇有從他當砲手開始，要是再追遡上去，那，那就太難說了。那些時候的事情，不說別人沒有注意到，就連他自己，也彷彿忘乎其形了。當着自己的兒女，嘗起他的勞績來，總是津津有味的；可是，仍然從當砲手開始。假如一定要逼着問他：

「從前呢？」

「那……那就難說了！」

或是：

「還不是……的時候……唉，還不是勞碌奔馳」，這就算是答覆。

總而言之，褚黑蠻沒有進過「牛欄門」，（註一）可是現在他能夠寫一切的應酬信，無論在字跡上，詞句上，你一個什麼教書匠未必會趕得上！這還不算，那一口的談吐，見什麼說什麼，有時候還要滿口「之乎也者」，從來沒有漏過「馬腳！」至於交際手腕，那就更不用說了，四方週到，八面靈瓏！

所以，眼看着省裏的「大頭」一個個地倒下去，又一個個地爬上來；縣裏的駐軍，一批批地趕走，又一批批地開來；褚黑蠻的勢力却穩如泰山，一點兒也沒有動搖過！

就拿這次來說吧：仗火從省城打到縣城，駐軍敗退的時候，打起發，褚黑蠻的家裏却秋毫不犯；因為駐軍團長是他的乾親家。勝軍追進城的時候，打收索，更沒有一家漏了網——在地方同他差不多勢均力敵的楊舉圃都遭受到空前的損失，然而，褚黑蠻的大門首却老早就貼上一張：「本軍住宅，禁止騷擾」的靈符，因為他的大兒自來就在「本軍」服務。

褚黑蠻的大兒褚麗華自從在中學畢業就跟「本軍」的劉軍長到處跑，算起來已經有五六年的「勞績」了。這次，劉軍長初次到省，褚麗華因公不能抽身回來，預先就囑託過前線的李營長關照他的「舍下」，所以李營長一進城就去拜訪這位褚老太爺，這樣就風平浪靜地安然渡過了。

說到這裏，褚老太娘的能力和才幹也是不可撲滅的，對內對外，他們倆老一向都是分工合作；這就是說，這位老太娘不僅限於主持家政——其實，家政已有她的大兒媳婦代勞了——在交際場中，他們倆老是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

在軍事結束以後，政局穩定了，李營長就駐防在縣城裏，於是營長太太也快被接來了。老太爺徵求到了營長的同意，就在他的家裏讓出一個院子來作為營長的行宮。

「祇是茅舍太簡陋，恐怕屈辱了太太，實在的時候……唉，實在對不着！」

然而，營長却又是另一種說法，他要出租錢，白住房他是無論怎麼也辦不到；經過了很久的爭辯，他的意思還是十分堅決，他的語氣像斬

釘故木：

「不，在這兒隨擾了老伯，已經就過不去了，是還要這樣客套，那我就實在不敢住！」

又是爭辯，很熱烈的爭辯，雙方都堅持己見，不肯讓步，最後才由老太娘來從中轉圜，結束了：

「好，出出……」她老人家心裏一着急，塞在喉管裏的話就不容易衝出口路來，「出出租錢好了。」

於是，寫紙。當然，在租錢的多少上，又不免一翻熱烈的爭辯，好容易才定下一個很小的數目來。

經過了幾天的忙碌，太太才從省城來了。在應酬上，一眼就可以看出這位太太也是能員；她的談鋒，比營長來得快；對於一切事物的安排，當然更比營長來得週密；一舉一動，在溫柔中帶一種剛毅之氣。聽說她還住過兩年中學！

「等到暑……暑假，小小……小女回來，如是太太……太太不嫌棄的話，就就……。」老太娘的心裏過份地佩服，使得她的話更吐不出來，一旁着急的老太爺一口氣補充上去：

「小女就在今年畢業，等不到暑假就要回來的，她比太太也小不了幾歲。」

看起來，這位太太至多不過二十多歲；那樣瘦小的身材，更顯得精幹，玲瓏。老太爺在太太的形貌上發現了同他的「小女」具着不少的共通點，他十分高興她們祇要在一塊兒，一定會玩得來，況且，大家又都是學校出身的！

不上幾天以後，縣城裏就差不多傳遍了。大家都知道李營長同豬黑蠻的大兒是如何了不起的朋友，並且現在就住在他的家裏。他們倆老的無論向誰說什麼，營長和太太都少不了要帶在嘴上的。

於是，大家對於豬黑蠻倆老的稱呼就此改變過了——一個是從大老師改為老太爺，一個就從老師娘改為老太娘。可是，這也僅限於當面的時候，背地裏仍然沿用着舊名稱——豬黑蠻。尊敬他的人也不過是：「豬黑蠻豬老太爺。」

然而，豬黑蠻在縣裏的威名卻從此就蒸蒸日上，就是場學師都不是他的對手了。

二

假如我們要研究豬黑蠻，不但他當砲手以前的歷史無從稽考，就是他的大名尊號在全縣也沒有幾個人說得出來。這大概是因為他形態上的特點太顯著，把真實的名號埋沒了。為了要描寫他老人家的特點，我們祇消把流傳在全縣的一個詞抄出來就夠了：

「豬黑蠻的老殼，沙鍋翻轉；（注二）
豬黑蠻的臉子，硯台兩片；
豬黑蠻的耳朵，熏腰子兩扇；
豬黑蠻的嘴粹，「火糟子」（注三）鑽鑽
豬黑蠻的心肺，「氈窩子」（注四）沒有那一轉；（注五）
豬黑蠻拉屎，一堆煤炭；
豬黑蠻撒尿，墨斗弔線；
豬黑蠻的鼻涕，「二流煙」（注六）沒有斷滾；（注七）
豬黑蠻談話，老鵝（注八）叫喚。」

龐大的身軀，配上一根長長的很粗的竹製烟桿，從街當中慢慢地移過，馬上就會吸收着兩旁的人們的注意，掀起一片議論。一走到茶館，立刻就湧起噪雜和呼喊：

「老太爺！吃茶！」

大部分的站了起來，在他常常光臨的那一張桌，上方坐着的人一屁股就移下來站在側邊。

「老太爺的茶錢這裏拿去!」

「這裏拿去!」

「這裏拿去!」

一場熱烈的競爭過去，褚老太爺早已歸坐，並且那一根長烟筆已經被人給他裝上一支烟燃起來了。

「老太爺那天回來的?」

老太爺是賑災會的會長，大家都知道他爲了募欵上省去了。

「昨晚上才回來。」

滿桌的眼光，都集中在老太爺吐出來的烟霧裏，沒有誰敢作聲。祇有同他對面坐着的教育局長胡作章在一旁搭話。

「這次的成績該也大有可觀吧?」還是教育局長的問話。

沒有立刻就回答，一口烟霧從嘴的一角流出來，老太爺的右手，摸着弔在脣邊的短短的鬍鬚。

「成績是有的，可是還沒有弄到手!」

「那怎麼的?」

「軍長本來對於縣裏的災情也很關懷，」老太爺的眼光在桌面上一掃，「這次我到省去見到過兩次；第一次是震華領我去，在軍部。第二次在嘉陵春，軍長請吃飯。作章，你是在省裏住過的，嘉陵春你該知道?就在公園裏。」

沒有回答，大家都肅然了。又是一口烟霧吐出來，大家都靜候着，預料到還有下文：

……在先我不知道，是……是什麼?……哦，是，是什麼……不是中國席，是洋席，……哦，是什麼西餐。我不知道，到那時的時候，可把我的時候坑着了!要是我知道的話，也得先練習練習；震華就很懂那些規矩，他很熟習。不過那天也還沒有什麼，我不懂，我知道跟着別人來。還有一點我還沒有去，震華就說過，軍長的酒量好，又會勸酒，本軍的軍官沒有不……的時候，沒有不長於此道的，那天就提防着。作章，你知道我的酒量，也不弱於別人的，可是那天，軍長同我划拳，軍長眞是一手好拳，……。」

於是，徧風越殺越遠，募欵的消息，扔在一邊去了。從軍長請吃飯；到軍長的對人：

「軍人對人其實隨便極了，一點兒架子也沒有!」

這樣一來，附近的茶桌上的人們也圍攏了。

使得褚老太爺更加起勁：

「軍長還是一個老子呢?說是他的家裏本來很窮，他在隊伍上跑的時又沒有一定的所在，等到當了軍長的時候才把他的老太太接來。說是有一次，他下邊的一些軍官太太請老太太吃飯，桌上一盤子桂圓，老太太沒有吃過，大家都候着她先吃，叫一聲請，她老人家用筷子夾起來就往口裏送。」

老太爺說到這裏，滿桌的四週哄然過去，他才繼續他的故事：

「……大家都忍不住笑，老太太更不好過，回去以後，她告訴了軍長，要他把面子替她抓回來。軍長想了好幾天，叫了幾個有名的廚子來，要他們完全用桂圓肉來做桂圓，表面上要同沒有剝過皮的一樣。要是做不好，就要槍斃!」

故事說到這兒，又頓着了，好像息氣；人們跟着老太爺的臉色都又肅然了。

「……廚子們這才研究出一種辦法出來，」，老太爺迅速地吸了幾口烟，繼續說：「用黃豆麵來滾在搓成圓珠的桂圓上，看起來就同帶皮的桂圓一模二樣，於是老太太就把那天在席的太太都請來，依然有一盤桂圓在桌，老太太叫一聲請，大家都夾去用手剝那層皮，老太太笑了，她說：

「還完全是圓肉做的，不用剝皮，」這樣大家才明白，老太並不是沒有玩過闊，她常常吃的是沒有皮的圓肉！」

故事完結，立刻就接上了一片讚賞和歎息。關於軍長的事情，還沒有說完；從此轉過方向，敘述軍長公館的豪華情形，褚老太爺都清清楚楚：

「……屋裏盡是紅漆地板，到處都是玻璃鏡子，……。」

「還聽說，」正在大家聽得入神的時候，褚老太爺身後伸出一個頭來，一看，原來是楊學輔的兒子楊小輔，他在中學校裏當教員。褚老太爺看是他來插話，心裏老不高興，可是，老太爺是善於忍耐的，表面上仍然是神色不變，聽他接下去：「軍長公館裏買豬油都是上千斤地收，熬出來就用大竹筐來盛。」

奇異的眼光把他望着，坐在下方的教育局長忍不着問：「竹筐？那怎麼成！那不流出來了？」

「流出來怕什麼？」還是楊小輔的答話：「流出來自然有那些狗去舐呀！」

「笑話！笑話！」

還就是褚老太爺特出的地方，無論什麼氣都能夠包滅在心裏，仍然是不露聲色，黑色的臉皮上總滿了不自然的笑紋。

三

不久以後，褚黑犧的「小女」慧芳在省城的優級師範畢業回來了。她是地方上特出的人才；在縣裏，女界中還找不出一個同她的資格相等的出來；並且，就由她從省城帶回了不少的開通氣——頭上是蓬蓬的毛髮披在額角上，身上是短短的衣袖束縛着，兩支紅潤的膀膊完全攏在外面；還有那兩支柔軟的大腿，縣裏的人們都認爲是奇跡；一個小巧的臉兒，和苗條的身材，一向就牽引着一般年青人的心。然而，在大家談起來的時候，都互相警告着：

「不要做夢了！那樣高的身價絕不是你我想得到手的！」

「祇要捨得拿這條命去拚，拚出一個團長來就成了！」這又是一種說法。

「團長？還要添點兒！」

「那末，旅長該也成了？」

「勉強。黑老婆說過的，至少要旅長才嫁給他！」

因此，要解決慧芳的「終身大事，」困難跟着她的聲名擴大起來。虛榮和幻想，充滿了整個的心。所以，這問題拖到了現在，已經二十多歲了，仍然是虛懸無着！

現在已經畢業回來了，這問題更逼緊了褚黑犧倆老和她自己的心。他們要想在「本軍」探聽點好消息，但結果總是失望，從李營長的口中知道了上級軍官都是有太太的，並且一般的情形都是「太太過剩！」

漸漸地，營長太太也知道了他們的希望，她的心裏十分不贊成這種主張。她同慧芳認識不久以後感情上就攪得如膠似漆，她們是無話不說的。她說軍人的愛情是流動的，性情又很粗暴，並且生活又不容易安定下來，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最好是不要管什麼身份，找一個合得來的侶伴，才不免人生一世！她說：

「以你的學問，人材，要找一個適合的人是很容易的！」

然而，在慧芳却無論怎樣也聽不進去，她笑了，發狂的笑：

「因爲你是一個賢妻良母，所以主張的是：『夫唱婦隨。』要我找適合的人，我找了幾年都沒

有看到過一個適合的！我看到的男人們，盡都是庸庸碌碌！」

「那末，你認為那樣的人才適合呢？」營長太太沒有笑，縐着眉頭，帶着很關切的情調。

「願為將軍妾，不作庶民妻！」

慧芳仍然是笑，營長太太怔了一下，說：

「你以後就會知道我的話是不錯的。」

她們的意見雖是這樣不同，但一點兒沒有影響到感情上。慧芳秉承着她父母的遺傳，交際手腕是異常的敏健，沉着。她的意見雖是毫不隱諱地吐來，在態度上却使對方感着她是眞摯，爽快。營長太太跑的地方也不算少了，但從來沒有遇見過像慧芳這樣的女性！

於是，由慧芳的提議，她要同營長太太結拜為姊妹，營長太太却還有更進一步的主張，她要拜寄給她的父母作乾女。

這種風聲一傳給褚老太爺倆老知道了，更是非同小可。他們要大大的請客，來慶祝這樣的盛

的人當然第一位是當地最高軍事長官團長的太太，其次就是營長太太和縣長太太，此外如商會，農會，徵收局，郵政局，……甚而至於在地方上同他針鋒相對的財務局長楊學圃的老師娘都一概請到了。

團長太太更是一位能手，她來不久以後就把駐處的情形弄得清清楚楚，她施展出她的手腕，把所有的財源都吸收着向她那兒流。誰都知道，什麼事情，與其向團長叩頭，到莫如去運動太太。今天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把團長太太請了來，在褚黑蠻的腦海裏充滿了他計劃好了的許多請求——第一是賑災會募來的兩萬多欵子的處置法，要團長給他批准；第二是他的女兒要女中校長這一席，求團長給他保薦。他知道團長太太最愛打牌，所以先就把他的女兒叫在一邊去囑咐她：

「一會兒你去陪團長太太打牌，要是運氣好，坐在她上家呢，你就打些給她吃，要是坐不到她的上家，你就多放些牌給她，你儘管輸，輸多少老子有多少！」

「怎知道她要什麼牌呢？」慧芳故意地笑着問。

「像你那一手牌還不知道！總之，你就見機行事好了！」

然而，不管褚黑蠻的佈置再週密，意想不到的一股惡浪襲來，他的一切計劃完全沉沒下去了。

晚上，暑天的夜晚倒比白晝令人愛好，涼爽的微風從窗間飄進屋來，用不着叫人來打扇。團長太太打完了一場牌，現在正倒在床上過癮。床前圍坐着的是李營長太太同她的乾妹，褚老太爺同老太娘遠遠地坐在靠窗的木椅上。

「太太一向都在大地方住，來到這樣的時候……這樣的窮鄉僻壤，恐怕的時候……恐怕住不慣吧？」

褚黑蠻不便單刀直入，想了半天，好容易才說了出來。團長太太這時正在「暑！暑！暑！」地抽吸，無暇答覆，繚繞在床帳內的是烟霧沉沉。

「其實我倒高興在小地方住，少許多麻煩，生活倒清閑多了！」

「團長那人眞是個好人，」褚黑蠻想到那樣的話頭接不下去，立刻就改轉方向，「也同軍長一樣，對人那樣的和藹可親！」

「其實我說他簡直是一個大傻瓜，」團長太太不耐煩躺着說話，坐了起來；慧芳很聰明，立刻把桌上的紙烟送過去，擦上洋火，「唉，對不

住！大小姐！……他簡直是傻瓜！隨便什麼事情，沒有一定的主見，」這時，慧芳又端起一盃茶，喝過去。

「唉，大小姐，你太好了！……自己沒有主見，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譬如這次吧，聽說她們扣在前任手裏，雖是因他們的軍隊要退走曾經提前徵收過，但是沒有收齊，其餘還有幾萬欵子，說是還在團務局，可是周縣長說是查過徵收局的收支項下，祇剩得一點兒盈餘，是一些表冊來，就報銷過去了！下邊呢？這樣就把他瞞過；上邊呢？還是三申五令地來催收煙苗捐，現在要徵收第二次，老百姓不明白，都說團長收二次烟苗捐，其實，他是個傻瓜，在中間受氣！」

話一說完，又倒下去過癮了。褚黑蠻在一旁聽起來；好像晴天來一聲霹靂，他不得不即刻聲辯：

「那裏的話，所有的欵子都早就繳到徵收局去了。團務局是從來就沒有壓過什麼欵項的。」

「是！是！是！」對方正忙着過癮，沒有立刻答覆。

「可是，現在有人出頭，說是團務局和徵收局通同作弊！」

這樣一個消息，就是無論對於什麼事都不露聲色的褚黑蠻也禁不着心跳。

「是誰呢？」

「我倒不知道這些事情，祇聽說團長現在又要查。不過，我這人素來就是這樣，知道什麼就說什麼，並且現在李太太又是你的女兒，」團長太太的手拍在營長太太的肩頭上，笑起來了，「李太太我們都很不錯，大家也不是外人，所以才說出來，意思是關照你一聲，沒有什麼的！」

「是的，太太的盛意，我是非常之的時候……非常之感戴的！不過，的時候，……太有些……唉唉，太有些那個話了！」

「並且還牽連到你這次買地方的事情，」團長太太祇顧自己說，到這兒一吓就側轉頭去向着營長太太「李太太這些事情，我假如不聽到團長說過，我又怎麼知道呢？」

「笑話！笑話！」話雖如此，褚黑蠻的臉皮上，無論怎樣使勁兒也繃不起一絲笑紋來，「總之，一切事都望太太維持，關照，總之，的時候，太太盛意我是忘不了的！祇要力量上辦得到，我是盡力報答的！」

「我也並不是希望什麼報答，不過我這人總是這個怪脾氣，藏不得話！」

「那裏！那裏！一定的！」

四

為了這事情，褚黑蠻的一家人第二天就開始忙起來——他的女兒慧芳挽着營長太太跑團長的公館，老太娘跑縣公署，他自己跑團務局和徵收局。一吃過早飯就分頭出發。不過，最忙的當然還是褚黑蠻本人；他要在語氣上和措詞上訓練她們，他要把從前的收支和表冊來重新清查過一遍。他忘去了暑熱天氣的威脅，他不顧週身的汗水浸透衣衫，頂着火辣辣的太陽往團務局跑。

「老太爺，這樣早？」其實已經將近正午了。局裏的師爺還一個也沒有來，祇有幾個團丁。老太爺的大駕一到，沉寂的團務局立刻就熱鬧起來。臉水，泡茶，拿烟，幾個團丁亂成一片。

「趙師爺呢？」這是褚黑蠻的心腹，他不向別人，面向着給他拿煙的團丁。

「還沒有來，他要兩點鐘才能够來。」

「去請他來，請他立刻就來，說我在這兒等他！」

團丁應命退走以後，褚黑蠻在籐椅上坐不

着，在屋裏來回地走，他又嫌屋裏太悶熱，把肥大的身軀移到院裏來。最後，忽然觸動了什麼似的，叫住了一個團丁：

「趙帥爺來的時候叫他等我，不一會兒就轉來。」

「老太爺要走？到那兒去？」

「徵收局。」很不在意似的，走了出去。

徵收局和團務局都一塊兒就在縣公署的左手邊，褚黑蠻慢慢地走出來，轉了兩個彎，不上幾分鐘的時間就走到了。

在熱烈的招呼聲中，一問起局長，得到的答覆是：「還沒有起來。」

於是，褚黑蠻又轉身就走，剛出徵收局，遠遠地望一個人大搖大擺地正向縣公署走。那樣的步法，他毫不猶豫的認清是教育局長胡作章——楊派最得力的一位健將。

「這傢伙這樣早，一定有些來歷！」

褚黑蠻的心裏明白，龐大的身軀仍然往前移。這時，他們正走到了一條線上，碰着了。

褚老太爺，怎麼這樣早？」那樣瘦的臉子，活像個猴子；堆起滿臉的笑紋——奸滑的不自然的笑紋。

「你往那兒去？」

「還是爲上期縣中的那部份欠欵的問題，」胡作章很快的答覆，「說去說來還是不承認，總說是上期的事情，現在管不着！可是，學校裏把教員完全給我支來，天天在局裏鬧，還不是爲這點鬼事，去找老周談判談判，要是還不行，我實在幹不了！」

這樣詳細的答覆，反增加了褚黑蠻的猜疑。

「你這時就要去嗎？」褚黑蠻要想一探對方的情形，「何不到團務局去坐一會兒？」

「好的好的！」

同到團務局，褚黑蠻知道了趙帥爺還沒有來。

於是，從天氣說到個人的身邊瑣事，又繞了個彎，這才談到地方上的問題。

「其實，學爾對於老太爺什麼成見也沒有的」，剛說這一句，胡作章頓然感到失言，盡力地糾正他的語氣，「因爲他的大少爺給我是先後同學的關係，所以我們見面的機會比較多，有時當然不免要提到地方上的事情，都覺得大家應該團結在一塊兒，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和衷共濟，這才是地方之福，我們大家都是爲桑梓服務，這樣才對得住一般父老。就不說想來老太爺是知道的，現在的事情都在想利用地方上的人衝突才好從中漁利！我們不過是後生輩，老太爺同學爾都是在地方上年高德重的老前輩我們都是一律尊重的！」

「你這些意見」，褚黑蠻仍然是笑，滿不在乎似的，「實在是針針見血！不過的時候，……不過，照你說來，你聽到有什麼消息嗎？」

「消息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不過，這些事情當然也瞞不過你老人家；學爾同劉參謀長的關係老太爺也知道，他們是師生關係，並且劉參謀長又是軍頭的本家，不知他怎麼知道從前煙苗捐那部份欵子，說是要查；學爾爲這事情很躭心，不過，他也有些困難在裏面，就是這事情他從來沒有插足，又不知道裏面的眞情實況，就要想說什麼也無從說起。」

「果然來了！」褚黑蠻的心裏明白，他想，「事情已經弄到這種地步，試試對方的口氣看。」

「就查起來，也是徵收局的事情。」還要穩一手再說。胡作章的心裏想：

「這個老傢伙眞沉着，到這時還想他一個人獨吞！」

默然，大家都找不着適當的話來接下去，然而，大家的心裏都覺得這不是結局，於是更顯得僵。

趙師爺的細長的頸子一頭鑽了進來。

「老太爺，哦，胡局長也在這裏。」

照例的客套過後，大家都就坐了。精明的趙師爺一看情形，知道沒有他插話的餘地，一會兒就退了出去。

又是幾個圈子繞過去，對話越弄越清楚了。

「其實地方上的事情，誰同誰也沒有什麼惡感，有水誰也不願它往外流，就拿來辦公益事或是分，到底總在本地方。」

「我們就推開窗子說亮話吧！作章，你是明白人，我不妨向你的時候，……向你叫響一點兒，餘款有是有點，並沒有那麼多。不過，話已經說到這兒，我們就來開誠布公，你看情形，楊那方面是怎樣的定準？」

這話怎麼好答覆呢？胡作章猶豫起來了。

「我們不必再繞彎子，大家就直截了當地談判吧！作章，你就算是楊學閘的代表，我們來談吧！」

「……」經褚黑蠻的催促，胡作章更惶惑了。「……據我看來，那方面的希望是……拐了跑趟了，一邊一半。」

褚黑蠻突然大笑起來，驚得靜候在一旁的胡作章一跳。

「……他要半地分贓，來撈這麼一個大便宜，我費的心思，貼的外水都一概不算？」

「……這也不過是我一個人的愚想，……。」

又是片刻的沉默，褚黑蠻忽然當機一動，他的策略又在肚子裏計畫好了。於是站了起來，一隻手拍在對方的肩頭上：

「作章，這事情完全在你的身上，什麼事情我們都好商量，我們祇望井水不向河裏流，無論怎樣都好說。地方上的事情不是這一件事就完了的，祇要弄得好，將來大家都有好處的！」

談判就這樣結束，胡作章就起身告辭了。褚黑蠻把他送走以後，回到屋裏來，禁不着自言自語地說：

「他媽的餓魚鰍想吃天鵝蛋！一半，他在做夢！」

五

趙師爺是團務局最得力的一員，他是褚黑蠻的機要秘書；細長的頸子，喉頭突出一個大包，顯得十分老練；一張臉子，堆滿了很厚的一層烟灰，烟盤上就是他最好的畫策的地方。

褚黑蠻同趙師爺分靠在烟盤兩側，頭擠在一塊兒討論他們的對策。

「媽的！」褚黑蠻越說上氣，「他要平分！我等肯去給團長太太上壽，沒有這麼容易的事！」

「我看……」趙師爺的聲音完全在喉管跳，

「……這事情恐怕團長太太一個還不成！」

「那是怎麼的？」

「怎麼的？」趙師爺沒有立刻就解釋，在喉管裏打了半天咕嚕，斷續下去：

「這些事情，祇要一透出去，誰不想來染一手？楊那方面一點兒不得點，他肯干休？他有劉參謀長的關係，我們還不能太小視了他！假如逼得太硬，他可以把這些空氣放到四鄉去，要引起什麼抗捐這類的事情，也是很有可能的，這樣一來，誰担當得起？現在是因為他還有想頭，所以還在秘密，要是硬幹下去，那就難說了！況且，賑災會還有他的份，這樣一過，恐怕還有更多的麻煩也說不定！」

其實這些事情在褚黑蠻的心裏，還有不明白

的？他是早有成竹；可是，就在自己的心腹——趙師爺的面前，也不願意立刻就吐出來。

於是，趙師爺的話一說完，大家都默然了。接上來的是「喀！喀！喀！」抽烟的響聲。

「我倒想好了一個辦法，不但可以解決這件困難，並且還可以斬草除根！可是，困難的就是一時找不着這麼一個人——要最有担當的人！」

趙師爺一聽，把握在手裏的烟槍扔在一旁，一翻身坐了起來：

「怎樣的一種辦法呢？」

「就在你剛才說的放空氣到四鄉去的這一點上來做文章。」豬黑蠻也坐了起來，龐大的頭送過去，伸出一支手來撥在嘴角上，放低聲氣說：

「這空氣不等他來放，我們現在就放，我們一方面再來替他們發宣言，意思是：『反對二次徵收烟苗捐！打倒團長！打倒土豪劣紳豬黑蠻！』……哈哈土豪劣紳！你說這樣對不對？祇是要一個發宣言的人，就是這個人最難！要給團部捉　就供出楊小甫來，說是他的指使，……不過，這個，最好要一字不識，就說楊小甫給他的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我可以担保，絕沒有性命危險，祇是吃點苦！祇是一時又找不出這樣一個人來。」

趙師爺尖起一支耳朵聽得入神了，他暗暗地佩服豬黑蠻的本領，他得着對方的暗示，心裏在盤算這麼一個人。

於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不約而同地倒下去過癮。「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

不一會兒，趙師爺好像中了魔，一翻身坐起身，使得躺在對方正陷在沉思中的豬黑蠻大吃一驚，也立刻就爬起來坐着，迎着趙師爺送過來的頭，豬黑蠻也偏過身去。

「人是有一個，這個人最適合不過了，說起來恐怕老爺也知道」，聲音一吓就放得很低，趙師爺的嘴差不多鑽進豬黑蠻的耳膣裏去了，「就是那個打更匠李拐子，祇要多給他點錢，一定成！他還是個孝子，祇要有錢供養他的母親，就叫他去死都成。」

「現在就去叫來問問怎麼樣？」豬黑蠻得着這樣一個好消息，更着急了。

「這事情我們要做就一點兒也不能露聲色，現在去找他不行！總之，老太爺就交給我辦去好了，到明天你就聽響聲！」

其實響聲還沒有等到明天，就在當晚就由李營長傳給豬黑蠻知道了。

李營長半夜過了才回他的公館，回來以後立刻就叫人去請豬老太爺，他知道事情已經發作，心裏禁不住卜卜亂跳起來。

跑進李營長的屋裏，一打招呼就遞給他一張印刷品；豬黑蠻的心裏明白，表面上故意做起驚惶失色的樣兒：

「這……營長在那兒得來的?!」

「今晚上團部裏捉到一個人，在街上發這樣的傳單，團長一看很生氣，就知道是誰幹的，以後果然招出來了……。」

「是誰呢？」故意的問話，打斷了營長的報告。

「……還有誰？就是楊學甫的兒子楊小甫主使的！」

「哦，這樣想不到的事情，怎麼會來幹這種事？其實我到沒有什麼，……哈哈，土豪劣紳！我也沒有這種資格！公然要打倒團長，真是本領非凡！」

「……現在楊小甫已經捉到團部來審問，在先是抵死不肯招出來，團長氣得要命，他說他無論在

那兒駐防，從來沒有遭過誰的反對，現在公然要一樣糾合亂民來搗亂！團長氣得直拍桌子，叫把「火背」給他揹上，烙得他死去一頭，以後才擱手。」

「楊學圃呢？」褚黑蠻耽心着的還是此人。

「聽說楊學圃今天下午就上省去了，沒有提着，他們也是早有準備的。」

「哦！……眞想不到的事！」其實在褚黑蠻的心裏「想不到」的是楊學圃就在今天上省，有這樣碰巧的事！

自此以後，縣裏祇剩下褚黑蠻的勢力，誰也沒有力量來同他抗衡了。

六

假如說世間上的事情眞是有什麼上帝在決定的話，那麼全省的老百姓都應該怪上帝太多事了！除了一些零星的戰爭不算，每年必定有一個大變動；從辛亥革命起，二十年來如一日！

褚黑蠻當老太爺的第二年，當然也不能例外。正在四鄉快着打穀的時候，離省城很遠的地方爆發了戰火，並且很快地就蔓延到了全省各地，聽說這次是聯軍進攻省軍，非要逼到駐在省城的劉師長下野不能收場。

對於這次的變動，褚黑蠻很久以來都好像覺魂失魄似的，他放不下心的是楊學圃回來，那是一定報仇的！然而，褚黑蠻雖是有手腕，却沒有辦法來改變上帝的決定。一切的事變，都在他的預料中實現了！

縣裏的駐軍被趕走了，他失掉了「乾女婿」的營長底靠山；楊學圃回來了，他增加了「殺子之仇」的一位勁敵。

不會褚黑蠻再會「打條」，(注)對於這樣的危局也感到束手了；他爲目前的環境提心弔膽，然而，總於還是什麼辦法也沒有。

幾天以後，驚人的消息在褚黑蠻的意料中襲來了。

秋天的空氣，異氣沉悶，絲絲的細雨，更增加一翻愁情。下午，團務局的趙師爺慌慌張張地跑來，一看神情，褚黑蠻就知道有些不妙。

「聽說今天從四鄉來了大批的什麼代表，到團部裏去請願，」趙師爺喘不過氣來，天氣雖是不很熱，在他的額上仍然湧出豆大的汗珠。「就爲的是去年的烟苗捐和賑災的款子；並且，還聽說團長對於這件事情也很發氣，說是要嚴辦！」

「嚴辦？這消息是從那兒得來的？」

「我有一個表弟的舅爺在團部裏當副官，就是他傳出來的消息。」

「哦，這個副官有沒有什麼力量？」褚黑蠻的心裏又一動，他希望能够在這兒找到一個罅隙出來。

「不行！不行！那方面有的是人，聽說這次這位團長就是楊學圃的門生，並且，這位團長，聽說固執得很，是一點兒也不能轉圜的！」

「……這樣說來，恐怕祇有……的時候……祇有……三十六條計，走爲上策！」

「走？往那兒走？現在你怕還沒有人注意我們？况且，一家人拖起，往那兒走？就走了，這一部份家財還要不要？」

「……我的意思是……暫時躲起來，不露水面，把這個風頭讓過去，將來有了路子再說。」

褚黑蠻的聲音在喉管裏發抖，他們兩個人的眼睜睜地對着，互相聞聽出了心跳。

「那末，他們更來得厲害，一定會把全部家產拿去充公！」

「……照你說……我們不是坐以……的時候……坐以……待斃！」

大家的眼光都落在地板上，沉思；經過了片時以後，趙師爺忽然抬起頭來，望了望豬黑蠻，好像要說什麼，但又一口氣咽了下去，站起來，在屋子裏來回地走着。

「現在……事情已經逼到這種地步……別的辦法……唉！一點兒也沒有！」

「有什麼辦法嗎？」豬黑蠻忽然抬起頭來，睜睜的眼定着站在當前的趙師爺。

「……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又重複一句。

又是沉默，嚴重的沉默。趙師爺在屋裏踱去踱來的步，漸漸地加快，最後，忽然又來停頓在豬黑蠻的當前。

「我說，現在祇有……唉，祇有一個人才能挽救這樣的危局，祇要她，……唉，她答應了，什麼問題也沒有，並且，老太爺在縣裏的地位，還是穩穩當當！」

「誰」？豬黑蠻一吓跳起來了，他耽心趙師爺在開玩笑。

「……還有誰？」細長的頸子伸過去，撓起一張嘴，貼在豬黑蠻的耳邊，「這些事情，全在大小姐身上！」

豬黑蠻一時怔着了，說不出話來；他懷疑他的耳朵有毛病，嗡嗡地響得心裏發慌，趙師爺還時也不作聲，退過去坐在椅子上，靜候對方的答覆。

「不是聽說這位團長已經有了太太的嗎？」這些事情，豬黑蠻早就留意到了的；却想不到趙師爺又別有見地：

「太太有是有的，那有什麼關係呢？如今的大頭們，那個不是三妻四妾？聽說這位團長，祇有這種事情才打得動他，別的都不成！拿大小姐的人材和學問來說，怕他有多少太太恐怕也不是對手！」

「……當小可不成！我姓豬的再怎麼沒有價值，也不能這樣去丟臉！」

「那……那就聽憑老爺好了！」

勢子成了殭局，大家都板着臉默不作聲。

「……這樣好了，」豬黑　忽然抬起頭來，好像又想起了什麼文章，「你先拿人去探探團長的口氣再說。」

趙師爺一看話有轉機，喜得心花怒發，趁勢就站在屋的當中，搖頭擺尾地發揮他的主張：

「如今的事情，新章，沒有什麼大小的，祇要兩個好；要是大小姐答應，這事情成了，我們都要沾些光，以後，還怕他楊學嗣！他十個楊學嗣百個楊學嗣還不成！……不過，這事情得快些，我晚上就來聽信。」

沒有回答，豬黑蠻陷入在沉思裏去了。趙師爺一看交涉已經辦妥，於是告辭，走了。

×　×　×　×　×　×

幾天以後，團長結婚的盛況轟動了全縣人們的心，豬黑蠻在縣裏的地位和勢力也更加鞏固了。

註：——

一，牛欄門：學校的別名。

二，轉：此處讀去聲。

三，火精子：即木炭。

四，氈窩子：即氈帽；在豬黑蠻的家鄉，祇有黑氈帽，故以作他的形容。

五，沒有那一轉：轉也讀去聲；此句形容其心肺之爛。

六，二流烟：一種鴉烟的名稱。

七，邋：讀若念，係指不很乾但也不很清的東西。

八，鵶：讀若「烏鴉切」，老鵶即烏鴉。

母親

劉祖春

鄉村山谷裏的夜，比城中來得快一點，日頭爬過山，黑暗就有了勢力，極無情的吞滅了一切。山呀樹呀，皆看不見了。

鴨子嘴谷裏的做田人，白日裏在田間忙個不停，流盡了汗水，這時已疲勞極了，在黑暗裏，荷着鋤頭，籮筐，笨重的犂，沉默無聲的各向家中走去。他們早上在霧中離開了自己的家，唱着山歌，吹着唿哨，下田上山去工作，這時節從田中帶回來了的全是疲勞，只希望好好的吃一頓，睏一夜。他們沒有什麼奢望，也沒有怨恨，只知道成天耕種，爲城裏有錢人耕種，不餓死，就够了。這鴨子嘴谷裏的人是被一切城裏有錢人稱爲能幹做田人的。

天空中，黃昏時放着異彩，美麗輝煌一如女人的臉兒，給人以一種無上的神力。美麗的片雲，慢慢的變成黑色，像一個鍋底，漸漸的將個不見了。于是這里那里貼着無數的星星，瑩然含了晶淚，作着靜默的悲戚。

鴨子嘴全然浸入可怕的沈寂中，一點響聲也沒有。不知某一處隱隱的有孩子家在哭，小狗在叫。樹枝上不時傳出春啵囉與春鈴鐺的聲音，還夾上一聲聲別的鳥兒的嘆息，哀叫，遠遠送來的便是那邊山脚下的小溪的幽鳴。夜裏一切都變得不同些，白日間聽來嘻皮涎臉的水聲，這時也就顯得很淒咽，偶而被風吹斷了，簡直像一個傷心的小女人在林中低泣。

突然，不知那一家的狗吠了起來，跟着谷裏所有的狗鬧聲皆放肆的在黑暗中吠着。對面山脚下有一團火光，在移動，還加上人語聲，像在尋覓什麼，咀罵什麼。火光晃着晃着，爬過了山，稍一轉灣，從這邊便望不見了。於是狗聲也停止下來。仍舊是一片沈寂與無涯黑暗！

這村裏婦人往常皆睡得早，一吃過飯，便抱着孩子休息了。今夜則不同了一點，仍然在工作，驚疑恐怖的心，吊着放不下來。住在這山谷南端離村子略遠點地方一個老婦人，更比別人担着一分心。

這老人就是儺喜娘。爲自己爲兒子長年溝溝的轉動她那架古老紡車。

儺喜娘，人已老了，白髮如霜，莊嚴地坐在燈下，背雖微駝，可還硬朗，很勤快的轉動着那架古老的紡車。影子拖在牆上成一堆。燈光很可憐的從門縫中溢出一線來，劃破了屋前的黑暗。

伏在儺喜娘脚邊的是她的小兒子狗崽。狗崽是一個好孩子，年紀小雖小，已能够找自己的飯吃了。他在財福伯家放水牛。這時正從財福伯那里把水牛關上牛欄，回到母親的身邊。每夜回來時，他都感到十分勞倦，腰酸手酸，頭不能好好抬起，需要睡覺。但他知道他若睡得太早，娘會寂寞呵。望着娘手脚不停的紡車，小小的心，總覺抱歉似的不安，故意找出許多可愛的話頭，使娘發笑，而且罵他，漸漸把心開了，他也就快活了。但是，日裏的工作使他太倦了，一面爲母親說着各樣癡話，一面便低垂他的小頭，伏在膝上睡去了。做娘的望望伏在自己膝上的狗崽，心中

充滿了憐憫與愛情。

紡車聲突然停止了，狗在叫，儍喜娘張耳聽。

她正等待大兒子儍喜回來！

儍喜並沒有如她所期望的回來，狗聲停止後，仍舊是一片無涯的寂靜。儍喜娘把頭搖着，嘆息着，紡車於是又無可奈何的轉動起來。

儍喜娘腳邊放得滿滿的一籃棉花條，左腳踏定了紡車，右手裏握上一根棉花條，另一隻手便機械的轉紡車，白白的棉線就抽出了。於是揚得高高的轉下去，轉在線子上，這樣，一次又一次，車上的線子便在儍喜娘手下慢慢加大了。滿軸時，儍喜娘拿着一片烏色斑點的箏殼葉，把牠捲成小筒，小心的向鐵針尖端送去。桐油燈光慢慢變小，眼前的景物皆模糊起來。一雙老眼，突然覺得昏花。人窮了，燈也欺人，儍喜娘發氣了。站起來，撥了一下燈草一個黑而慘黯的影子，又高又大，可怕的投在牆上，屋頂上。

「呼——呼——」

身旁狗崽在鼾着，小小的身子，有時又略動彈一下。娘低眼望了他的毛頭一下，不說什麼。

燈光放大時，可以看見屋裏一切：屋正中的神龕，變黑了的紅紙上的天地君親師神位等字樣，為一個進香的青花碗影子所遮，看不見了。左面靠牆地方，靜靜的躺下兩舖大小不同的床，一橫一豎，張大了四方口，對着屋頂上掛着許多的像死蛇的煙塵條子，那一方是一個土灶。——這便是她家裏所有的一切。

儍喜娘坐下來，正要繼續她的工作時，狗崽在夢中喊出了聲音：

「哎呀……哎呀！……福生……莫踢咾！我求你！」

狗崽在夢中被他主人財福兒子大腳大腳踢，踢得狗崽疼痛，不敢抵抗，除了哀號，身子在燈下也不住閃躲。這一邊，娘可痛心了。一時財福的橫臉，福生的狠毒，皆親切的想到，她打戰，用力登着紡車，眼睛內滿含了熱淚。十二歲的兒，不是娘養的血肉做的麼？為了一口飯，單只一口飯，便像賣了一樣，踢呀，打呀，任人折磨，不敢過問，作起事情還得格外小心……

「唉，若是他爹在時……」

狗崽的爹在時，狗崽怕也同福生一般成天上學去了。那時他爹是如何有力呵！單身兒向城裏道門口財主家討四十石田耕種，計四六成到的手，一年到頭，何曾歇過？他眞是恨不得把自己性命也堆在田裏，希望多收一點。那時候，家裏有米有錢，何曾想到今天？儍喜那時還小得很，就那麼肥，那麼黑，成天笑成天玩，又何曾知道什麼是憂愁？可是，不久天旱了，所有的田地，皆乾成一片荒地，狗崽出了世。孩子命醜，剛滿兩周歲，城裏主人便把田取回了。爹爹害黃疸病，足足病了半年，同一片乾葉一樣躺在井坎邊，死了。人說是狗崽命太大，把他爹沖掉了。其實，田已沒有，吃什麼，穿什麼，不怕？如今儍喜長大了，沒有田，力氣大，也只好天天砍柴了！

儍喜娘想到這些，心中感到不平，覺得一切無望，眼前便覺得黑起來，像深夜跌在潭水裏，無一點可抓的東西，忘記了她的紡車，也忘記了別的，手中握着烏色斑點的箏殼落在燈下只是發癡。

「算了咾！……痛喲……伯伯！」

狗崽又在夢裏喊。他夢到財福伯伯用竹條抽他，痛得很，哭了。身子亂兒，終于掙扎醒了。望着娘，以為娘在望他。財福伯伯的竹條彷彿還在抽，沖着一臉橫肉，很深的印在腦裏。他說：

「娘，我又夢到財福伯伯………」用竹條抽他的事沒說出，便不再說，淑住了。他擦擦睡眼，才記起這是說不得的，娘會因傷心呢。窮人的小孩，爲了生活，也鍊得出一種可愛的聰明，也更知道愛媽媽，都是很自然」

但是娘不理他，仍然癡癡的坐着。

「怎麼啦，娘！你不紡了？」說了狗應用小手去搖他的娘。娘被他搖醒了，只望他一眼，嘆口氣不說別的，伏身又去穿那雜穿的線子心。狗應幫她的忙，只一下就成了。

「娘，你剛才想什麼去了？」

「我想，」娘說了停一下才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呵。」

燈光這時很明，射到屋角的一堆稻草上。狗應想起脚上草鞋耳子已經斷去一隻，便立起身來，去取草。他搓好三根草索，一頭紮在柱上，另一頭便圍上自己的腰間，編織他所需要的草鞋。

「大大呢，娘？」狗應織好了大半隻草鞋時才記起哥哥爲什麼還不見來，便斜了頭問那正在紡車的娘。

「大大？你大大和張大都被財福伯伯喊去了，剛吃完飯的時候，這時還不見來呢！」

「甚麼事情？」

「鬼道知啦！總，眞急死人！——我只怕又是什麼捐款，那就壞了。」娘說時，心中憂愁起來，她想：「不壞麼？我們自己連飯都無着落哩。」

「娘，捐款？還有捐款麼？」狗應覺得驚駭起來。

「不是的；是怕他們又要捐呵！」

「娘，他們爲什麼捐我們，我們不是比他們更窮麼？」狗應想到本村裏捐過他家的人，想到財福伯伯，他奇怪。

「哼，就是窮了，他們才狠命捐你呢！若有了錢，就是勢力。你看財福伯伯敢捐豬應伯伯家麼？」

「那麼，窮人就該死！」

狗應心中不覺哼了一聲「鬼世界！」

他打好了草鞋，仍舊又坐回娘的身旁。一忽兒偏了頭向他娘說：

「我明天長大了，我做官去！」

一種興奮的希望的光，從他的小小眼中閃了出來，射在娘的老了的臉上。狗應見一切做官的人，皆威風凜凜，有力能做一切自己如意的事，所以他也想做起官來了。至于娘，她聽到自己孩子在嫉憤於一切時，說了這樣似夢的話，又是眞話的話，便在心裏大大的震動。覺得孩子的可憐同可笑，所以也很感動的笑了。老的縐紋寬鬆起來。小孩子的命運什麼人能註定呢？未變的蚊呵！娘心裏也燃起做官的火來，一種熱與一種力暫時包裹着她的心，一種夢境在開始招誘她，轉變了她的所有的注意。她暫時忘掉了儻喜同別的。

「娘，我將來一定做官哩！有團隊，有護兵，還有一切。我第一個去殺的就是財福伯伯！——他可惡啦！」

狗應彷彿已做了官。話裏面充滿了力量，充滿了仇恨，說時雙眼直瞪着遼遠的前方。

「瘋狗！莫瞎說，你不怕麼？官不是我們做的呀！」

「怎麼！——我有槍怕嗎？」

娘沈默了片刻。心裏想這孩子當眞瘋了。望望那副莊嚴可笑的小臉，那副發瘋的神氣，老心裏，掀起了莫名的沈痛。同時她感到孩子的一顆活躍的心，與自己合而爲一。她伸腰去吻他，可

是又停止了。

外面死一般沉寂，黑暗。屋內除了兩顆感覺不同的心，在放肆的奔馳着自己的路程，一切也是靜靜的。一個短時的沉寂。

「惠！你先睏吧！」

娘親切的喊一聲孩子，便抱着他，走向屋角。她吻他，有力的說：你快快長大！她的聲音有些兒顫抖。

一個龐大的短短的影子還停在孩子的床邊。那小孩子還是說小孩子話：

「娘，我做了官時你就不要紡車了。」

「好，我不紡就是。你乖，好好的睡。」

狗惠睡下時，迷迷糊糊，一面想到看牛挨打的事，一面還聽着他娘仿彿在嘰哩咕嚕說什麼。

「溝……溝……」

娘還是在搖她的紡車，從燈下的老臉望去，顯然的比以前更焦急了。儺喜應當回來了可是還無影子。

「殺！……殺他！……哂哂！」

屋角裏床上狗惠在睡夢裏喊着復仇的夢話，儺喜娘聽到了，她心裏浸透了悲酸。

四周無聲。一會兒狗又吠起來。她的車也停了暫時不搖。她屏息呼吸，昂起頭顱，靜靜的聽。

「儺喜總當回來了！」

但是狗聲完了，就又寂靜下來。剩下的是心中一團爲恐怖與悲愴所和成的情緒，啃着她，揉着她，使她的靈魂發顫。

她的雙頰淌下兩串老淚來。

燈光跟着慢慢淡下，把牆上一個影子，變得又大又模糊起來。這黑夜，這茅屋中，就祗剩這麼個一個可怕的死僵僵的黑影。

二

第二天清早時分，儺喜才從濃霧中回到鴨子嘴谷裏。霧太大了，一切東西皆看不清楚，除了眼前三五尺遠近可以辨明的一條小路。他是從山上一直打寒戰回來的。

娘通夜坐在小竈上揩老淚，讓狗惠默默的在灶前灶後忙碌，她把狗惠應該到財福伯家看水牛的時間也忘記了。老人家容易爲一點小小不安哭泣，和一個小孩子一般，這是眞的。她爲了恐怖與各種極不可思議的設想，壓迫了一個整夜，不安的程度，是無法去形容的。她從狗惠睡後等到天亮，等到這時，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哭泣了。

「娘！」這聲音又低微，又顫抖，充滿了懷悔與溫愛，儺喜已踏進自己茅屋了，雙眼始終閃着沉毅樸實的光。這是一個結實鄉下砍柴人，生活使他知道得更多一些，他知道愛自己的娘與年幼的弟弟。

當這時，娘瘋一般立了起來，她像獲得自己生命時一般的狂喜，叫了起來：

「哎喲！你回來了！」

說時撲向前，握着兒子的大手，過細端詳，看看是不是自己眼睛花昏又認錯了。她喜歡得又流了淚。她說：

「昨夜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看，冷得打戰了，快來加衣！」

她口裏罵着「天譎的呵！」走向床鋪去取那件舊衣，冰冷的淚還停在頰上。

狗惠蹲在土灶後燒着火，火舌頭夾着一捲捲黑烟從灶口噴出來。紅的火，吻着小臉。使一張眼淚矇矓神情暗淡的臉，變成了更可愛的顏色。

他已不夢想做官，爲目前情形控制了他的感情，他也一樣在担心哥哥。一種莫名所以的幼稚的恐怖，比起財福打他罵他，還感到有力些，娘儘管

哭泣，也懶于勸慰。池有他自己的天地啊。但是當哥哥來時，小小的心，忽然輕鬆下來了。

「大大，你昨夜到那裏，一夜不見影子，娘差點急死哩！」他手中還握着一把枯枝注視着。

「×他媽的！鬼事又上身，派去守卡子啦！我本安心轉來報聲，免娘着急，那麻子周隊長一點不容情，剛到團總那裏，說完了話，就被催上山了。」

說了有些憤怒的樣子，可是很倦乏似的坐下去，又擦雙手，眼睛釘在地上。

「怎麼又守卡子啦！有事情了麼？」

精伶的弟弟，爲過去的以及別處村子的各種經驗所教訓，知道村子中若需要在四面山頂守卡子，或用矛刀鋤頭去放哨時是一種什麼事情。沒有軍隊的地方，這類事簡直長年如此過活的。去年大家嚷土匪三五八安排來打劫時，不是玩過一次麼？雖然三五八沒有來成，卡子可守了一月多。不過那時村子並沒養軍隊哩。如今則軍隊正由大家出錢出米養着，還要自已守卡子嗎？狗崽由懷疑的結果，感到一層恐怖。心裏想：軍隊呢？他剛要開口問問他哥哥軍隊事情，娘已提了那件舊藍布夾衣走過來，便瞅着不問，注意到娘那可以使人流淚的神氣去了。

娘一面詢問哥哥昨夜的情形，一面且大罵財福伯伯無良心。其實呢，娘見了哥哥，正喜歡得很咧。聽儺喜說到守卡子情形，那老婦人就喃喃的說：

「嗯，他們才命大囉！睡了還要別人鬧起眼守夜，別人挨冷喝風，你們蜷到被窩裏，你們就是皇帝命！這樣磨人，天會放鬆不成？……」白頭髮搖個不休，轉動在灶前灶後，顯然的，做事的能力，因儺喜平安同來又恢復了。「我昨夜通宵不睏哩，儺喜，我怕你……嗯，總之，窮人値什麼錢！」

儺喜娘眞是愛她的兒子，兒子也就是她的性命。這是一般母親的心理。

「儺喜，你們共有幾個人？」

儺喜說：「全村子裏的大人都到，除了小孩同女人。分八棚，一棚十二個人。」

「被物呢？這麼冷，沒有怎麼能行！」

「有哩，三床大大的，其實並不很冷，燒一大堆柴火，便暖和極了。我們大家圍了火堆，說說笑笑，一夜快快的就過去了。」

爲了使娘心裏感到好過，儺喜的臉，故意陳着另一幅顏色；儺喜的口，說着與昨夜情形完全相反的虛話，且溢着高興的調子，就彷彿昨夜在山上同花腳苗女人幹了一整夜荒唐野事，這時提起了還感到酣醉的快活似的，把娘哄騙了。

娘可還在 絮絮不休的 罵財福伯伯：「一刀砍的呀，絕三代子孫呀……」提到財福，她才是氣。

「娘，算了，是他們的天下……」說着伸了伸懶腰，瞅着弟弟：「你還不去放牛，狗崽？快去，讓我來。」

狗崽眞是忘記了看牛大事，被一團弄不清的概念，深深的擾着。窮苦的孩子，與別人不同，照例多想一些不該想的事，而又是那麼憂鬱得可愛的。放牛的時候到了，不能再遲。他想到財福伯伯的鞭子， 老老實實站起來，一面口裏答應着，一面很依戀的望了哥哥一下，對娘說：

「娘，我去了。」

聲音是那麼咽哽，可憐，像不忍離開娘與哥哥似的。然而終於去了。

「快快轉來啊，狗崽！」

小小影子一轉，消逝不見了。

娘在和麥粉。白白的麥粉，停在一個黃色缽子裏面，被娘用手提到尺來長，然後一條一條投

到鍋子裏，「麥它它。」鍋子裏正騰着白雲般的蒸氣。娘的心裏，充滿了不可容形的愉快，這愉快也像雲又輕又鬆。

「儺喜，今天進城去，昨天砍的那担柴會乾了。」

「噢。要買什麼麼？」

「得了錢，你到場頭買三升麥子，麥子完，今天夜飯都不成。」

「唔。」

儺喜坐在灶後，眼睛盯着紅火，為一串別的事情纏繞了自己的心情，不大說什麼。他回想着昨夜突然發生的事情，不住盤算着。他的耳邊先響起團總伯伯的話：

「……清楚了麼？因為我進城見大人有公事，所以把軍隊帶去保護我，不久我會轉來。你們暫且看守卡子，小心一切，聽朋隊長的命令，不得無故不到，這個，是保護你們自己的家，你們若願意土匪或強盜搶你們，不聽我的話也可以。我對于村裏的事，眞是操盡了心力，還討你們恨惡。……

「還有這次進城的軍隊要餉糧，下月的捐款，我已經交帶提早收齊的。昨天派人收時，為什麼有些抗繳！這眞是豈有此理！難道軍隊是我個人的？不專為保護你們生命財產養下的？我問你們：你們是不是要性命同田土，你們抗捐？這是犯法呵！這些可惡的傢伙，我清楚他們安心在同我搗鬼，我同來一個個算賬就是了。……」

一羣人聽着財福伯伯這篇嚴厲的演說，昏駭透了。人是那麼多，皆十分結實的，木雞一般立在那裏，就像沒有一個人似的。靈魂被鬼抓跑了，一聲不響。團總走了，才像鴨子進港般嚷起來，輕輕的咀咒，唏竊，大聲嘆息，那些已繳了捐的則正大大的感到僥倖的喜慰，還一面怪着那些不繳捐的人，且為他們担憂到日後團總伯伯的不容情。那些暴燥鬼簡直在大罵，但沒有誰敢去應和這些大胆的人。

上山了，大家在黑暗中坐下，沒有個人意願說話。他們是十二個。除了儺喜皆是做田人。他們需要睡眠，這時比吃飯還迫切，可是不能睡，不敢睡。他們有守望的責任！

末了，儺喜找了些乾柴來，大家見了火光才活動些。他們開始說話，且漸漸論到團總進城的事情。這是張大一個人開的頭。這人曾在外面隊伍裏混過，見識自然要多些。他的聲音也響亮，把個個人眼睛皆說得發怔起來。

「你們放清楚點，這是鬼把戲哪。有公事？卵公事！我就不信。我們養的兵，保護他個人，這才豈有此理，說到團捐，我老張就是不繳的一個。時候還差半個多月，又想先撈到手。我問過那些兵士，五個月來就只領過一塊錢的餉，錢到那里去了？嗯，我，老張跑過多了，司令官團長，……大火線，都見過，怯他！」

張大說得口沫四濺，把人人的憤怒皆提起來了。一個年老禿頭名為觀音保的就插口說：

「團總馬夫楊跛子對我說，團總的婆娘兒女也一同進城哩，眞不知道是什麼路數！」

觀音保是個老實人，他的捐款早已繳過了。但是對於團總全家進城這事可放心不下，十分擔憂。說了上面的話，他深深的嘆息。

大家皆疑慮起來。

「我說有鬼，鬼就在這裏頭，不是麼？說進城有公事，帶一家去嗎？我只怕是……」

儺喜坐在灶後，想到這裏，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全身緊了一下。

「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這問題帶來一種壓力，一種恐怖，無情的襲

嚇着這年青砍柴人。目前的事情，看去在變了，有些不同起來：忽然守卡，忽然全家進城，……這是什麼把戲？但他越想越糊塗，永遠不明白。

他抬頭望着娘，娘在舖麥它它到碗裏，要吃飯了。娘忽然記起昨天段甲長來收捐的事情。

「儺喜，昨天我不得告你，那段老頭子又來收捐哩！」

「送他多少？」

「送他？拿什麼送他？老命一條！」

儺喜忘了家裏飯都不能吃，亂說起來。吃麥它它的時候，娘邊吃邊說：

「你看他凶麼？一跨屋，什麼不說，開口就是要錢！我想到你賣柴還沒回來，總要送他，也不能的，所以我悄悄走出去，躲到長順家裏，一直到他把我的麻雞婆帶走了，我才回來，刀砍的人屠戶，天有眼哩！」

儺喜只沉默的說了一句輕輕的話：

「你看他都有後麼？」便不響了。

當儺喜穿好草鞋，担着一担乾柴，預備動身時，娘交給他一個麻布口袋，作裝麥子用的，並且爲他紮到腰間。忽然又記起桐油已經完了，昨夜就坐了半個黑夜，得帶一個罐子買些桐油回來。娘說着儺喜呀，快快回來呀，儺喜走了。

儺喜今天身上不快活，心中也有些不同，只是說不出所以然就是了。在半路上，儺喜聽別人說，鴨子嘴的團總昨夜三更時離開了鴨子嘴，也不相信。但是他想：

「果眞麼？那怕是有要緊公事罷哩。」

天氣很淸明，很爽朗，正是一個好在田裏拚命的日子，一個很和平的日子。儺喜不相信有什麼難測的事，在這樣日子下發生的。並且他暗忖着一切到了城裏就會弄淸楚的。在椅子坳休息的時候，他見到許許多多人從自己眼前走過，許許多多行李很快的不休息的担着走了。各人的臉，都帶着幅異樣的顏色。儺喜在抽乾煙，他不注意這些，他的光眼只落在麻布口袋上與黑油罐上，他在計劃着賣得的柴錢的支配：

「三升麥子，半斤桐油。」

但一到城裏，×部裏拉夫的便把他一隻膀子縛着帶過道尹衙門去了。

三、

將近正午了。

太陽閃着光，吻着鴨子嘴四面山上的綠樹，吻着靜靜的田水，吻着一大堆茅屋與爾所特有的瓦屋，太陽仿彿在笑，浴在這笑容中的鴨子嘴全村看去也是很和平可愛的。

但是，實在並不如此。自從團總全家三更溜走，並且不依照他自己的走向城裏，反之卻偷偷走往×縣那條小路的驚人消息由張大嫂傳出後，鴨子嘴全村人已慌成一團糟，驚得不成個樣子，大家仿彿踏入了死的絕境，可怕的鐵掌，已抓住自己的腦頭。男的女的，一點也沒有辦法。

「天呀，這是什麼禍事呀！」

「毒心腸！三更時就悄悄溜走，不顧我們了。」

「我們養的軍隊呀，輕容易給他個人就帶走嗎？」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也往×縣走麼？」

「我們田土，房屋，傢伙呢？」

「哎喲！天呀！……」

他們沒有錢，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除了許多農具與足够一月多點的糧食，什麼也不能帶走！還有他們快要下秧了，他們不能拋棄這些比性命還貴重的田畝，容着肚子逃往×縣！天知道，逃到了×縣就平安了麼？他們還要納糧，還

要送城裏主人家的六成或五成的租谷，縱是丟了田，躲避了當下的災難，能免掉這些麼？為了家，為了性命，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逃向別處，除了用死來作最後的抵抗！

末了，吳瓦匠忽然出現在村子裏。他是鴨子嘴的人，長年都在城裏的。他這次突然回來是替自己村子帶來了個恐怖消息轉來的。他說：

「呵唷！不好了！城裏的軍隊前天就從擂草坡那條路上開盡 ，許多財主人家也早逃往別處了。你們眞是在夢裏。××軍隊已打進了××城，今天說一定開攏我們縣裏，不久就到四鄉來了！……」

跟着這消息傳遍了各家，各人的心裏皆在念着：外省軍隊打來了！

太陽也陰下來。

儺喜娘的家，在村子南頭，也離村子遠些，村中的空氣，到這裏變了：那里是恐怖，這裏是和平，那里是緊張與不安，這裏則一點也不。屋進城的一條大路，靜靜的沒有人過身，四周都是明朗可愛像一首小詩。這老婆子正安安靜靜的在工作，等她的兒子！

她不知道××軍已進城了。她把紡車架在屋前坪壩裏，太陽投射在她的老臉上，她很快活。她折了身子坐下，一心一意整理自己的棉花條，把紡好的與未紡成的分開起來 ， 數着自己的成績。

「一，二，三，四，……」

線子白白的，兩頭尖起，中央臃大，像一個小小的菜瓜，數目已積到五個。這眞是個可驚的數目，要兩斤棉花條才可以紡得成功的！牠們在眼前跳着笑着就像一張狗崽的小臉 ， 可愛而玩皮，使儺喜娘的心無端微笑起來。

「五百錢已經到了手，天夜了，不愁牠不是一吊數目啦！嗯，人老了，手還不硬，要做事，不愁做不完咧。」

心裏想着就高興起來了。

「儺喜賣柴有點錢，我又有點錢，只要能這麼漲上去，我不用發愁了。……」

工作能使人快活，因為是有收穫的。儺喜娘唯一滿意的收穫，便是錢。若果這錢是一大堆，她會樂得發瘋哩！她看淸楚了錢是必須用力氣才能換得的，因為她家三代人都是那麼在工作上掙了命然後才得到那錢，所以她從不怨恨工作，能做什麼，便做什麼，特別的用力。到老了她還是不會自棄。

線子在儺喜娘手下加大了。

「滿……滿……」

一切一切，在她心中失去效力，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除了她的紡車聲，快樂的均韻的繚繞着她的雙耳，音樂般的沈醉着。

這時，一種簡單的念頭，夾着光輝，推動了她的暮年的想像，照耀着她的生命的前途，她恣意的從錢上想到了一切：

「儺喜的八字 ， 胡先生不是說過是財主命麼？砍了三年的柴，也該保佑他種種田的。今年秋後，我一定要他上城裏主人家去。他這麼高，這麼結實，岩保就比不上他一隻脚，偏心這烟鬼討得好田種，我儺喜就不行。……」

她有點恨岩保，也是由於羡慕吧。可是自己的希望總遠眞些。一塅水汪汪的田，中間正在犁着紅泥土的自己兒子，以及那不斷叱咀水牛，抽打水牛的聲音，皆明明白白的在腦子裏晃着。她在偷偷的笑了。四顧一下，她想：「狗崽也快成大人了……」於是便計算到自己，自己雖是老人也不應該吃閒飯才好，「滿……滿……」的還要紡這車，為得是紡自己棉花，預備狗崽過年的

新衣！家裏這時已經有飯可吃，飯熟時則由自己提着飯食到田坎上叫儺喜慢慢吃，一邊便同他說笑話。……

到後自然更放肆了一點想到兒子的媳婦上面來了。

「討媳婦也難！女人一進屋，自己的兒子縱不變卦，我也是一個多餘的人了。能强如一匹母牛，軟如一頭綿羊，有婆婆，有丈夫的，那裏得呀！……」

于是眼前便晃着鴨子嘴村裏的所有的年青能幹女人的臉子，她在腦子裏選擇了又選擇。

太陽忽然躲在雲裏，儺喜娘身的四周，失去以前的光明。有鵲兒在樹上吱嗜吱嗜的叫着。

前幾天見到岩保的娘抱着孫兒，儺喜娘眞羨慕得流饞涎。岩保娘才五十三歲啦！想想自己六十多歲的人了，這樣一來，心兒沈重起來，一切的美夢破滅了：

「命苦呵！……」

紡車兒漸漸顯得無力起來。許許多多可悲的暫時已忘掉的事情，瘋一般都集上了她的心房，她覺得自己老了，也完了。

日頭斜時，儺喜娘感到一點肚空，記起了她的兒子的麥子。

× × × ×

夜間，鴨子嘴四面山頂上晃動着火炬，盪漾着人語聲，嘆息聲，咀罵聲，在死一般的空氣中，他們提心吊膽的望着黑暗的前方 。他們在守卡子，一棚仍然是十二個，只不見了沈默無言的儺喜。這年青的砍柴人，他在什麼地方呢？大家都在掛念他。他早上担柴進城後，並沒有買麥子同桐油回來。

挨進城那條大路的坎上，一間小小茅屋，照常點着燈光，這時正發出一種淒慘欲絕的瘋狂的老人泣聲，另外還夾着一個小孩的哭聲。

「……祖宗菩薩，爺爺婆婆呀！保佑你的子孫，我的命根兒，我的儺喜，你保佑他好好轉來，躲過那天殺的××軍隊的手，不給他們拉去，躲過刀槍，快快轉來。菩薩呀！他是我的命根呀！菩薩呀！保佑我這命苦的人！……天呀！……」

鴨子嘴死去了，在黑暗裏消滅了。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夜在辰州

賣柴婦

宋戒脩

遠歷鄉中跋涉苦，緩步負薪入城郡；
遊遍都城通街衢，眼花目眩那是路?!
疾聲嘶喊便宜售，四顧仍然無人購！
富貴人家不用它；用它還是貧賤儔。
貧賤人家嫌價昂，分厘錙銖難商量！
不知翁姑子女們，還指此錢買糟糠！
糟糠吃着也艱難，柴草難易都市錢！
中心如擣負薪歸，見了翁姑是何顏!!!

一九三三，七，十三稿。

原文献残缺